

陶菊隱著

菊隱
叢譚

問

話

中華書局印行

陶菊隱著

菊隱
叢譚

閑

話

中華書局印行

叢書
談話
閒話目錄

一	談天	一
二	在洛陽	五
三	在精嶺	一一
四	在南京	二〇
五	醫生與病人	二二
六	最強與最弱	二七
七	中國應當有救	二九
八	儉德可風的中外名人	三二
九	元旦談話會	三六
一〇	國慶對話	三九
一一	摩登講義	四一

一二	派遣留學生問題	四四
一三	社會制裁力	四七
一四	標準政客傳	五〇
一五	滑頭政客訪問記	五三
一六	給摩登女性	五五
一七	生意經	六二
一八	關於鬚鬚	七八
一九	吃的經驗	八一
二〇	恭頌茶房德政	九一
二一	下瓦	九五
二二	水	一〇〇
二三	中國人力車夫	一〇五
二四	記憶力與創造力	一〇九

二五	老太爺和少爺	一一四
二六	人類迷信的由來	一一六
二七	三個美國人	一一九
二八	鷄的悲哀	一二八
二九	語言問題	一三三
三〇	美國人的享樂主義	一三七
三一	美國游藝界	一四四
三二	歐美花絮	一四九
三三	英倫的形形色色	一五四

四
話

四

菊隱叢譚
閒話

談天

談天是中國人最大的嗜好，差不多十人中有九個人是嗜好談天的。本來人類不能離羣索居，而中國人又不像外國人善於消遣，有所謂戶外運動、郊外旅行種種，那麼，消遣方法不外乎吃、喝、嫖、賭，僅祇談談天還是消遣中最高尚的一種。

談天的伴侶以朋友為最合式，雖親如父子、愛如夫妻，也有許多不能談不便談的地方，不及朋友之無話不可談。古代王公大人之流，蓄養着許多食客，『孟嘗君能好士，士以故歸之，』正是一個先例。我以為孟嘗君未必真能好士，他所好的是鷄鳴狗盜之流，這够不上稱為『士』。孟嘗君收容了他們，無非叫他們談天解悶，並不希望替他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來。後有所謂清客門下士之流，都是以談天為一種專門職業，一個人祇要口齒伶俐而博聞多見，便不愁沒有飯吃。但是以身份較低的人們，如清客門下士之流，為談天伴侶，不是絕好的伴侶，因為談天必須高談闊論，毫無顧忌，纔足以引人入勝，而清客之

流見了豪養他們的主人往往禮恭必敬的，主人說一句話要連應好幾聲『是』，這種談法太枯燥無味了。

政界中人往往不願與上級談天，正因不願以清客自居；同時又不願與屬員談天，以免受禮節的拘束；因此官越做得大，談天的伴侶越少。袁世凱帝制自爲還留着嵩山四友，正是此老的乖巧處。在我看起來，擺上司面孔不僅自形淺薄，同時也自討沒趣；所謂擺面孔也者不啻拒人於千里以外，享不到談天的樂趣。外國大官兒也有擺面孔的脾氣，但僅限於辦公時間，而私室宴飲之間則決不裝模做樣，以取厭於人而自討沒趣的。

談天絕對不算壞習慣，比叫局又麻將高尙得多，同時也是友朋間切磋學識、交換意見、調節感情的機會。但是普通之所謂談天，祇見其弊而不見其利，例如上茶館的習慣往往坐好幾個鐘頭不走，朋友談天不知西方之既黑，這便是談天的弊害。此外把辦公時間消磨在談天之中，還有縉紳階級『羣居終日，言不及義』都是中國社會所不能避免的。

普通談天的範圍大都以風月鬼神爲限，而罕有涉及政治學術的。『祇談風月，莫談政治』可見大衆對政治觀念之淡薄，也可見大衆對於國家觀念之淡薄。所謂風月也者，不是說呼呼的風、圓圓的月，而

是說某個女人長得如何體面、如何風騷之類。大概談到這問題，談者舌底翻蓮，聽者眉飛色舞，不論士大夫階級也好，市井無賴也好，都逃不出這個公例。其次談神說鬼也是引人興趣的材料，明明知道神鬼是極渺茫的東西，偏談得活靈活現，儼如目睹，——甚至說是目睹的，聽者毛骨悚然，這種欺人自欺的玩意兒說來真不值一笑。

除開這兩種外，也有專喜『自鳴得意』的談法，大抵誇述自己的經歷如何智慧，如何艱苦，如何掙扎，不是無中生有，即是張大其詞。關於這一類的誇大性不僅對自身爲然，有時對自己的親友或自己的國家亦然：如淞滬之役、長城之役，街談巷議都在說大刀如何利害，手起刀落，人頭滾滾，飛機、坦克車如何不濟事之類，徒快一時之意而忘百世之憂，更十足地表現談話人之缺乏判斷力。

至於政客們的談資話柄未嘗不涉及政治範圍，但往往伐異黨同，意氣用事。此外研究學術的談天可說是鳳毛麟角，因爲學術本是枯燥東西，即令研究學術的朋友們相處談話，也不願談到這問題上。

以上所述都是男子們談話資料，還有女太太們的談話，則不外下列幾種：(一)丈夫怎樣會體貼自己，(二)誰家商店有新鮮材料可買，(三)電影內容以及其他消遣方法，(四)關於小孩、奶媽、女工及其他家庭瑣事。

最好談天而又談得最不起勁的莫過於老年人了：少年人除開談天外還可多方消遣，老年人則因體力衰退祇能說說笑笑，所以老年人需要談天比少年更迫切，可是老年人多半沒有便捷的口才，甚至聽覺不靈，思想又和現代距離太遠，因此少年人都不願和他們做談天的伴侶，他們祇好找些年齡相等的人談天。然而老年人多半是深居簡出的，舊時伴侶又多已化為異物，找來找去，惟有自己的老妻或老夫還可以一談，諺謂『少年夫妻老來伴』就是這個意思。老年人談起天來，滔滔絮絮地很難找出要點來，但他們飽歷風霜，處世經驗是不會不豐富的，所以俗諺又有『不聽老人言，吃苦在眼前』這兩句話。總括說起來，關於談天一項很可暴露不良的習慣，例如懶惰、迷信、虛偽、奢侈，有許多是以談天為媒介的。談天原無反對之必要，其善者可由此發現真理，不善者清談誤國，這問題並非一個卑無足論的問題。

在洛陽

淞滬戰爭的當口，我們從南京到洛陽，這是一次悲感的旅行。我們在鄭州隴海站去趁西行車，那天只有一列破舊的三等客車，人早已擠得滿滿的，我們衝鋒而上，直挺挺站在車廂裏。我國交通界慣例：每逢戰事發生，火車開行時刻是不會準確的，這次當然也不是例外。剛上車，大家希望快點開，可是火車像生了根，從七點到八點半，老站着不動。好容易鳴了一聲，車身搖擺着前進了，大家又希望快點走，但車頭像上了年紀，噓噓，嗚嗚，正如老年人馱着重東西走路，一步一喘，兩步一停一樣。

從鄭州到洛陽照例四小時可達，這天足足走了十四個鐘頭。三等車沒有飯車，當我們過鞏縣站當進午餐的時候，窗外幸有油燒鷄可買。晚十點半，這位年老體衰的車頭總算把我們帶到了洛陽。眼前一片漆黑，只有幾盞油燈閃動着，這就是我們國難下的臨時首都。下車後，我們餓得發慌，打頭一件事，找着菜館填飽了肚子再說。

一連走了好幾家菜館，沒一家不是客滿。最後找到一家，僥倖占得角落裏一張破桌子，桌面油垢積有半寸來厚，比老牌鎮江漆還要烏亮。幾條長橙的腿都是瘦而活動的，假使大胖子不經意地坐下去，得

連人帶燈跌倒。店小二呢，頭髮鬍子亂蓬蓬，手和桌面同樣烏黑，忙得滿頭是汗。這家店只有這一位店小二，只陳設三五張破桌子，往日成天的沒人上門，不料上海大砲響，他們的生意頓然興旺起來，從南方絡繹而來的貴客把他們的門都擠破了。

我們同伴有七八人，這家店只剩兩條橙，橙少人多，沒法子只好請幾位長腿將軍站着吃。菜是點好了，其中最出色的是黃河鯉，據說黃河鯉以產自上游者為最可口，開封的不及鄭州好，鄭州的不及洛陽好。我們後來知道，凡是到洛陽的南方人沒一個不上館子，上館子沒一個不吃黃河鯉。上海放大砲，會使洛陽菜館大發其財，黃河鯉大遭其殃。

『菜，快！為什麼老不來到底有沒？』客人的飢火變成了怒火，有的把筷子敲得達達亂響，有的提高着嗓子把店小二亂叫。一個廚子，一爐火，一雙手，無論怎樣快不來。店小二口裏答應着馬上有一刻鐘是馬上，一點鐘也是馬上。客人受了店小二的欺騙，一而再再而三，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就把一口毒氣呵在筷子上和店小二的身上。筷子不識不知，不感痛苦；店小二便待怎麼？「賺錢是老闊，與店小二何涉？肚子餓是諸公，又與店小二何涉？為人莫做店小二，做了店小二，就得伸長着耳朵挨罵。倘不願挨罵，老闊就得連呼滾蛋。然而蛋可吃而不可滾，滾則沒得吃矣。」

不知等了多少時，才見店小二提着一尾新鮮活跳的黃河鯉在客人眼前照了一照，這是北方小館子的規矩，意思是你們吃的是這尾魚，先得給你們看看，知道是活魚。然而這不過掩耳盜鈴而已，照過後假使換一尾死魚下鍋，你們那裏知道？

北方有一魚兩吃的烹調法：將一魚剖作兩半，一半油炸，一半煮湯，各有各的風味。黃河鯉的滋味不過爾爾，有點像鯽魚，但我們却只能痛贊其味至美，否則旁人會罵「豬八戒吃人參果」，食而不知其味。一口氣吃四大碗，店小二驚訝着南方人個個是飯桶。吃完飯，大家昏昏然欲睡，於是又忙着找旅館。這問題比之找飯吃困難十倍。洛陽旅館一色是「留人小店」，當年在吳大帥虎踞洛陽時代曾交好運，後來吳大帥修造「來賓館」，各方代表不再住旅館，所以旅館業終於不曾發達。所謂留人小店一沒有床榻，二沒有北方土炕，只有乾草一束聊當客人的墊褥。當我們未到洛陽以前，「店主東」知道南方貴客將源源而來，特請當地木匠做了幾張木板床，床架和床腳之瘦小是出乎意料的。南方人大官睡木板床，勤務兵和當差睡稻草。才睡下，各種不同的鼾聲轟然並作，有的呼呼，有的吸吸，有的巨若雷鳴，有的細如鳥語。後來大家都異口同聲說，這一天的吃和睡比在南京上「六朝居」住中央飯店還舒服。

洛陽，歷史上負有盛名，未到洛陽以前誰都以爲洛陽至少可與徐州或鄭州比，後來才知道洛陽有

許多地方未脫原始狀態，城外及鄉下有穴居者，城內街道和房屋大都簡陋不堪，灰塵多，物價昂，簡直沒一件適合南方人的脾胃。我因此不由得稱贊吳大帥：他是舊軍閥，但他不住在莊嚴燦爛的北平，不住在紙醉金迷的漢口，也不住在差強人意的鄭州和開封，而住在舉目荒涼的洛陽，至少是個刻苦自勵的軍人。同時我又不由得渺視吳大帥：以其雄據中原及左右政局的聲勢久居洛陽，而洛陽之爲洛陽也如故，沒有任何建設，只有城外一片工程簡陋的營房。

洛陽士人對於來自東南的外路人不論要人或非要人、委員或「尾員」一律呼爲「大人」而向之肅然起敬。他們不易分別誰「要」誰「不要」，多呼幾聲「大人」是不會錯的。不過被呼爲「大人」的買起東西來也得用大錢，比方價值一元的貨，「大人」去買時他們向你索價二元或三元，最顯著者爲人力車，短短一段路討三毛五毛，而本地人只化一二十個銅子。假使你問他，「爲什麼討價這麼大？」他說，「大人不在乎這幾個小錢。」有些非大人而被呼爲大人的窮朋友一方受寵若驚，一方有苦難說。那時洛陽銷行得最利害的貨物第一是行軍床，因爲大人們睡不慣木板床，而克羅咪摩登床彈簧床又無處可買，只好把行軍床拿來充數；第二是香烟和罐頭；第三是電筒（洛陽沒有電燈）。洛陽雜貨商拼命地向外埠採辦這幾種東西，隴海路貨運爲之驟旺。

洛陽人力車可作長途代步，比方你到孟津或宜陽，不妨雇人力車去。北方是一片泥灰路，人力車隨地可走，不僅洛陽是這樣的；不過豫西到處有土阜，人畜和車輛在低谷中蠕動着，一旦遇雨將狼狽不堪。國難發生後，各機關都在南京改設「辦事處」而將「大本營」移到洛陽來，但實際「大本營」仍在南京，而在洛陽僅設臨時支店而已。各學校各廟宇都變成各機關的臨時支店。支店既多，「大人」隨之而多。然而「大人」們不一定是各機關職員，有些是國難會議議員，有些是到洛陽謀差的窮朋友，他們以為戰時是投効的最好機會，不料國難愈嚴重，政府機關愈緊縮，他們之不能脫穎而出也如故。

洛陽附近名勝如龍門、關廟、白馬寺、光武陵等處。我們走馬看花繞了一個圈子，不過如是如是。

洛陽自建為行都後，東車站附近布滿了牛鬼蛇神。她們原有人數不及現在多，有從開封、鄭州、西安、漢口等處趕集到洛陽來的。此外娛樂場所有一個「露天」戲院，用棚架搭成戲台，設備雖甚簡陋，票價並不低廉。中國西北部演劇以梆子勢力為最大，皮簧則不多見。「穆柯寨」「轅門斬子」等劇北平是皮簧戲，他們用梆子腔。當穆桂英槍挑楊六郎下馬的時候，那位做工過火的楊元帥做出許多奇形怪狀，竟把老生戲變成小花臉的戲。有兩句戲詞很特別：「這件事兒太不通，那有媳婦兒打公公？」

一位友人告訴我，不知那一齣戲裏面有四句絕妙好詞：「想當初你和我爭天奪下，約定了你坐朝

來我坐廷：到如今你把朝廷全坐了，害得我朝不朝來廷不廷！」這是古往今來歷史蛻變中的至理名言。此外別無可記，只有「搶報看」成爲日常工作：大家一面苦中作樂，一面伸着頸頸等候捷音。

在牯嶺

假使你走遍了名山大川而足跡獨不曾到虎邱，你的朋友有到過虎邱的一定會對你說，「祇有虎邱才是美妙無比的仙境呵！沒到過虎邱，真是虛度此生了。」但是，你若相信你這位朋友的話，逛一逛這個美妙無比的仙境，你才知道仙境祇有一座搖搖欲倒的古塔與什麼試劍石之類；你不能找着你的朋友算帳，叫他賠償你這次旅行的損失。

蘇州寒山寺經古代大詩人着力描寫一下，多少人上了詩人的當，我就是恆河沙數中之一：十年前，一個曉風似剪的早晨，我雇了一部癆病鬼包車從閶門外一蹙一蹙地拉到那個大名鼎鼎的寒山寺，除開石刻康有爲手書杜詩一首以外，祇有一所矮小破舊的古廟在那裏。朋友們，經驗告訴我，只有牯嶺才够得上是仙境，不會把當給人上。

頭一次上牯嶺遠在八九年之前，是陪着一位政治家去的。這位先生有點浩浩蕩蕩的脾氣，他愛逛那裏就叫別人陪着逛那裏，我只得追隨杖履，住了兩三天匆匆地下山了。我記得上山的那晚正是月圓花好的中秋節，我們住在莽張飛麻先生家裏，麻先生給我們一次豐盛的夜宴。吃過飯，大家坐在草坪裏

舉頭賞月，微風吹在每個人的身上，我們已覺秋寒之襲人，剛打算走進屋子裏，一陣嬌笑聲鑽進麻先生的耳朵。

「麻老伯，您好？」一位年約二十歲的少女款款地進門來。

「不敢當，傅小姐，你何必用這種可怕的大帽子壓在我的頭頂上呢？」麻先生一壁謙遜，一壁起身來搬了一張藤椅給她坐。

「人家都下山，只有老伯還住在山上，不愧雅人高士。」那位少女坐下來，浮上盈盈的笑貌。「人人都說粘嶺夏季好，據我看來，秋季比夏季更好；夏季有亂七八糟的遊客，有突如其來的霧氣，把一座清淨的廬山點綴得俗不堪；現在是秋季，遊客差不多走光了，霧氣也消失了，山中賞月，多麼明澈寧靜呵。」

「請莫要再叫我老伯了。」麻先生鼻管裏噴了一聲，噴出一把綠潤如玉的鼻涕來，用袖子拭了一拭，繼續地又噴了好幾下。「倘承不棄的話，叫我老哥最好。再不然，叫老弟老姪都成。我生平最怕三種聲音：一種和尙倒馬桶，一種戲台上老旦唱慢二簧，一種是漂亮女人叫我老伯。話又說回來了，傅小姐恭維我是雅人高士，你自己又何嘗不是一位高雅的女士呢？人家都下山，只有你還住在山上頭。」

「我是例外，那能妄附風雅？」那女郎微帶着悽楚的聲調。「也許我一輩子都不下山了！山下沒有

我可以住的地方，沒有我……」

第三天，我隨着那位浩浩蕩蕩的政客還有麻先生在內都不做雅人高士了，三頂轎子飛也似的跑下山來，到了烟霧騰騰的漢口。麻先生不會把傅小姐的身世說給我們聽，但她至少是山上一個不可思議的旅客。

住在中國三大火坑之一的漢口（還有兩個火坑是開封和南昌）每逢可怕的夏季，白晝氣溫照例超過百度，夜晚呢，至少也在九十五度以上，我祇得白晝鑽到地洞裏，夜晚爬到屋頂花園（其實是晒台）去納涼，這樣的生活越過越受不了。我雖是矮而俗的人，（矮是形容自己之非高士）也想到廬山度過這個可怕的夏天，只是爲吃飯問題不能不老在火坑裏忍受熬煎。直到民國二十一年夏季，吃飯的地點快搬家了，在將搬未搬的時候，抽了點工夫追隨某先生杖履重上廬山。

這一年因爲蔣委員長駐節廬山的緣故，山上繁榮打破已往的記錄。我起初想住在特區某外國旅館，把轎子抬向那裏去，那裏的回答是一個月以前已沒有空房了。後來轉到中國胡錦芳旅館，剛進門就見帳房裏擺下了許多未打開的油布被包，樓上餐堂裏陳設着橫一張豎一張行軍床，顯然是無地可容

了；我用哀懇的口氣向帳房先生交涉了十分鐘，請他於無可設法之中替我想個法子，他的回答是，「我們開旅館的，能够多賺一筆錢，焉有不賺之理？」

我又在別家旅館周巡了一個圈子，每家旅館都住得滿滿的，不得已仍回到胡錦芳來。我改變了一種強硬態度，無論有沒有空地我是決計不走的了，果然帳房先生吃不起這一套，他皺着眉頭說，「有是一個頂小頂小的房間，祇怕先生不大合式。」

這刻不是合式不合式的問題而是有沒有的問題，縱然不合式，總比一個人跑到廬山演獨腳露天電影好得多。帳房先生把我引進一間窄小得僅可容床的黑房子，一邊是廁所，一邊靠近廚房，換句話說，一邊是出口碼頭，一邊是入口碼頭，我只好委曲地在這夾攻中掩鼻而臥。

牯嶺房屋的租金及旅館的房金向來是富有伸縮性的。在牯嶺做生意的人（包括房東在內）有一句很普遍的口號：「做一季，吃一年。」單就住所而論，除了夏季外，其餘三季是找不到多少雅人高士的，所以租房子和住旅館都有包季包月的規矩。比方說，你包一季的房間祇要一百五十元代價，如果只包一月的話也是一百五十元，若是按日計算，每天他會收你七元八元的房金。自民十四以後，江西是個遍地荆棘的省區，牯嶺隨時有危險，每年夏季上山避暑者寥寥可數，於是旅館業也學得廉價放盤的生

意經，實收房金只有二三折左右。但是這一年，將星雲集於牯嶺，除了避暑閩人及因公上山的要人外，還有毫無所謂的來客，於是旅館業神氣十足，房金不折不扣。我所住「出將入相」的一間破房間每天房金四元，還講了許多告哀乞憐的話，繼之以勢若用武的姿式，思想起來，好不悶煞人也。

牯嶺這地方可算集鄉村與都市之大成：有笨手笨脚的鄉下人，有氣象堂皇的紳士，有奇形怪狀的僧尼，有商人，有苦力，有高鼻子綠眼睛的外國人，有摩登女性，差不多各種各色的人都齊備了。避暑的旅館除外國人以外要算湖北人爲最多，沿途聽得「你家你家」的口音。不但湖北籍的旅客多，同時湖北籍的苦力也很不少。江西人忝爲地主，反而寥寥無幾。這因爲牯嶺靠近湖北地界，輪船一夜可通，武漢這地方又太像火燄山了，所以一般有錢階級和有閒階級不得不上牯嶺來避過這可怕的暑天。至於湖北苦力多半是黃梅廣濟一帶的貧民，與九江祇隔一道大江，來去是很便當的。他們多半以抬轎爲職業，山轎比平地轎難抬，車轎壓在肩頭上，轎夫發出喘聲，下臨萬丈深壑，胆小者常常嚇得毛骨聳然。但是，儘管山路崎嶇，轎夫抬得很吃力，從未發現連人帶轎跌入深壑的慘劇。

牯嶺夏季氣溫平均總在七十三四度上下，很少到八十度的。假使老守在屋子裏，從早到晚不會淌汗，但當紅日當空時出外爬山或遠行還是不能禁止汗之不出。每天朝暾初上後滿山常有濃密的霧氣，

十步外不見人影。不論上午或下午常有一陣急雨，不到幾分鐘一輪紅日又湧現在天空中了。牯嶺沒有電燈。所以在牯嶺有幾樣必需品，就是雨傘、手杖、望遠鏡、手電筒、以及應用夾衣和棉被。

牯嶺摩登女性真不少。她們往往提了一柄花洋傘，赤着腳，穿上薄如蟬翼的輕紗，早晚套上一件顏色鮮豔的絨背心，找些好看的地方玩耍，也有在游泳池出浴的。游泳池有兩個：一個在特區，專供西人享用，一個在舊俄租界蘆林，花幾毛錢買門券可以一試。此外還有私人靠近山溪的住宅圍成一座天然的游泳池，路人常在綠陰深處聽得半山腰裏美人魚泗水浪笑之聲。除開游泳外，還有黃龍潭、烏龍潭也是足供游賞的勝地。我以為一個人到牯嶺是沒有意思的，最好帶摩登太太去，否則人家一對一對而你孤單單，人家熱熱鬧鬧而你冷冷清清，你雖然一樣的可以愜涼，究竟美中不足。

牯嶺好玩的地方很多，最有名的是三疊泉，在五老峯之右側，一條白練般瀑布從危巖峭壁洩下來，在半山腰裏遇到三層巖石的阻力，水花如萬顆珍珠飛濺而下，這就是三疊泉命名之由來。從三疊泉右側巖石上可看到高插雲表的漢陽峯（五老峯之一），好像一個頂天立地地貌岸然的老頭兒，殘冬初春的時候，山頂上鋪蓋一層白雪，遠遠望去，分明是銀髯白髮，活像個老人頭的神氣了。從巖石的另一面可看到波平如鏡的鄱陽湖，帆影相接的長江，數十里路以內的山光水色都一一收入眼底。從牯嶺到三

疊泉約摸有十二華里，可是這十二華里的路程都是步步高陞的山路，從奇峯怪石中開闢一條崎嶇蜿蜒的山路，比起從蓮花洞上粘嶺的十八里路更覺陡峭而雄偉。當我往遊三疊泉時，轎夫們好像故意開玩笑，他們不循着山路走，偏找層巒峭壁及滑石蒼藤遷迤而行。他們說這樣的走法比山路可省去三四里的路程。我想，假使有一名轎夫馬失前蹄，豈非「一失足成千古恨」？我提心吊膽的吩咐他們慢慢的走，他們却充耳不聞，好像說，「我們的生命不見得比你的生命看得輕。」

因上山吃力的緣故，轎夫們常洩氣如連珠。後面轎夫所洩的自有後人承受，概與前人無涉，只有前面的轎夫，希望他們少放屁，縱然要放，切記不可放出臭屁來；可是希望是希望，他們不能禁止其屁之臭，我只好掩鼻而遊山。這且不說。在荦礪難行的路上常有蒼苔野草，轎夫好幾次險些兒滑跌了，可是他們依舊安閒自在，真不愧視死如歸的勇士。好不容易才到三疊泉，這瀑布委實不及銀幕上所見瀑布之壯觀。假使我們遊歷粘嶺而足跡未到三疊泉，自有一般朋友會說「不到三疊泉，猶如空入寶山。」所以三疊泉之壯觀與否係另一問題，去却不能不去，這不是爲遊山而遊山，是爲避免友人之調侃而遊山。

除開三疊泉，還有仙人洞、大天池、黃龍潭，這三個名氣頗大的地方。仙人洞是危巖鑿成的大石穴，內有佛像幾尊。從穴口俯瞰山底，在柔和陽光下紅一塊，綠一塊，紫一塊，大地變成了一幅美麗的畫圖（仙

人洞山脚的地名好像是叫錦繡谷。大天池有所謂龍魚，頗似兩棲動物。聽說民國二十一年全國大水災時上海大世界購得幾尾龍魚，宣傳真龍出現，觀者遂爲之塞。

大天池有一廟，廟中一個僧俗不堪的和尙，是山東人，望去好像是三十多歲。他一會兒說他是北大學生，一會兒又說是吳大帥手下一名營長，懂得做詩，畫畫，還懂得十八般武藝……假使遊客是大大老，他會把「泡茶，泡好茶，泡我的好茶」這一套戲法整個兒搬出來，可是偏有許多人恭維他是個風雅和尙。嗚乎，風雅二字，被俗僧玷污盡矣。

黃龍潭是個最幽勝最涼爽的地點。從牯嶺動身，繞過一座山頭，剛到黃龍寺附近，一片竹林湧現在眼前，已覺暑氣全消，不啻置身清涼世界。此外黃龍寺沒有多大意思。寺前有一片婆娑寶樹，其中最大的有三株。我到黃龍寺有幾次，一次是和一位詩人同去的，天真不湊巧，一陣傾盆急雨把我們軟禁在黃龍寺中，詩人認爲遊山遇雨是個絕好機會，但我不敢妄附風雅，這種好機會我是不敢領教的。

出黃龍寺，經過婆娑寶樹，綠陰深處一條曲徑通到黃龍潭來，距離寺門約有二三華里之遙。曲徑兩旁都是些繁枝密葉的大樹，日光不能透入。左側是一條曲折有致的山溪，發出潺潺水聲。再把眼光投向前面，一座山頭像碧玉屏風，美麗而有詩意。從這裏一步步下降就是我們的目的地黃龍潭了。黃龍潭並

非深不見底，一邊像小瀑布，一邊像圓形水槽。山溪經過水槽時，潺潺之聲一變而爲轟轟之聲，正如曼聲低吟忽變爲引吭高歌。

最後把蘆林約略描寫一下：蘆林是比較僻靜的地點，距牯嶺市場約七八里（按，牯嶺是廬山之一部，外人統稱全山爲牯嶺，市場就在牯嶺的中心點。）雖無特別景緻，但遠山近樹，鳥啼花落，亦足引人入勝。蘆林是舊俄租界，帝俄時有俄僑在那兒居住。我第一次上山時，江西警報頻傳，一部分在廬山置有房地產的白俄紛紛廉價求售，一位曾任漢口俄文學校校長的俄人把房產連同傢具一共只賣了四千餘元。這位校長長着落腮鬍子，倒不愧道貌岸然的西方紳士。自革命軍占領武漢後，他的學校停辦了，他帶了一位綺年玉貌的臨時太太跑到牯嶺來，在蘆林足足住了三個年頭，不曾下山一步。漸漸吃盡當光，漸漸的不能支持下去了，不得已變賣住宅，得了四千餘元代價。他把這筆款子整數兒交給了他的臨時太太，臨時太太和他一握手，下山去了。我想，這位臨時太太大概是漢口舞場的舞女，跟着窮苦不堪的老頭子足足過了三年窮苦不堪的生活，現在才撈回四千元，以後撈無可撈，所以掉頭不顧而去。只苦了那個老頭子，離開了這所精巧美麗的房屋，在旅館裏住了一宵，第二天亦下山去了。至於他走往那裏，恕我沒長着千里眼順風耳，「欲知後事如何，並無下回分解。」

在南京

南京有許多特點：城北中山路兩旁有竹林，有水郭山村，簡直是一派鄉村風味。中山門外陵園附近展開一片絢麗的景色，像北平的西山。太平路是城內熱鬧區，每值燈火初上，霓虹燈照耀奪目，有點像上海的北四川路。

南京商場一星期之中分爲寒暑兩季：星期六星期日是暑季，其餘都是寒季。暑季到了，店主東堆上笑臉，夥計們忙得喘不過氣來，電影院及各游藝場所都是一樣，因此這兩天各報的廣告特別發達，從這裏可看出普通市民的購買力是很小的。商店主顧以公務員爲最多，南京雖不景氣，畢竟占了建都的便宜。

有人說，京滬相距咫尺，有許多重要貨品是從上海帶回南京的。這話雖不錯，但我們要知道，從上海買貨回京只限於極少數夜車來往的要人，至於普通公務員仍是就地取材，所以南京市面說繁榮不算繁榮，說蕭條不見得怎樣蕭條。

南京最多的商業是旅館、酒食業、電影院，數種旅館業中之佼佼者爲『中央飯店』『安樂酒店』。

他們的生意也有寒暑兩季：政府有重要集會時為夏季，天天開客滿，股東室也得讓出來賣錢；其餘都是寒季。

電影院有新都、國民、首都、明星、陶陶、中央、金城等家。南京市民愛好電影的只不過這一羣，看來看去都是這一羣，所以老看電影的朋友在電影院所見的都是些熟面孔，那家電影好就走向那家去。而電影院的宣傳術亦殊不弱，例如甲院放映「鉅片」，乙院便放映「鉅片中之鉅片」，丙院再來一個「鉅無可鉅之鉅片」，彼此爭奪觀眾，爭來奪去只不過一羣老影迷。

『吃食』是最當運的一種行業。百業不景氣，惟有此道最興隆，尤以川菜為得勢，土街口的『浣花』，每天下午宣告客滿。『浣花』附近先後開設『美麗』、『皇后』、『大西洋』諸家，這幾家「賜也不敢望回」，却抱着「君之餘波及晉國」的心理，吸收從浣花退出的老饕們，生涯亦復不惡。

醫生與病人

富人不能治病……越治越要治 貧人不能治病……越治病越壞

一個人不能一輩子不生病，生了病就得請醫生，在這裏就發生個重大的困難了：頭一件，醫得好醫不好是另一問題，你能少給醫生一個錢？大部份同胞吃飯的問題沒解決，再加上吃藥的問題，往往使他們無力求治，情願走入「不吃藥而死」的道路。

我國醫界有所謂國醫西醫之爭。國醫缺乏病理的研究，可是一部份西醫輕率誤事與草菅人命又往往出人意料之外。所以國人有一句格言：「不藥爲中醫。」意謂醫藥固可治病，同時醫藥也可使原有的病更增重些；與其求教於庸醫，毋寧躺在床上，任身體發生自然的抵抗力。

因醫生之幼稚與鹵莽，我國人死於庸醫之手以及「不吃藥而死」者雖沒有正確的統計，這數目一定很可驚人。我國古代有一句格言：「不爲良相，便爲良醫。」這兩種是抱着救世濟人的目的。我爲一個醫生在求學的時候和就業的時候都應當不把醫生當做求利的職業，而以救世濟人爲其終身唯一的任務，必如此才不失爲良醫。

醫生人才之缺乏也是醫業不能進步的一大原因。我們祇把現社會上所謂名醫以及規模宏大的醫院檢查一下，就可以發現一個醫生每天要診斷十多個或數十個病人，這些病人有各種不同的病情，如此繁雜工作把醫生的頭腦弄昏了，使他不能一一加以精密的診斷。他好像每天欠下許多債，被一羣債主包圍着，打發一個算一個，其診斷之疏忽亦有可原之處。

我國有幾種人的面目是很可怕的：第一是官僚，他們大擺官格，把自己看待得如同神聖，除非地位比他更大的官僚以外，他簡直的目空一切。第二是吃洋飯的員司，口裏學得幾句洋文，身上穿得一套西裝，他們簡直地忘了自己是中國人，而不把同胞放在眼下。第三就是一部份欠缺修養的西醫，把病人當做待決的囚犯，貧苦的病人說了一大套告哀乞憐的話，他祇在鼻子裏哼了一聲，但同時遇到聲勢煊赫的病人馬上也會變成逢迎諂笑，這種看不起人的人實在就是看不起自己。

有錢的病人可住高貴的病房，可把所謂名醫也者叫到家裏來治病，但同時却也容易上當，一種滑頭醫生往往用小題大做的方法：比方說你患了輕微的咳嗽病，他就說已有肺病嫌疑，非勤加診治不可。你患了頭痛病，他也許認為有腦充血或腦膜炎的危險。他們必須把三分病說得有七分重才好榨取你的金錢，同時把病情說得過甚，治好了以後更可顯出他的本領。所以富人不治病則已，一治病就不由得

越治越多，必至天天不能離開醫生，天天必須服藥而後止。

無錢的病人不會發生以上的毛病，但又常遇到其他更慘酷的待遇。大抵這一類的病人不敢踏進私人醫院或名醫的大門，而往往求治於公立醫院或施診所，這些地方往往把初出茅廬的醫生或練習生給病人看病，主任和大醫生深藏不出。這種毫無經驗的醫生或練習生想從貧苦的病人身上取得經驗，病人做了試驗品，這不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嗎？假使你的病非開刀不可，他給你稍上點價錢公道的麻藥，使你陷於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慘境。假使你的病非住院不可，他把你導入裝滿了呻吟痛楚的病人的普通病房，有瘧疾也有肺病（除開極危險的傳染病加以隔離外），使你不容易靜養，同時有傳染的危險。所以貧者患病住院後，住不到一天兩天都想搬回來，情願死於家人之手。

除開上述疏忽診斷外，還有一種假仁假義的醫生（大概這種醫生的生意很清淡，）表面上像細心診察，但實際上心不在焉，處方時仍是隨隨便便的。還有一種，他自己的學力太欠缺，或者他不是這一種病症的專家，他不肯自己暴露自己的短處，下藥不管對症不對症，決不肯指示病人另找高明，這更是醫界的敗類。

不負責任而預留卸責地步也是醫界最普遍的習慣。據老於行醫者說，「我們這碗斷命飯是不好

吃的，往往診壞了病人，病人的家庭不服氣，打起官司來，我們就有坐牢的危險。他們爲避免危險起見，從國醫方面說，都用些不痛不癢的藥，這種藥不會把病治好也不會把病弄壞，吃了和不吃是一樣的，可是病人白費時間，白費金錢，甚至貽誤病情，豈是好玩的事？近來國醫中之所謂時醫，其處方必附以診斷書，診斷書上可以發現若干模糊的語句，例如：「病者似爲×病，宜投以×××之劑，但病者體質素弱，仍希自行留心，以免另生枝節。」這種診斷書無非脫卸責任，以免將來打官司坐牢的危險。西醫呢，卸責的方法更巧妙了，假使遇到一個要開刀的病人，須自行具結，聲明本人情願開刀，開刀後如發生一切危險概與醫院無涉。

我曾經遇到一位年高德劭的某名醫（國醫）他雇用了一名「秘書」（就是寫方的先生）由醫生報出藥名和分量來，「秘書」寫在紙上。大概「秘書」不是他的子姪就是他的學徒。他一面報藥名，「甘草一錢，」一面又回頭向他的用人說，「你瞧瞧，天要下雨了，還不把晒台上的皮衣收下來？」說完了這句，他又對「秘書」說，「通草八分，」這樣漫不經意的湊成了一張藥方，嚇得我走出來把這方子撕得粉碎。

講到不道德的西醫，那更是無奇不有：我在某城參觀某醫院，那裏女看護大半打扮得很妖嬈，和醫

師諱笑着，這簡直不像醫院而像戀愛學校了。有一種儂薄的醫生遇到一個年輕貌美的女病人，可以用職業上權力叫她脫下衣裳來，而病情毫無檢查身體之必要。婦女們意志素來很薄弱的，而且把生命看得重要，雖有極端守舊的女人，在醫生危詞下不得不俯首聽命。

上面所講的當然都是極少數不道德的醫生。據我看起來，就是忠於職務的醫院和醫生也有不能盡如人意之處，希望醫界本身自動改良，並希望負有衛生行政之責的當局不要把這問題太忽視了，要從提高醫生人格、提高醫生待遇為入手方法。

最強與最弱

我有一位朋友前幾年從日本歸國後向我說，日本朝日新聞曾分派三批人組織歐美視察團，每批約三十人左右，都坐的一等艙，預備充分費用，其任務不僅考察各國軍事政治，且與朝野要人名人聯絡感情。該團到了法國，有一批團員會見了卸職多年的老虎總理克朗孟梭。他住在郊外，還辦了一種報紙。克先生劈頭說，「法國在歐戰後是一個戰勝國，可是我們法國立國唯一要點是不願做世界上最強的國家，因為最強的國家就是最危險的國家。」說話時老虎閃閃如電的目光注射在幾位團員臉上，好像想透視他們的內臟。那時正值濟南五三慘案發生不久，團員們不知怎樣作答。停了一會兒，克先生接着說，「中國民族是世界上最聰敏的民族，現在已到危難時期。」他言外之意，認為最強的國家一方好大喜功進行侵略政策，人力財力終有不能支持的一天，一方引起了全世界疾視，聯合起來抵禦她制裁她，德國就是一個前例。現在克先生墓木已拱，在當年就透視了日人的心理，眼光何等遠大。到現在，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的軍人總以為日本是世界上第一個強國，假使克先生的話不錯，日本就是現在最危險的國家，因為全世界都在注視她，正和歐戰時注意德國一樣。

同時我們中國人應當認識一點：世界上最強的國家就是最危險的國家，難道世界上最弱的國家就是最安全的國家嗎？從前英法聯軍和俄國打仗是因為幫助最弱的土耳其人去抵抗俄國，後來觸目驚心的歐戰又以巴爾幹問題為其導火線。我們說一句笑話：學校放榜，最惹人注目的就是正取第一名和倒數第一名。我們的高鄰想占鰲頭，我們至少不要坐紅板櫂。（一九三四年一月記）

中國應當有救

…和土耳其對照一下

歐戰後的土耳其，其國難之嚴重遠過於今日的中國，自凱末爾執政以後，改建共和國體，僅僅十個年頭，把近東病夫的徽號洗得乾乾淨淨，使外國人掉轉方向，從卑視中變為一片贊揚之聲。中國共和告成，足足有二十三年，無一日不高談改革，到現在，遠東病夫還是遠東病夫。以我國國民的尊大性，趕不上面積僅抵得中國一省區的土耳其，是不是中國民衆的恥辱？

我國之所以萎靡不振，其原因錯縱複雜，單就國內而論，舊勢力的頑強是進化一大阻力。中國人富於因襲性，缺乏改革性創造性，民十五以前的軍閥勢力完全是前朝藩鎮的蛻化，今後的軍人能否不步後塵，尙待事實證明。至於從政者沓泄因循，徒逞私慾，更落了歷朝亡國大夫的窠臼。比年以來，偶然發現一種新勢力想要征服舊勢力，一剎那間往往又被舊勢力所同化所吞噬。然而中國舊勢力決不如土耳其舊勢力的頑強：土耳其除了中國所有的舊勢力應有盡有之外再加上宗教的優越勢力，宗教就是政治，宗教高於一切。

凱末爾煞費苦心，把這種根深蒂固的宗教勢力一掃而空，以求適合現代國家的需要，祇費了十年工夫已收大效。所以中國的舊勢力如不打算推翻則已，打算推翻，不出三年五載就可以推翻得乾乾淨淨。有人認為我國的舊勢力「雖百世莫能改也。」那是自暴自棄的話。乾脆的說，中國民族是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並不會走到第三期肺病的危險階段。

中國還有一種致命傷，即列強以中國為遠東市場，使我們處於外人經濟勢力支配之下。然而再把土耳其作比，土耳其是一個入超國，人民不善經商，從前的商業完全為異種民族所操持。五六年前經土政府獎勵工商業的結果，很迅速的由入超國變為出超國，而且商業上創立了一種相對的制度，假使某國不消納他們的貨物，他們同樣的不消納某國的貨物。中國人最富於經商經驗，很久以前就有雜貨小商以陳舊的帆船遠越重洋，天涯海角都有他們的蹤跡，這種冒險進取的精神外人無不驚嘆。然而中國工商業不循正軌，新興業務不能抬頭，實為民族自棄的表象。今後祇要政府有相當的努力，人民有相當的覺悟，以中國出產之豐及人民勞力之偉大，至多三年五載就可以挽回入超的趨勢。

在財政上，土耳其是個橫徵暴斂的國家，其稅率之高為歐美各國所不及，可是有兩樣特色：一樣是儘管政府苛徵無已，人民不僅不怨恨政府，反而感激政府，因為他們相信政府的用途是極正當的一樣。

是全國沒有一個貪官污吏，假使發現了貪污案，其被人重視幾與叛逆案相等。從這一點我們得一個定義：政府用途正常，人民未嘗不可以忍痛擔負。中國賦稅很輕而怨聲載道，一是官吏中飽，國家與人民兩蒙其害，二是未將用途公開，人民對於納稅幾乎認為是政府私人之剝削而忘記了是國民應盡之義務。我們認為必須剷除貪污政治纔可以上軌道假使這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不能做到，國家前途是不容易發現生機的。此外，土耳其財政還有兩種鐵案也足為我們取法：（一）在任何情況下不打破收支適合的原則。（二）在任何情況下不以將來的利權為外債的抵押品。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確信一種民族的復興不需要高深學理，祇要對於淺而易見的工作切實做去，少說話，多做事，即可發生很大的效力，而且這一種效力發生得異常神速，絕非百年難改千年不變的。假使有人說中國民族趕不上突厥民族，中國人聽了當然生氣，就是全世界也沒有一個肯信的。從今日起，我們要快快鞭策自己，從迷夢中醒覺過來，提高我們的勇氣，恢復我們的自信力，使全世界欺侮我們的國家另眼相看。

儉德可風的中外名人

今年是提倡國貨年，大家都打着提倡國貨的口號，可是真能躬行實踐的除開買不起外國貨的貧民以外，恐是寥寥無幾的吧。中國物質比不上外國，所以中國人享樂的程度也許墮乎其後，但我們是工業落後的國家同時又是國難嚴重的國家，人人應臥薪嘗胆，絕對不是高唱享樂的時期。縱然退一萬步說，我們要享樂，只能利用中國物質。中國的烹調是有名於世界的，現在一般歐化朋友非大菜不吃，這正是取人所短而棄己所長。中國衣料和服裝是舒服而大方的，歐化朋友又非西裝不穿，有些鼈腳西裝領結打得怪模怪樣，皮鞋經年不擦，真不曉得他們穿西裝的用意何在。中國的建築物雖不及洋房之精巧，然而未嘗不可模仿其圖樣結構而採用本國材料，但我們所見到的，幾於一釘之微非外國貨不要。總之我們沒學到外國人的整齊清潔，而專從物質上拼命模仿，豈非亡國氣象？

實際講起來，除少數國家外，現代各國當局享樂的程度有時尚不及中國平民。蘇俄自政府以至人民都在節衣縮飲臥薪嘗胆中過着日子。德國情形是一樣。我不妨再舉幾個世界偉人的日常生活以證明他們的刻苦自勵：法國老虎總埋克朗孟梭當國最久，魄力最大，他和英相路易喬治算是歐戰中協約

國兩根台柱，在他手下所用的國幣他自己也計算不清楚了，但他本人却住在巴黎郊外四間陋室，有兩名祕書伴着。他常常深夜辦公，祕書擔任紀錄。他是個性情暴躁的人物，常嫌祕書紀錄太慢，恨不得親自動手才好。他又是目空一切的政治家，赫赫有名的白里安在他眼光中看起來是一個幼稚得很可憐的小孩子。他雖然身外無長物，却有一輛極精緻的汽車，這是黨徒們孝敬他的。黨徒們知道他古怪的脾氣，孝敬旁的東西他不會要，而且會生氣，祇有這件東西比較適宜，因為機件極好，跑得極快，使他每天往郊外去可節省多少時間。他常常自己開車，開得風馳電掣。他身體挺結實，活到九十多歲還可以攀登樹巔。一次從樹上跌下來，旁人都以為他死了，可是他不僅未死，並且未受傷。他生平不滿日本壓迫中國，覺得有一天日本將成衆矢之的。法國人對他的印象不十分壞也不十分好，其所以不十分好的原因認為他缺乏健全的政治道德，為取得政權往往不擇手段。可是，我們要知道，他是一個硬幹家，眼光容有錯誤，却不是利己主義者，完全以國家為前提。從他的儉約生活看起來，是值得後人效法的。同時法國有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白里安死時祇有三千佛郎的家產，以號稱貧弱的我國動不動有千萬家產以上的軍人或政客，難道不應愧死？

從前美國第二個國父佛蘭克林在其自傳中說過，吃肉吃得少的人腦筋比較清醒，他自己就是不

甚食肉的人，常以洋薯佐餐。他覺得不吃肉有三種好處：（一）省出錢來買書；（二）吃飯簡單，省出時間來做旁的事情；（三）素食是長壽祕訣。他是印刷工人出身，迨貴顯以後仍守勤苦儉樸的生活。我國官僚中出身微賤的也不算少，一旦得志後，馬上高車駟馬，美食豐衣，認爲這是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爲，難道不應愧死？

麥唐納未登台以前是英國工黨領袖，他以未來的首相自居，屢次有非首相不做的表示。章行嚴出游英國的時候曾去訪問他，兩人談得很起勁，麥唐納殷殷留客吃飯。麥唐納鰥居後並未續娶，他有一位姪女替他照料家務。他的房屋很窄小，縱橫滿目皆爲圖書。這一天他低聲吩咐他的姪女道：「我留了一位中國紳士吃飯，請你弄點牛油來款待嘉賓。」以一國政黨領袖又是未來的赫赫首相，僅僅弄點牛油來款待遠方的上賓，這或者和我國某要員以青菜豆腐大饅頭款客是無獨有偶吧。

意大利黑衣宰相慕沙里尼更是有名的儉約家，在未登台以前當過頑皮學生，苦力、窮叫化、傷兵、斃脚新聞記者，前半世都是過的窮窶不堪的日子，取得政權後，又是中歐第一個頑固復古的政治領袖，禁止意大利女子袒胸裸足。他自己的夫人住在羅馬市區外一所古樸的房子裏，輕易不進市區來，一切社交都是他一個人參加，不讓夫人同去。

我國前清名臣曾國藩常常寫信回家去吩咐家人勤苦耐勞，他的歐陽夫人常常和太夫人紡績到深夜，並且每年親手料理乾菜臘味。曾國藩常說：「假使這一家的婦女不能做菜，家運是不能持久的。」左宗棠一生喜吃白菜，死後某君獻一輓詞，有「食性我能譜，白菜滿園供祭膳」之句。

關於這一類的事情，中外不乏其例。我以為無論中外古今，凡是賢明的政治家沒一個不是持躬儉約的，否則不貪即污，這是顯明事實。

元旦談話會

一九三七年元旦日各路神仙及聖哲之士在天宮舉行團拜禮，上帝指定了六位神聖召開新年談話會，這六位是：慈眉善目的和平女神，殺氣騰騰的戰神，眼高於頂的科學先生，道貌岸然的禮教先生，美麗溫馨的愛神，及一九三七年司運之神等。

上帝宣布開會宗旨說：『一九三六年已過去了；這個非常事變年僥倖度過，我們真捏着一把冷汗。今天是一九三七開始，我們應當怎樣決定本年方針？希望大家研討一下。』

和平女神 我已經盡了最後的努力，無奈他（指戰神）步步緊逼，他駕着戰雲在下界散布着愁氛毒霧，播下二次大戰的種子，偏有許多民族歡迎他。請大家設法制裁他，別讓他胡鬧下去。

戰神 這不能一味怪我。不是我敢說唐突的話，第一怪上帝：他老人家只懂得生人，却不曾注意到人類食糧不足，將有同歸於盡之一日。所以我定下『優勝劣敗』的公例，要消滅大部份自甘落後暮氣甚深的人類以維持其它優秀民族之生存。第二怪科學先生不好，我的威力和決心十九是他所賜予的；他發明了若干殺人利器，而對於救護防禦工具及醫療之術都沒有顯著進步。無疑地，他想毀滅了這個

世界。

禮教先生 這話却不無相當理由。科學先生，你是個大大的騎牆派，想造福人類的是你，想戕害生靈的也是你，究竟抱着什麼主意？我敢說你是害多利少，對不對？主席，我有一點意見發表：這些年代以來，人人都要打倒我，把我和戰神同樣看待，什麼戰爭萬惡哪，什麼禮教萬惡哪，除我和戰神以外，其餘都是受芸芸衆生之崇拜的。他們嚷着科學萬能，愛情神聖，一致擁護和平，便是猙獰的戰神吧，也有少數人表示歡迎。只有極少數行將就木的老頭兒是我的信徒……（他說到這裏，表現極悲憤之色。）

上帝 禮教先生少發牢騷，這年頭還有人要打倒我呢。科學先生，你有什麼意見！

科學先生 我不承認我是騎牆派，我沒安排着毀滅世界的歹心腸。我是進步的，不能回轉到原始時代。依我看，愛神是走到偏的方向了：所謂偉大的愛力是瀾漫宇宙的，是包括一切的，他只注意到男女之愛，她的魔力能叫英國皇帝棄萬乘如敝屣，而不能擴充到人類之互愛。假使做到這一步，我是只能爲福而不至爲禍的。

愛神 這是什麼話！戰神是我們的公敵，何苦扯到我的頭上呢？並且沒有我還成什麼世界？我們不必七嘴八舌，還是把戰神一脚踢出去，止『戈』爲武，讓戰神孤孤『單』單的跑到另一世界去吧。他是

愛之敵，和平之敵，科學之敵，禮教之敵。

上帝 對呵，戰神，今年沒你的事，也許以後永遠沒你的事。我們大家都要努力，只有你不能努力。科學先生，你多多創造些生命之淵泉，將功折罪去吧。一九三七年司運之神，我來告訴你：我對於你的前任也存着一番奢望，不料在他的手裏，非洲亡了一個國家，西班牙死了無數萬人命，英國走了個皇帝。現在輪到你的手裏了，你要好好兒幹下去，別學前任的榜樣。

國慶對話

老人：我活到這年紀，這一輩子不會身受亡國之痛了，偉大的救國事業還是留給後輩去做吧。

少年人：不錯，我們是應當肩荷着救國責任的；不過我們的日子正多着哩，讓我們慢慢的進行吧。

富翁：現在的世界，有了錢就好做人，國家的存亡倒不在乎。我們必要時不是可作海外寓公嗎？

窮人：我們白白的苦了一世，這性命沒甚緊要。假使國破家亡，大家同歸於盡，有錢的好老也和我們一樣的同做亡國奴。

政治領袖：救國不是少數人的責任，是全體民衆的責任。

民衆：救國是有地位有勢力的人應當提起精神去幹的；我們無權無勇，空喊有何用處？

樂觀派：咱們泱泱大國，無論怎樣亡不了。一旦時機蒞臨，我們不費氣力，自有翻身的日子。

厭世派：我國已無可救藥了！我們不如跳黃浦江去。

男子：國家雖說可愛，女人比國家更可愛。

女人：救國是男子的職責，干我們什麼事？我們買了些來路貨，不見得國家就斷送在我們手裏。

外國人：我做了××國的國民，是我畢生的榮幸。

中國人：吾何不幸而生於中國？更何不幸而生於今日之中國？

甲：今天又是中華民國的國慶紀念。

乙：我祇記得我自己的生辰。

以上這許多卑劣心理，希望國人就從今天起，立志改造。我國過了許多次國慶紀念，祇覺得一年不如一年，國慶之外又多一個國難紀念。我們發奮圖存的機會已經是很短促的了，不過機會雖短促，祇要大家肯改造心理，加倍努力，還有轉危為安的日子。

摩登講義

——爲雙十節作——

親愛的同胞們，我們用不着時刻提心弔胆的浮上國破家亡的暗影；當我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教員和家長就把中國快要被外人瓜分的話來恐嚇我們；當民國初成立時，大家又以為民國很難得有十年的壽命；當九一八事變和淞滬之戰發生時，人人更覺亡國就在眼前了；然而民國輕輕巧巧的過了二十三次雙十節。假使再經過這麼長的時間，我們這一輩子的事業和生命都快完結了，我們怕什麼！

迷人的摩登女士們，跳舞吧！唱歌吧！拼命地購買外洋化妝品吧！雖然今年是婦女國貨年，可是婦女們化妝品的入口打破了已往幾年的紀錄，這足見你們的努力！女士們的美是建築在外國道地貨上頭的，本來國貨那值得一顧？女士們的美比生命還重要，什麼是救國？什麼是國貨？這都是騙人的廢話。你們儘管再創造一個購買外貨的新紀錄，祇要男子們能够忠心耿耿的供給你們大批的金錢。

貪官污吏們，加緊地盡你們最大的力量吧，大把的刮，大把的剗，大把地挑起走！趁着國家尚未滅亡的時候，趕緊造成巴黎寓公的資格。你們要知道，祇有現在還是時候，在國際共管下很難得再有剗刮的機會了。

資本家啊，快點醒來吧，我不是叫你們醒來肩負着救國的責任，而是喚醒你們不要錯過這最後享樂的機會。還有一件事告訴你們，內地地產和本國銀行都是靠不住的，假使你們覺得還有很長的壽命，或者要替你們的子孫樹立百年計畫，你們的存款須放在外國銀行，購買地皮必須選擇香港、大連等處。

醫學博士、文學博士、工科博士們，你們都是曾經喝過海水的朋友，你們審美的觀念又很注意所謂健康美，那麼你們趕快和一個異族花結婚吧。這不僅是世界大同必由的階段，也不僅是溝通東西文化的終南捷徑，而且必要時你們可以加入洋太太的國籍，就不難由卑劣民族一躍而為高貴民族了。假使你們已經有了一個黃臉婆，不妨把她一脚踢開去，騰出位置以容納你們所需要的西方安琪兒。

人山惟恐不深的隱士們，國家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了！中國偌大的國家，偌大的民族，那能憑着你們少數人的力量可以挽救過來？你們藏躲在深山窮谷裏，不管亡國不亡國，你們都是化外之民，這是何等快樂瀟灑的生活呵！而且你們有很多的消遣方法：或者狂歌當哭，或者痛揮窮途之淚，或者……：……或者多著幾部書，多寫幾首詩，藏諸名山，傳之不朽，這又是多麼清高的動作呵！

僧尼們，居士們，多施展着你們的法力吧！你們可以把一個已死去的人超度到西方極樂世界，又何嘗不可以把一個將亡的國家重新在西方極樂世界建立起來呢？

派遣留學生問題

有一位留學法國的女生向人說，「假使法國人遇見了一個程度很好的中國學生，必疑是日本學生，縱然這人極力辯白，他們還是不相信，原因是中國從前有些勤工儉學生不守規則，他們以此為論據。法國人認為凡夠得上留學外國的人都是那一國的優秀份子，優秀份子如此，則其不優秀者可知，因此對於中國學生不論自費或官費都存鄙視之心。」

我有一位善操英語的友人無意中遇到了一個美國人，美國人問他，「從前你在美國進的是那一家學校？」友人老老實實地回答，本人不僅未到過美國，而且在中國大學還是一個未畢業的學生。美國人帶着驚奇的語調說，「怪啊，你的談吐是極不平凡的，尤其英文造句造得極圓活。貴國派遣大批留學生，那裏面有多少人講不出普通話，科學程度一點兒也沒有，在加利佛尼亞和三藩市的中國學生都是如此，何以不派你這樣的人去？」

美國是我們的友邦，法國是崇尚平等而種族觀念不甚深刻的國家，我們聽了上述兩件事，簡直是莫大侮辱。就是那些被法國人誤認為日本學生的中國學生以及那位和美國人談話的朋友也認為受

一次侮辱而並不受寵若驚。雖然他們個人受了外國人的稱讚和好評。

日本派遣留學生負笈遠邦，常有大學教授和工程師在內，大概在國內學術界有了貢獻，有了相當的地位，於是政府把他們送到外國去，優其待遇以求深造，所以日本留學生回到本國以後能够儘量的模倣歐美的機械文明，把日本變成一個工業國家和軍備充實的強國。我們再檢查我國留學生是怎樣？回國以後獻身工業以及其他專門職業的人們怕莫寥寥無幾。縱令他們所學的是專門科學，他們祇一心一意地想爬上高枝兒，做官越大越好，做事越少越好。留學界祇替我國製造了多少特殊階級和有閒階級，在各種專門事業上仍感人才的貧乏。

還有一件，就是有天才有大志的貧苦學生可以儲爲國用的，政府更少有獎勵提倡的方法，讓他們有出洋求學的機會。

派遣無程度無人格的學生出外求學固然是不對，就是派遣已畢業的大學生也不算對，因爲剛畢業的大學生不明社會現狀，必須留在國內使他們增長經驗，認清個人的方向纔對。我以爲被派留學的至低標準應從研究院中物色人才，政府不妨嚴限資格，而待遇則不宜過奢。試舉我們理想中所假定的留學資格如下：（一）學術界有相當成就者。（二）社會服務頗有成績者。（三）以獻身國家社會爲對象，而

不以個人成功爲對象者。(四)體力強健，志行高潔。(五)回國後能受政府定期的僱用者。

至於公費生所習科目，應由政府規定，以便統籌盤算，爲將來支配人才用途的標準。學生的正常用費不宜過事裁抑，假使公費不足，減少名額也未嘗不可以的。此外還有一件最重大的事件，卽是勒令被派各生每星期或者每月至少寫一次報告，使政府和學生本身的關係如同父兄和子弟的關係一樣。

社會制裁力

——心理建設之一——

我國社會有兩種極矛盾的觀念：第一，人人都痛恨貪官污吏，同時人人極崇拜有錢階級。遇着有錢階級，縱然無求於他，也會不期然而然的露出諛媚的笑臉，對於他的取得錢的方法是斷然不予以研究的；而在中國最巧妙的取得錢的方法除了極少數投機商以外，無過於貪官污吏。第二，人人都喊着提倡國貨的口號，同時人人又極端歌羨舶來品，凡購用一種物件先要問清是不是來路貨，假使不是來路貨，就不期然而然的發生鄙視的心理。尤其上等人家幾乎認為祇有舶來品纔是上等貨，上等人不用上等貨而用下等的國貨就像辱沒了他的身份。於是有許多非上等人而欲附於上等人之列的中等人也學得用外國貨，於是在國貨貧乏的現狀之下居然和生產過剩的國家一樣，銷場極滯。

更有一件極奇怪的事情：比方在千百官吏中得到一二個廉吏，政府未予以保障固不待說，同時社會上不僅不予以同情，背地裏反罵他爲人太笨，做官賺不了錢。於是廉吏沒人肯做，做官必須發財成爲官場不移的原則。

嚴格地說，廉吏不應當受社會的崇拜，購用國貨更不應當受社會的贊美，因為不貪不污是官吏應守的本分，必也以廉吏而兼能更纔值得崇拜；購用國貨也是國民應守的本分，全世界沒有一種優秀民族不儘先購用本國貨的，必也發明國貨纔值得贊美。更進一步說，守本分不過是消極工夫，以我國國情而論，全國民衆應當取法乎上去做積極工夫。不料國勢垂危，消極工夫竟然沒有做到，所謂官吏和上等人中等人也是我國的優秀份子，他們的行動竟是致國家於危亡的行動，更不料以忠義氣節和精神文明自詡的華裔竟是應當亡國滅種的賤民！我們想替自己作一個辯護，但從何說起？

我們常常聽得西方學者提倡社會制裁力。

什麼是社會制裁力？簡單的說明，是利用輿論威權鎮壓社會的敗類。即就以上兩種觀念來說，假使社會對於貪官污吏不以齒諸人類，妻不以爲夫，父不以爲子，朋友親戚不以爲朋友親戚，我相信貪污案一定可以減少。假使社會對於購用舶來品認爲是一種恥辱，我相信風氣轉移後一定沒有人敢於再購用舶來品。人類的要求不外兩種：一是身體上的享樂，一是精神上的慰安。然而後者比前者更重要，凡是精神上受刺激的人縱有極優地位往往可以逼到自殺的地步，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出輿論威權比法律威權更大，社會制裁力比政府制裁力更大。不幸我國法律既未伸張，又缺乏健全的輿論，這是我們認爲

最痛心的事。

一個國家沒有冤枉送掉的道理，亡國有亡國必備的條件，朝鮮、安南、印度都是前車之鑒。我們假使不願走上這條路，必須使用社會制裁力，這是心理建設的初步，同時也是辨是非、明利害的基本工作。

標準政客傳

標準政客不知爲何處人，他向浙江人說得一口好浙江話，向廣東人說廣東話，向湖南人、江西人、四川人，無不應用這個原則。他的熟人差不多都是他的「同鄉。」

全世界各國嬰兒初降生的時候都張着嘴哭，據聞標準政客呱呱墜地時却張着嘴笑。其父顧而樂之曰，「此奇物也！他日克繼家聲矣。」

笑的哲學隨着標準政客的年齡日見精深。他常常搖頭擺尾的發揮理論：「古人睡面自乾不算本領，必做到受睡而笑的工夫才對。笑，不花本錢，不費氣力。女子一笑值千金，男子一笑也許值萬金十萬金，百萬金，升官發財都是從笑中得來的。」

標準政客能通七十二處方言不足奇，最奇的能發出七十二種不同的笑聲：有的嘻嘻嘻嘻，有的哈哈哈哈哈，有的呵呵呵呵。每一種有一種的妙用，每一種有一種的姿式。巨者聲如裂帛，細者柔若雀鳴。話片中有洋人大笑一片，假使外國笑博士遇見他，當有小巫見大巫之慚。

若問標準政客的臉皮多麼厚，這個很難估計，祇瞧他戴着那麼厚的眼鏡，其臉皮之厚不問可知。

標準政客少年時頗不得意，屈身為一位紳士的廝役。那紳士脾氣很古怪，動不動開口亂罵。他罵「混賬」，標準政客嘻嘻的笑，罵「荒唐」，標準政客哈哈的笑，罵「小王八蛋」，標準政客呵呵的笑。後來那紳士被標準政客逗引得轉怒為笑，一面笑，一面還在帶笑的罵他。

那紳士不久做了什麼廳的廳長，標準政客也巴結到科員地位，這是笑的第一次收穫。從此一帆風順，由科員而科長，而處長，而某要人的隨員了。他做了某要人的隨員，同時又奔走於其他各要人之門，不久便成爲政界中之紅員。

他又善於做應聲蟲。

一個細雨濛濛的早晨，×機關召集×會議，有一位到得很早的長官一個人坐着很寂寞，標準政客趕忙走上前陪伴他。那長官踱到走廊邊仰着脖子望天，嘆口氣說，「這天氣烏糟糟的，真悶人。」

「是啊，」標準政客頻頻點頭。「烏糟糟的天氣，真要悶死人了。」

一會，又續到了一位委員，標準政客又趨前打招呼。委員開口說，「今天天氣真好。許久沒下雨了，我希望多下幾天，好救濟田中枯禾。」

「對啊，」標準政客又連連點頭。「天氣再好也沒有。假使今天再不下雨，我想今年的農事沒得指

望了。」

在同一時期，同一地點，對着兩個人說着兩種不同的話，這也是標準政客的特長。

標準政客見了標緻的女人，也用這一套：「是啊」、「對啊」、「嘻嘻嘻嘻」、「哈哈哈哈哈」的神情和口吻周旋着，很能討女人們歡喜。

每每，一件極無可笑的事，標準政客却笑得前仰後合，隨時可聽得他的笑聲，到處可聽得他的笑聲。要人們、女人們，都覺得他的笑太牽強，太不自然了，未嘗不皺着眉頭；但一面皺眉，一面却未嘗不喜悅他，於是標準政客的官運與桃花運雙照命宮。

他已做到他的老主人某紳士從前坐過的位子，而笑貌依然。

笑是他的常態嗎？換句話說，他逢人便笑嗎？不，他的笑是很有分寸的：祇有對待要人們、女人們，以及其他地位高過他的人們，他才拿出這一套本錢來，但對於他的僕人們一開口便是「混賬」、「荒唐」、「王八蛋」，正如從前某紳士罵他的一般。

標準政客的前程未可限量。我們替他祝福，更願他無災無難到公卿。

今史氏曰：「標準政客不必有其人，然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滑頭政客訪問記

某滑頭政客昨乘車來埠，前往歡迎者有鑽狗客、吹牛家、拍馬先生等。政客下車時，軍樂大奏，其聲卑劣難聽。現世報記者某君久慕政客之為人，特赴政客所居之狗寶大飯店作如下之問答。

問：先生胸無點墨而做到這樣大的大官，其中有何祕訣，可得聞乎？

答：兄弟沒有什麼妙訣，只有兩件老生常談：一富於忍耐心，二精於逢迎術。兄弟未發跡時每天上衙門拜會要人，受盡了門房的惡嘴臉，兄弟毫不介意，一次會不着再來二次，二次會不着再來三次。後來和門房談得合式了，又漸漸和要人的左右得着接近的機會了，於是開始研究要人的特種嗜好：有些是嗜好古董的，有些嗜好美色的，也有些嗜好唱戲的。兄弟專就這種地方下一番苦工夫，或者替他搜羅古董，或者物色佳麗以娛其心身，或者替他介紹名伶名票，這樣一天天做下去就不愁不入港了。

問：要人常是肝火很旺的；假使要人動怒，給先生一場辱罵，先生用何法抑制自己的情感？

答：人是有血氣的動物，挨了人家的罵自己也會動氣的；不過我抱有絕大目的而來，假使要人動氣我也動了氣，這不是和我自己的前程動氣嗎？所以我每逢要人動氣的時候只當是劇情的表演，官場本

來像劇場，人生也不過戲劇之一幕；能够這樣想，自會逆來順受了。比方在要人跟前的有五個人，四個人都被要人罵走了，只有我一個罵不走，要人自會另眼相看。

問：先生之政見如何？

答：我沒有政見——只以做官發財爲唯一的政見。像我這樣的材料，假使生在外國，一輩子是不會出頭的；幸而我生在仕途龐雜的本國，不必要真才實學，憑着偷天換日的本領很容易爬上高枝兒，所以我不讓一個機會在我手裏輕輕地錯過了。

問：足下本身已造成要人資格了，足下將以何種態度對待足下的屬吏？

答：根據我本身所得的教訓，我向我的屬吏決不妄動肝火。

談至此，踵門求教者絡繹而來，現世報記者乃興辭而出。

給摩登女性

中外家庭的比較

我認識一位服務內地的英國醫師。當他奉召回國時，他的太太整天的撇着嘴鬧脾氣。這事真奇怪，久居異國者常有所謂「思鄉病」，何以這位醫師太太獨不然，而且相反地視故國爲畏途？

這位醫師請太太解釋不願回國的理由，太太說，「我住在中國每天可以吃一隻雞，假使回到英國，雞價那麼貴，那有常吃的機會？我住在這兒有女工伏伺我，有廚師替我們燒菜，假使回到英國，我自己當廚子還得當女工，那有這樣的舒服？我住在這兒有大洋房和大花園，假使回到英國只有三間頭鴿籠式公寓可住，那有這樣的逍遙自在？」

這位洋太太除說了以上這些理由外，她的肚子裏還有另一理由：「我住在這兒，和悅而有禮貌的中國人把我奉承得像女王；假使回到英國，同是高鼻綠睛，那有這樣的高貴？」

都市繁榮、物質享受，只是歐美各國的外貌；可是裏層呢，却包孕着物價昂貴、失業嚴重、生活不安定等等可怕的魅影。從表面看起來，歐美的太太們昂頭挺胸，高貴得像上帝的女兒，丈夫像妻子的馴羊，但

我們要知道，除特殊階級外，歐美普通家庭的主婦在家庭中得戴上尖尖的帽，披上白白的圍腰，丈夫在街上或社交界是一匹馴羊，在家中却是一個懶鬼，一切一切都要太太們料理，他們只懂得張開口吃飯，伸着腿睡覺。不料近年來我國摩登太太們學會了洋太太們的威風，在街上或在社交界也懂得昂頭挺胸，高貴得像上帝的女兒，而回到家裏自有廚師燒菜，自有女工伏伺，還要搭架子奴視夫婿，洋太太的好處一點未學得，壞處行行都有，此之謂「摩登」，此之謂「歐化」。嗚乎「摩登」，嗚乎「歐化」，幾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結婚是否事業的阻力

結婚乃人生過程中最愉快之一頁，但外國名人中也有把它當做一件苦差的。吉青納說過，「我以身許國，不願為婦人所累。」現在各國元首中也有許多的單身漢，如土耳其總統凱末爾將軍、德國元首希特勒等。

結婚是否為事業的阻力？本來極難得一正確的答案。不錯，大家都以事業為重而不願為婦人所累，那麼人類生機將絕，還有什麼事業可做？人類一切問題肇端於夫婦，西人謂「偉大人格建立於家庭中，」與我國「齊家治國」的原理正復相同。不過，從相反的方面看，不良婚姻確足為功名事業之累，近來

一般摩登太太們把丈夫當做自己的俘虜，她自己像家庭中的女皇帝，我國女權雖不發達，但大多數家庭中都有了一個高高在上的專制女皇。比方丈夫是化學師，正在專心致志的研究一種驚人的發明，他的太太陡然走過來罵道：『死人，我氣悶極了！快陪我看電影去。』她的丈夫只好露出一種苦笑，服服帖帖地做太太的『忠實隨員。』

我以為當丈夫致力於正當工作時，妻子不應因個人氣悶不氣悶的問題去攪亂他的心情，同時做丈夫的每天也得抽點工夫勉盡隨員的義務，不可成天的做『死人』惹得太太動氣。

女子擇夫的標準

女子擇夫標準是女子畢生最嚴重關頭。過去軍閥時代，虛榮心旺盛的女子希望做軍閥太太，即在革命初期，女子願嫁軍官的心理仍無改變，但現在女子的對象或許由軍官移到官吏了：這由於文官工作較清閒，薪俸較優厚，而出賣腦力的工程師、化學師、新聞記者、著作家等及出賣勞力的工人，整天埋首工作，工作既畢，一天的精力亦隨之而畢，那有餘力勉盡『家庭俘虜』的責任？所以他們都不是女子擇夫的對象。至於腦滿腸肥的商人，因職業及環境關係大半鎔銖必較，不能儘量供給太太們的揮霍。看來看去，還是官吏較勝一籌。

美國一般浮薄女子的結婚哲學：每人至少嫁兩次，頭一嫁以年愈老而金錢愈多者為合格。年紀愈老，閻王早晚下請帖，其大部財產穩穩付與愛妻之手。第二嫁以年愈輕而金錢愈少者為合格。金錢愈少，處處仰太太的鼻息，大可指揮如意。同時那些頭童齒豁的富人雖明知女人的心理如是，但他們毫不在乎，他們另有一套「及時行樂」的哲學，做一天丈夫擁一天嬌妻，何苦認真計較？至於中國情形雖常有老夫少妻的家庭，而老頭兒將進棺材的時候還要反覆叮嚀，縱不能強迫嬌妻與之同死，至少亦不願其琵琶別抱，而一般未嫁的女兒身願嫁饕餮不繼的小白臉，不願替老鬼送終，這是重「人」而不重「財」的另一心理。

總之，女子擇夫應從大處遠處着眼，其標準一宜有高尙人格，二宜有遠大志趣，三宜有相當才識或技能，四宜有溫良性情與習慣。必如此對國家才有所貢獻，對社會為生產者而非分利者，對家庭才有真正幸福之可言。至若以貌取人，或以財產之豐嗇為取舍之條件，不獨失之浮薄，其結果往往發生「嘉耦成怨偶」的悲劇。但所謂「大處」、「遠處」以女子自身有鑒別力為其先決條件，這也是女子不宜早婚的一個原因。

女子工作問題

女子工作問題除蘇俄女工約占工人總數三分之一外，無論那一國情形都是很壞的，最大原因不外受失業問題的影響。這些國家的統治者意思是，『男子尙無工作，娘兒們那能和男子們搶飯碗？』但事實和理論是常常相反的；有些國家一面限制女子工作，一面獎勵生育，而獎勵生育的結果人口一天增加，失業問題一天嚴重。

德國減少失業的方法是將工作時間減少，工資亦隨之減少，一個人的工作分給兩個人做，一個人的飯分給兩個人吃。自德政府採取均貧政策以來，無工作的工人固然痛苦不堪，有工作者亦因工資減少而入不敷出，他們唯一方法只有叫老婆同去做工，但是聰明的政府決不放鬆一步，頒布種種法令，使女子不易取得工作，尤以已婚女子爲甚。它的理由是，『有飯大家吃，不能讓你們一家人吃。』這種歧視女子的情形不單在德國，即英美亦是一樣。這條法令無異於限制女子結婚，實際上又與獎勵生育的宗旨大相逕庭。一般女子對於結婚與工作好像魚與熊掌，二者務求兼有，便想出「祕密結婚」的方法；表面爲深閨待字之身，實則早已雙宿雙飛。真可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關於限制女子工作問題各國引起不少的辯論，有兩種爲女子張目的主張：甲說謂倘認女子工作足以妨害失業者，何以法律上容許資本家工作而不容許女子工作？乙說謂作工目的有三，第一解決生

活，第二工作興趣，第三發展個人天才。如使女子無增進興趣與發展天才之機，男女平等之謂何人類平等之謂何？

無論尊重女權的國家或重男輕女的國家，女子實際的地位大體上並無差別。各國職業女子大抵爲姿容秀美或年少而未結婚的，反之貌陋者及已婚者都有到處碰壁之嘆。官場中之所謂「花瓶」商店中之女店員，雖爲女子之有業者，但其受雇多非出自純潔的動機。所以女子工作問題倘欲獲得合理的解決仍有待於女子自身的努力：第一提高自己人格，第二增進自己學力，使社會不敢輕視而亦未能有所歧視，才是一條光明正大的出路。

摩登女性新條件

當此空前國難，我覺得女子心理的改造雖不是一件積極的救國工作，至少是消極工作之一。關於改造要點，試舉簡而易行者三項如下：第一，應以購用外貨爲恥，而以購用國貨爲榮。世界上凡是優秀民族斷無不樂於購用國貨的。近來我國經濟恐慌雖出於多方面的動機，而每年入超確爲主要因素之一。人人都痛罵賣國者，而以國民經濟供外人的剝削，使國貨永不抬頭，國富日益萎縮，即無異於變相的賣國者。換句話說，購用外貨卽不啻自己掛上一塊『不愛國』的招牌，不僅不能以之炫耀親友，且爲一種

才可掩飾的奇恥大辱。第二，應打破「爭妍鬥富」的傳統觀念。人人都覺洋房汽車可貴而不知以不正當收入供一人一家的享用實係不可磨滅的污點。我們不敢說貪官污吏都是女性鞭策下所造成的，但有若干不肖官吏爲驕其妻妾而取非分之財，所以洋房汽車雖可貴，却未嘗不是貪污的眞憑實證。以上這兩種心理的改造是澄清吏治及補救入超的兩種推動力。第三，應改正個人娛樂方法。大抵中國女子只知服飾之講求而忽視房宇之清潔，只知虛擲光陰於戶內無益遊戲如鬥牌電影等項而很少從事於戶外運動及健身運動的。這雖是瑣細問題，但與家庭幸福及民族健康有莫大關係。這些簡淺的理論都是摩登女性必備的條件，同時也是國民心理建設之一斑。

生意經

如果你在飲料店，侍者問你要不要打一個雞蛋放在牛奶裏，你會不期然而然地回答『不要。』

美國有一位惠勒先生是『售物祕訣』的創造者，如果侍者拜過這位老師，他會每隻手拿一個雞蛋向你說，『你要一個呢還是兩個？』你會一口氣答應一個。每個顧客多要一個雞蛋，積少成多，這筆收入會使老闆笑口常開，翹着大拇指恭維一聲『我的好夥計。』

諸如此類的逗引顧客的句子，美國汽車站、旅館業、及百貨公司大量地採用着，於是惠勒先生的心理學變成美國商界經典。

莫問『要不要』，只問『要幾個』，莫使顧客們『可買可不買』，應設法逗引他們的答句如你所期望的，這些都是惠勒先生的高論。在 Brooklyn 飲冰室飲可口可樂的人們，如果侍者問他『要大瓶還是小瓶』，很少有人要大瓶的；經惠勒先生指點一下，侍者僅僅問『要大瓶嗎？』十次倒有四次是要大瓶的。

一九二七年，惠勒擔任巴爾蒂摩「美國人」雜誌的廣告部主任。一位店主跑來說，『我的廣告招

致了許多的顧客，可是他們買的東西都很少，偷雞不着反失一把米。惠勒聽了這話，親去仔細考察一遍，發現那個商店店員語言無味而面目可憎，他們不是做生意，簡直是在板面孔。惠勒想，爲什麼不致給他們一些做生意的老門檻！

於是十年以前產生了惠勒的『售物祕訣』，用一種語言打動顧客心坎而使商品易於銷售。惠勒及其助手並不空唱高調，經過長時間的聽、試驗、記錄和糾正，從許多用過的句子中選出一句最有效率的句子來。

在發賣 Barbasol 剃鬚膏的商店裏，惠勒曾聽過一百四十六種勾引顧客的句子，但經七折八扣後，只有一句是最中聽的，就是說，『先生，你願意把你用在剃鬚的時間打個對折嗎？』這句話打動顧客比其它的說法多出三倍。

有一次，一個鞋店請求惠勒施一妙計推銷他們存積如山的鹿皮童鞋。在當初，憑你說得天花亂墜，母親們並不感覺興趣；後經惠勒教給店員對着小孩子們說，『這種鞋子是真正的印第安人喜穿的，』這句話倒使四個小孩中之三個翹着他們的母親買一雙。

汽油站的人員從前常常問，『看看你的油吧，』現在改變口氣說，『你的油是否保持着行車的正

常水準？』出售四方形蠅拍的廣告用『每個角落裏都能撲殺蒼蠅』一語而大著成效，用『不會擦落』一語增加白鞋油的銷路至百分之三百，用『你曾經用過一把科學的牙刷』把幾個月滯銷的貨色在一星期之內售光。

惠勒教給 *Stater* 旅館的賬房，對客人談到房間價錢時，把『每天最貴的房金六元』一語代替『從三元半起』一語。同樣惠勒經過若干次實驗，發現茶房常引導客人入室時最好問客人『先生，你近來在這裏住過嗎？』如果回答沒有，然後茶房可以引他參觀房間設備和該旅館一切特色。

許多生意人請求惠勒闡明他的學說，他說他在一千九百萬顧客中試用過十萬零五千句子，其中並不包含着神祕字眼：例如火車站的脚夫把『我替你拿行李好嗎？』一語改爲『先生，你趕那一輛火車？』他的生意會比平常加倍的好。盲丐在五月裏想要增加收入，最好在身上掛一塊牌子，『春天到了，可是我是個瞎子呀！』

有一次『惠勒祕訣』救了一個將哭從十八層高樓跳下自殺的人：許多人跑到屋頂勸阻他，他仍然表示要跳的樣子。一個惠勒的同志拿話打動他，『我給你一杯咖啡好嗎？』他不爲所動。『那麼給你一杯酒！』這話也沒有發生效力。後來她大聲說，『你瞧你在這上面多麼傻！快點下來，莫讓你的老婆瞧

見你這傻子』那個自殺者果然好像觸電般爬下來，因為這句話正說中他的自傲的心理。

美國是最會做生意之國，而惠勒又是推銷貨物的設計家，所以我引了他的「祕訣」中之一段供我國商人參考。我們不是「中國惠勒」，但不妨隨手寫幾段經驗之談：

第一，做生意要抓住顧客心理。比方你是綢緞店夥計，當一個舉止豪貴的顧客上門時，你應當選擇價錢最貴的一種衣料給他看，同時堆下笑臉說，『這樣貴的價錢，這樣好的材料，只有你剛剛合式。』他聽了這話，縱然不十分中意，也不好意思回答『不要』的。本來有一種闊客根本就沒有鑒別力和審美觀念，只懂得價錢最貴的貨色便是最好的貨色，而且覺得買次等貨會辱沒了他的身分，經你竭力渲染一陣，擊中了他的自傲心理，他會不期然而然鑽進你的圈套。

上舉一例同樣可施之於顧影自憐的摩登女郎：你說，『看哪，這樣鮮豔的顏色，除非漂亮絕頂的小姐才相配稱。』那位小姐縱然不見得漂亮，她不會發覺自己之不漂亮，經你給她戴上一頂高帽子，她會樂得像騰雲架霧，而你的貨色便不愁沒有銷路了。

同樣這一例可施於一毛不拔的守財虜，不過得翻轉一套花樣：你不妨選擇價錢最賤的一種，口裏咕嚕着，『這貨色從前賣兩角一尺，現在只賣到一角，貨色這樣好，價錢這樣巧，牌子這樣老，只有穿衣最

內行最懂得經濟學的人們才樂於購用。』有時你說得別緻一點，「這年頭，陳貨堆積太多，虧本生意也得巴結巴結。」

無論怎樣，『和氣生財』是商場中萬世不變的經典。北平人會做生意，其實北平的商務都操於山東山西人的手裏。當你跨進門，早有一個滿面春風的夥計迎上來問，『您好？您太太好？您少爺小姐好？您府上全好？您怎麼老沒光顧到小店了？』他壓根兒不認得你是那個，可是他把你奉承得像十年未見的老主顧，茶、烟、手巾，一疊連聲地叫着，你好意思空手出門嗎？當然，也有交易不成的，他們的臉色却一點兒不難看，恭恭敬敬地送你出大門，『買賣不成人意在，』『這次不成，下次發駕，』小店貨色不中尊客的意思，抱歉得很，下次還請光顧，』這是他們的一套說法。

禮貌不需本錢，可是禮貌是商場中最重要的本錢。你本來只打算消耗一二元，當你被店夥恭維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時，你會打破你的預算；十人中往往有九個是這樣的。北平商人的禮貌多，但上海却有些兩樣：當你揀選貨色時，店員浮上一陣不愉快的臉色，好像就誤了他的最可寶貴的光陰。但也有例外：假使你是個花枝招展的女郎，他會涎皮賴臉地逢迎着，太太怎樣長，小姐怎樣短，他的光陰便一錢不值了。老實說，做生意的目的是賺錢，——至少替老闆賺錢，替自己的飯碗保險。——要賺錢得讓顧客們

開心，千萬別讓自己開心。把對待摩登女性的神情對待一般顧客，不愁生意不興隆，不愁老闆不嘉獎。你是『標準店員』。

在上海，到處可以遇到『不禮貌』的動作。當你上電車或公共汽車時，到站口，你得連爬帶滾地搶先下去，『火速，豬糞！』是他們掛在口上的幾句話頭。但北方『禮貌』則嫌其太多：上飯館或上澡堂時，『您來，您去！』叫得多麼親熱。

上海有名的錦江川菜館是從『不禮貌』的動作中反激而產生的。該店女主人曾游日本（她的丈夫是前重慶鎮守使夏之時）有一天，她到大世界附近某菜館叫菜，因座位問題嘔了一肚皮的悶氣，她不久就在這家菜館附近開設錦江菜館，由於布置及管理之得法，隔不多時，打倒了某菜館而為川菜小吃中之矯矯者。

第二，商人發財唯一的妙訣是銖積寸累，諺謂『發財猶如針挑土』。這種水磨工夫和忍耐性是商人不可缺少的條件。當然，中航空獎券可以陡然變成一個面團團的闊人，做投機生意也許爬得更快；但前者如水中撈月，後者危險性太大，還是守經蹈常來得穩當。

假使你開一爿飲食店，你得先發誓和飲食是生死對頭，否則你自己去吃，你的家人和兒女和親戚

朋友們都去吃，這月店會被你和你的關係人吃得精光的。做生意還有另一妙訣：對待親戚朋友和普通人一様，毫無通融假借之餘地。所謂「慈不掌兵，義不掌財」正合着這個原則。

北平郊外有個姓李的大地主（忘了他的名字）起初只是個擁有幾畝田地的自耕農，他把辛辛苦苦掙來的錢再向親友們張羅一筆借款購進了和自己面積相等的田地，於是他皺着眉頭向人訴苦，『怎麼了，我負了債了！』他刻刻不忘負債，刻刻以還債爲其目的，不到兩三年頭，他的債務還清了，他的田產比前增加了一倍。可是他一方表示怕『債』，一方却樂此不疲，依然用這套方法擴充自己的田地，每年每月都在負債還債中過生活，『不得了』三個字變成了他的口頭禪，他的田地由數畝而數十畝數百畝數千畝數萬畝，他的『了不得』的財便是從『不得了』發來的。

許多人都曉得周某的故事：他是江西首屈一指的富商。當他旅行上海時，無論從南市到閘北或從徐家匯到外灘，照例光着腿走路。友人勸他坐人力車或公共汽車，他不禁大搖其頭，『上海這樣平坦寬潔的柏油路，走起來何等舒服？』友人們知道這是他的遁詞，實際上，無論平坦寬潔的上海路或者凸凹不平的江西路他總是提着腳走，像是與車轎絕緣似的。有一次他在鄉下於友人招飲後深夜回家，他捨不得提燈籠（鄉下夜行都以燈籠照路），恰好前面有一乘轎子，

他緊緊跟在轎夫的後面，借着轎夫的燈籠照路。轎夫跑得飛快，他是上了歲數的人，跑得喘不過氣來，可是他暗中慶賀着自己：轎夫所走的路和他的歸路正是一樣的。等到走到他的家，轎子停了，轎中人下轎，燈光下照見就是他的兒子。

勤儉刻苦的生活是我國人最大的優點。莫說商人如此，便是遠涉重洋的華僑，其工作效力之大與物質享用之低是世界各民族聞而咋舌的。日本工人以工資賤及勞力大著稱於時，但以之與中國工人比則有小巫見大巫之別。

可是商業上的戰術已隨時代而變遷，從前因陋就簡的方法已不是現代的生意經了：例如店家開幕時須付出一筆極大的廣告費，而裝潢及交際等項費用都是不能省掉的。這些費用愈大則營業範圍愈廣，這是『欲擒先縱』『將取先予』的辦法，同時却要極端節省無益的糜費，所謂『常用則用，可省則省』成了現代商人的兩句格言。並且現代商人責任比較繁重，時間的經濟是斷斷不容忽視的。假使照周某一樣的光着腿走路，從南市走到闡北，再從徐家匯走到外灘，省了一點點車錢，犧牲掉極可寶貴的光陰，倒不如騰出時間來絞其腦汁，做一筆得心應手的生意。

第三，耐勞也是不可少的條件。耐勞是中國人最大本領。單就湖北一省來說，有幾種不成生意的生

意都可以表現中國人百折不回的精神：(一)挑牙蟲的天門女人，頭上帶着一根銀簪，就用簪子從她們主顧的牙縫中挑出一條條的蟲來。她們的足跡遍於全國，並且遍於全世界，循着冰天雪窟的西伯利亞鐵路跑到歐洲去，有不少帶着金鏘金條回到故鄉來的。這是一套神祕的把戲。(二)打三盤鼓約摸十三四歲的小姑娘同樣是天門人，用三根短棍一拋一接的敲着鼓響，每根短棍繫着小鈴兒，從鈴兒發出清脆可聽的聲音來。她們漸漸由三根加到五根，由五根再增加到七根九根，最多的到十一根，在空中不斷地飛舞着，最有本事的能把十一根短棍換上十一把明晃晃的短刀。她們的足跡同樣遍於全國及歐美一帶。(三)『吃大戶』的沔陽人，由一個首領率領男男女女實行『集團討飯』的生活，往往遠涉重洋，經過歐洲各國，不讓流浪的吉卜西民族專美於前。(四)挑着剃頭擔巡遊各地的廣濟人，遠至東四省及西伯利亞一帶都有他們的足跡。

華僑以閩粵人爲最多，但山東人亦不在少數，賣解、賣草藥、賣府綢的山東人出現於世界上每一個角落裏，甚至跑到舉目無人的荒島上尋求他們的主顧，不怕飢寒，不辭跋涉之苦，那種大無畏的精神簡直不是歐美人所能想像得到的。山東人經商與勞力並重，華北五省素有『無山東人不成碼頭』之謠。北平最重要的商業差不多山東人與山西人平分春色，他們的招牌大概都有一個『祥』字，如『瑞蚨

祥便是其中之一。北平商場中有兩句俗語，『有匾皆書榜，無腔不學譚。』譚是平劇泰斗小叫天，榜是山東狀元王榜。因為山東人在北平做生意的很多，而他們喜歡找本鄉名人題字，所以王榜所寫的招牌觸目皆是。至於大名鼎鼎的瑞蚨祥皮貨店，兼營政界生意，洪憲時代的蟒袍便是由該店承製的；後來達官貴人常把這地方當做不公開的俱樂部。

山東人與德國人及俄國人頗有淵源：從前德國租借青島時，德僑把山東人帶到歐洲去的頗多。一方面，關外數省不啻山東人的殖民地，哈爾濱變成山東人的第二故鄉，當九一八事變前，每年到關外耕種及經商的山東人爲數約在八十萬至百萬之間，報關行、旅館、菜館，幾乎成了山東人的專利事業。自俄國革命後，白俄紛紛逃到中國來，山東人與白俄婦女的混血兒到處可見。近來在上海開設食物雜貨店及俄國大菜館的除開白俄外，中國人只有山東人經營，店中自老闆至店員都能說俄國話，大概以來自哈爾濱者爲多。

中國人的鄉土觀念是牢不可破的，一個人在外辛苦了一輩子，掙得一筆錢，仍要帶到故鄉來求田問舍爲老來納福的準備，這種習慣從廣東人及山東人可以看出來。山東人口多，必須向外發展，近到東四省，遠到海外，賺錢帶回老家，儘量購買土地。他們心目中好像在故鄉沒有田地的便是先人不肖的

子孫，因之山東地價逐年高漲，魯東登、青、萊一帶鄉下地價有貴到三四千元一畝的。

山西人做生意的本領與山東人旗鼓相當，前者在本國勢力較爲雄厚，後者發展到邊區及海外；前者以參茸業、當舖、南貨爲最多，後者多屬於綢緞、吃食店、及旅館業。只有皮毛業各得其半，因爲皮毛產自塞外，採辦貨物的路線一條是關東的狐皮灰鼠，這是山東人的勢力範圍，另一條是西口貨及北口貨，山西人却處於『近水樓台』的優勢。河北人介於晉魯之間，却不以經商見長，除開天津人開軍裝店做買辦及鹽商以外，只有南宮、冀州一帶的人稍稍感覺商業興趣。

山西人善於經商，以票號制爲其發軔之期。過去銀行業未發達之前，票號是唯一有力的金融機關。大概金融業對於各地的物產行情不斷的加以調查，所以山西人最講信用，同樣對商業頗有豐富經驗。自銀行制推行以來，山西人在商業的地位開始逆轉。

我們莫把『生意經』看做單純的商行爲，小之個人及家庭，大之國家及社會，那一處能脫『生意經』範圍？[？]國與國之間『生意經』談得對勁可作攻守同盟的好友，反之便成了兵戎相見的敵人。就個人而論，不懂『生意經』的窮光蛋往往『父母不以爲子，妻不以爲夫，兄弟不以爲兄弟』。當蘇秦得志歸來時，他的阿嫂爲着小叔位尊多金的緣故不惜膝行而前。朱買臣『覆水難收』的一段故事其情形

如出一轍。再說男女間愛情，你若是窮小子，你莫想追求富麗堂皇的摩登小姐，否則你得變成想吃天鵝肉的癩蝦蟆，你徒然炫耀着火辣辣的熱情，她會把你一脚踢到冷酷的冰缸去。

中國人做生意的方法單靠信用二字，死守着門面和招牌數十年毫不改動，而年代越久招牌越老的便不愁生意之不發達。北平有一家賣豬肉的『沙鍋居』能把豬肉做成百餘種，每種有每種的特殊滋味，從前穿了朝服上朝的清廷官吏常在這兒大嚼一陣，吃飽了肚子再去見皇帝。這兒的規矩是過午不候，店中陳設的方桌方凳油垢得非常難看，你不願上門時儘管掉頭而去，他們決不像上海野雞把你拉進來，可是自有一般衣冠楚楚的客人擠滿一屋子，像『候補』一樣輪候着。

本來顧客有一種習慣，買慣了那家的貨，以後無論怎樣總得跑上這一家去，所以招牌熬得老是做生意的不二法門，大概年深日久的老店不肯裝修門面及改良設備，一切都保持原來樣子，意在倚老賣老，吸引着慕名而來的顧客。但另一方面便有影射及冒牌的事件發生，比方北平打磨廠的王麻子剪刀店是很有名氣的，隨後便有『真王麻子』、『老王麻子』、『真老王麻子』、『汪麻子』、『黃麻子』、『鬧得烏烟瘴氣』，好像非麻子不能開剪刀店，可是那來這許多開剪刀店的麻子呢？除冒牌和影射之外，富於模仿性而不肯別出心裁也是我國商人最大的缺點。一家粵菜館在某一地段賺了錢，於是左一家粵菜

館右一家粵菜館爭先恐後在它的附近開設起來，往往大家都下不了台。然而亦有例外，假使首先開設的那一家造成了門庭若市供不應求的趨勢，向隅的客人不願空着肚皮回去，『君之所餘波及吾國』其餘新開的幾家多少總得沾點油頭。

時代演進到現在，單靠老招牌和舊式生意經已不够應付裕如了。無疑地，在新舊過渡的當口，舊式生意經還有可採用的幾頁，但須配合點新式戰術才不致成爲時代的落伍者。從前的商人只要謹慎和勤儉，不必過問時事，可是現代的商人眼光和學識都成了基本條件，國家的得失安危和全世界一切動態那一件不與商業有連帶關係？其次，從來有『無商不奸』之語，好像扮鬼臉說假話是商人不可少的動作，但現代的商人道德是不可少的。自商人以至自由職業者，社會信仰爲第一要素，個人技能反居其次。某醫生曾經說過這麼幾句話，『我們做醫生的誠實、負責、及虛心爲三大要素。病人登門求治，我們有治療把握便得切實負責，不說模稜兩可的話。治不好得回病人一個硬信，讓他另請高明，並且應當指示他那位專家於這樣的病症是比較有經驗的。』

生意經是什麼？乾脆說便是生活問題。世界人口愈繁密，生活範圍愈窄小，因而國與國之間爭戰不息，人與人之間爾虞我詐，所謂共存共榮相親相愛都是欺人之談。但無論怎樣，一個自頂至踵毫無誠意

的商人其結果沒有不是失敗的，國家也是一樣。沙鍋居的豬肉好吃，王麻子的剪刀好用，他們的優點才能吸引顧客，否則你的招牌再老也不中用。

現在商店喜用刺激性的廣告爲招攬顧客之用，例如用『不顧血本』、『關店大拍賣』一類的字樣，一時雖獲得相當效果，却不是持久作戰的方法，顧客只能上一次當，第二次你的戲法便搬演不靈了。假使你的貨物確比別家公道點，你用不着關店，用不着不顧血本，自會有人上門。

上面說山東、山西人會做生意，而湖南人除『兵多』、『偉人多』之外，在商界不占勢力。菜館有平津、魯豫、蘇浙、川廣之分，湘菜並不著名。湘菜與川菜相仿而別饒風味，自有獨樹一幟之可能性，但湘菜只能在南京及漢口兩處立足，這由於兩處湘籍人口較多的緣故，此外偶有在他埠經營斯業的無不賠本歇業。

譚祖庵先生最講究吃，其戚龍研仙先生與之同嗜。龍的廚子流落到南京來，在太平路開設曲園菜館，來來往往的盡是湘人。湘人經商習慣大抵以薄利主義爲號召，爲着薄利主義便不能採取欲擒先縱的戰術，掏出一大資本來改良設備、注意宣傳，同時亦爲着規模簡陋及取價過廉，貴客望而止步，曲園之不能發達者以此。還有一件，那裏的堂倌都帶點丘八神氣，客人進了門，他們用油垢的抹布在桌上胡亂揩

一下，愛理不理地問吃什麼，你反問他有什麼，他信口報出腰花、肚尖、臘肉、子鷄之類，你問還有再好的嗎，他們的答覆往往是『也許有，但價錢太貴了你合式嗎？』

陳設簡陋、不重宣傳、再配上堂倌的一副丘八神氣，生意怎能好得起來？但老闆忽然交了好運：有一次，梅蘭芳在京演劇，一位湘籍要人設宴爲之洗塵，有張學良在座，用的是曲園酒席。張吃得非常配胃口，大贊湘菜之烹調得法，梅亦附和其說，主人臉上不禁浮起笑容來。後來輪到張還席，無疑地再由曲園承包，規定是四十元一席。以湘菜之取價甚廉，四十元已算了不得的代價，可是這次却係一件賠本生意。原來經名人痛贊之後，曲園老闆陡然福至心靈，想極力巴結一下，便用最珍貴的材料精心製作起來，等於廣告性質的一筆生意。果然，從此該店有應接不暇之勢，門面也擴充了，裝飾也煥然一新了，堂倌的臉上居然也飄動着春風了；然而一切無窮的後望都斷送在驚天動地的炮火裏。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根據上述事實，做生意的離不得貌。貌有兩種：一指設備及裝璜，一是店員或堂倌們和藹迎人的面貌。現在盛行着女招待的風氣，則此貌更有進焉，真可謂極『貌』之能事矣。但徒尙外表而不重實際亦非生財之道，怎樣臨機應變，怎樣花樣翻新藉以迎合顧客心理，這是現代商人不可缺少的兩個要素。我們不妨以菜爲喻：奶油菜心是人所同嗜的，可是今天吃奶油菜心，明天也吃奶

油菜心，上午吃，晚上也吃，吃來吃去離不了奶油菜心，無論誰都會吃得作惡心的。所以菜館中要多研究幾種名菜，不能以少數例菜爲滿足。再則須認清客人身分及其個性：假使貴客上門，只求滿足口腹，花錢是滿不在乎，你不妨多做小碗菜。小碗菜有兩樣好處：第一，使之淺嘗輒止，而餘味不盡。第二，使他騰出肚皮多吃新樣的菜。

總之，現代的商業舞台爲着經濟蕭條及購買力銳減的緣故，已不能死守着一塊老招牌了。過去的商人以勤儉及守信爲已足，現在則須益之以眼光及學問才可從不景氣氛圍中衝開一條發財之路。

關於鬍鬚

鬍鬚可作人身全部的代表，除了鬍鬚，人身上無論那樣東西都不能代表全部；例如一個姓張的有鬍子的人大家叫他『張鬍子』，若叫他張眼睛、張耳朵、張手、張腳，那就不成話了。

除了鬍鬚之外，也許有以身體之一部來代表全部的，如『吳大頭』、『靳斜眼』、『張長腿』之類；但這些都是某一種人特有的形態，而鬍鬚是大眾公有之物（除開女人）。換句話說，人人都有被呼爲某鬍子的資格，而不能隨便被呼爲某大頭或某長腿。

鬍鬚爲人身無關痛癢或無足輕重的部分，却具有代表全部的資格，與鬍鬚同樣爲無關痛癢或無足輕重之物如頭髮、眉毛、手指甲等都不能取得這資格。

鬍子不僅爲一種稱呼，且爲一種尊稱，被呼者掀鬍而笑，決不會勃然而怒。若去其姓而單以鬍子呼之，尤爲一種最尊貴的稱呼，例如不叫『張鬍子』而單叫他『鬍子』，那麼呼之者必爲被呼者的下屬或晚輩。而最有趣的是：有鬍子叫鬍子不算稀奇，沒有鬍子叫鬍子豈非『荒唐』？然而內地確有這一種風氣，凡位尊者或年高者雖未留鬍，其屬員或子姪輩往往呼之爲鬍子而不冠以其姓。不過以上兩例並

非當面直呼，是背地談論時對上司或前輩的一種代名詞。

鬚鬚這樣東西少年時不易生長，而自壯至老長得特別快而茂盛。但是多數人有一種矛盾性，鬚子未生長時喜歡鬚子，既生長後又把鬚子恨入骨髓。一般小孩子看見老頭兒摸鬚子的神氣，往往認爲『人生一樂』，恨不得馬上生出來摸上一摸，過年時還得買一套假鬚掛起來，好不快樂有趣。還有一般人喜以『老大哥』或『老前輩』自居，假使同事中有一老一少，老者摸着鬚子說，『你瞧，我是老資格，老前輩』，少者非常刺耳，深恨臉皮太厚，不能讓鬚子鑽出來。

但鬚鬚既生長而且長得很茂盛之後，環境爲之一變，觀感亦隨之而變：那時正是追求女性的時期，而女性把鬚子當做仇敵，爲取悅於女性，非用保安刀勤加修剃不可。還有一種『不知老之將至』的老年人最恨別人說他『老』，每天把白髮的鬚子剃得精光，打扮得像年輕小夥子，已逝世的詩人易實甫就是其中之一。

恨鬚鬚恨得最利害的是梅蘭芳：旦角與鬚鬚誓不兩立。他知道鬚子具有大無畏精神，越剃得勤越長得快，他對於這個『惡作劇』的東西不『剃』而『拔』，拔是斬草除根的辦法。

女性之厭惡鬚鬚大概是沒有例外的。（除開極少數醉心歐俗的女子對於銀幕上小生的摩登鬚

子亦感興趣）最有名的一段故事：數年之前，熊希齡先生與毛女士結婚，熊先生以六十六歲高年（毛女士三十三歲）把平日看得極寶貝的長鬚剃掉，一般人譏之為『以毛易毛』。

鬚鬚與化妝術頗有關係；看相人對於下顎生得太尖的男子勸他快快留鬚，是這樣，臉部輪廓才配稱點。小說上曹操之割鬚棄袍，伍子胥過昭關時之一夜鬚白，都是利用鬚鬚之變幻而得脫險。鬚鬚式樣隨着時代而變遷，這和女人服裝一樣。過去以仁丹式鬚子及威廉（德廢皇）鬚子為最美；現在呢，前者是劣貨，後者是倒票，而以希特勒式或張伯倫式為最摩登。希特勒的短鬚幾乎成了現代德國的一種商標。

鬚鬚在堂子裏也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姐兒看見鬚子皺眉頭，老鴿有着鬚子哈哈大笑。姐兒之不喜鬚鬚與普通女人並無兩樣，往往罵有鬚子的客人為『騷鬚子』，於是乎鬚子蒙不白之冤，其實人之騷不騷與鬚鬚之有無毫不相涉，有有鬚而騷者，未有無鬚而不騷者。

但老鴿却另有一套『有鬚子的良心好』的說法，這與『騷鬚子』同樣說得可笑。鬚子與良心不是連帶東西，無鬚子而有良心者有之，有鬚子而無良心者亦有之，怎好把鬚子作為良心的代表？但鬚子也許可作為金錢的代表，有鬚子的腰囊中比較充裕，這是老鴿們歡迎鬚子的唯一理由。

吃的經驗

西菜是最摩登的吃，一般歐化朋友幾有非西菜不飽之勢，尊之爲大菜，而對本國菜則自謙曰小菜。但是我吃起西菜來有頭昏腦漲之苦。我不僅不喜吃西菜，同時對於馳譽全國的川菜、粵菜也覺不過爾爾，我認爲最好吃而又最經濟莫過於湖南菜。我是湖南人，因此有人調侃我道：「子誠湘人也，知有湘菜而已矣！」

我有一位同鄉，從前我每次從遠道來會他，他必定留我吃一頓家常便飯。他說他的菜做得很考究，但是吃起來却也平常，不過是湖南菜而已。他是一位有名的經濟家，祇把臘肉、炒雞蛋爲待客珍品。湖南臘肉之特長是用慢性煙火薰得極久極黑，其味之美遠過於四川臘肉、廣東臘肉；但湖南臘肉之中以鄉下所製的爲上品，城市內所製者次之，至於南京、上海、漢口等處湘人家中所製之湖南臘肉（除開由湖南帶來者外）則有其名而無其實，不足以快老饕之朵頤。同是湖南人所製臘肉，何以城鄉懸殊而省內外又有天淵之別呢？這因爲湖南猪是用穀米喂大的，所以湖南猪肉之美爲他省所不及。至於薰臘肉的方法：旅居外省的湖南人沒有鄉間的大竈，而燃穀殼（即糠）使之冒出濃烟來，把臘肉放在上面，這是

一種急薰肉的外層飽受烟氣而不適口。至於湖南鄉間的慢薰法，把臘肉掛在大竈上，竈是燒柴火的，一連薰上好些日子，人而不吃此肉，可謂虛生此口了。

湖南人對於雞蛋有種種製法，有所謂蒸蛋、煎蛋餅、荷包蛋、醋炒蛋之別。即以尋常炒蛋而論，炒得極嫩，但又炒得極熟，比之北方所謂炒黃菜實在高明。我那位同鄉以這兩樣珍品款待我，所以我每食四大碗，甚至把碗底餘飯刮得干干淨淨，甚至還嫌不夠，逼得同鄉向鄰家借飯來充實我的腸胃。

當我纔走進門，同鄉就馬上放大了喉嚨吩咐他的當差道：「有客來，添菜。」別人聽了這話，以為所添者必甚豐，不料是這兩樣極尋常的菜。但我毫不客氣地狼吞虎嚥起來。我對於我的腸胃不能不特別表彰一下：我以為一個人害胃病最痛苦，因為飲食是人生之一樂，人類離開了飲食不能生存，但是患胃病者以吃飯為苦，而又不能不吃，每天吃三頓飯無異於受苦三次，豈不是糟糕透頂？我生平不知道胃病是怎樣的害法，我能够指揮我自己的胃，隔一天不吃不覺饑，一天吃三頓或四頓也不覺飽。我和許多友人們旅行的時候友人們常常嚷着飢餓，我絕未嚷過一聲；但把飯菜開上桌來，嚷餓的友人吃了一碗半碗就夠了，我却吃得最多而又津津有味。假使說這是一種胃呆症，我希望人人都得這種胃呆症，免得有「餓又餓得快，吃又吃不下」的痛苦。

我喜吃硬飯（同時好飲蠶茶）飯粒硬得像鐵子一樣吃起來纔覺稱心滿意，不要說稀飯，就是爛飯也是我所厭惡的。我覺得軍隊或學校中所煮的硬飯最爲合式。大凡普通人吃起飯來（除却苦力以外）必須細細咀嚼，越咀嚼得慢越適合衛生學，每頓飯至少要吃十五分乃至二十分鐘。我呢，既吃得多，又吃得快，年少時同學加我以「十碗先生」及「快飯桶」之雅號。提起「十碗先生」我又記起一件傷心的事：二十六七年前，我在××中學唸書，新來一位國文教員汪根甲出了個「自傳」的作文題目，命學生各人替自己做篇小傳。我提起筆來寫了一篇「十碗先生傳」，在我是自身寫照，毫無其他用意，並且自己責備自己「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不料汪先生也是一位頭號飯桶，他疑心我在調侃他。下了課堂後，忽然教務長傳我聽訓。

「你可以自動宣告退學吧！不則，我將予以開缺處分。」這位岸然道貌的教務長劈頭給我打了個焦雷。

「我犯了什麼過失？」教務長嚴厲的面容使我的心弦上聽的着了一根箭。

「你犯了不敬師長的過失。」教務長臉上更罩着一重嚴霜。

「不敬師長？我得罪了誰？」

「你自己做的事，還要我說！」

「但是——我沒有什麼過失，請你調查清楚吧。」我帶着淒婉的懇求，那時我的父母遠離鄉井，而且我在這學期就要畢業。

「不行！」教務長臉上微露出一線曙光，不到一秒鐘又被濃霧掩住了。「我不能因為通融一個學生而失掉一位良師；你所得罪了的先生說，假如不開除你，他就辭職不幹。」

「究竟我在什麼問題上得罪了他呢？」

「我不知道；他也不肯說。大概你自己是知道的吧？」

「有沒有解釋的餘地呢？」

「沒有！同時我沒有繼續和你談話的時間。」

爲了莫明其妙的緣故，爲了老師無名之一怒，而使一個誠篤有爲、畢業在即、家庭遠離、無人照管的學生噙着一包眼淚退學而度流浪生活。但是——世界上誤會的事正多着呢，因誤會而殺頭，因誤會而滅族，歷史上書不勝書，僅僅因誤會而退學猶其小焉者耳。

舉出這筆陳帳，似乎離題太遠，但我對於吃飯是有樂無苦的，因吃飯而受苦祇有這一次。隨後同學

們告訴我，我得罪老師的原因是不應嘲笑他是飯桶，這件冤案使我呼籲無門。那時汪先生是善於逢迎學生的一位紅教員，身兼若干校國文教員的職務，差不多每個有名譽有歷史的學校都以請他爲國文教員爲不可少的條件。隨後我投考甲校，甲校是他看國文試卷，他強逼學校當局不要取錄我；投考乙校也是一樣，我因此在省內有好幾年沒有入學機會。

閒話少提，書歸正傳。等到我漸漸長大了後，我不由發出一種疑問來：就我個人而論，吃飯吃得多固不感覺飽脹，同時吃得少也不感覺不足，我爲什麼要吃得太多呢？我漸漸地自己抑制自己，起初每天吃兩頓，每頓吃五大碗，（廢止朝食我是首先實行者）漸漸減爲每頓四碗、三碗、兩碗半，兩碗半減無可減，現在每天祇吃五碗了。除開飯以外不吃零碎食物，對於麵、粉、麵包、除非不得已才吃，也不吃水果。醫生說水果能助消化，但我的消化力用不着水果來幫助，所以無吃之必要。近來受了親厚者的誘導，每天吃兩個橘子雖已成了習慣，但我吃起來極不自然，極不足以引起興趣，不過我覺得吃橘子是文明人類應盡之天職而已。

爲了吃飯吃得太快，妻常常責備我，「這樣吃像個抬轎的趕車的。」這年頭，抬轎趕車的都成了勞工神聖了，我就做一做神聖不妨。但我既受闖教，同時社會上還不大瞧得起這種神聖，所以我祇得慢慢吃

起來。可是我之所謂慢，比起別人來還是最快的：從前是「風捲殘雲」，現在不過改爲「尋常快車」而已。

爲了吃得快，又引出許多困難來：我有許多「顯要」朋友常常和我同桌吃飯，他們之吃得慢是駭人聽聞的，好像人類之貴賤以吃飯之快慢爲準則，越是大富大貴的人吃飯越吃得慢，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其身份。因爲他們吃得慢，所以他們進菜的方法是極有層次的，每隔半晌纔進一菜。他們都勸我不要吃得太快，「好菜還在後頭呢，」「不要像程咬金的三斧頭，」「吃完了有什麼事等着去做？」但他們的好意反使我吃得不爽快，因爲快是我的習慣，慢了反覺不舒服，因此我極不願和他們同桌吃飯以束縛我的吃飯自由，但是我在家裏吃飯也沒有充分自由，因爲妻也是禁止我快吃的。爲了這緣故，我常常獨自呢喃着，「人類常處於被壓迫的地位，在外爲長官（包括店員之於老闆，工人之於雇主。）所壓迫，在家爲妻所壓迫。自由是與人類絕緣的，禮貌就是自由的大敵，所謂社會制裁就是一種超法律的力。」

我因喜吃湖南菜，曾一度博得「經濟大家」的虛譽：一次在湖南菜館（南京曲園）宴客，湖南菜價碼甚廉，客人某君以爲不敬，到處譏我是秀才人情，我因此悟到請客吃飯的哲學：所謂請客吃飯也者，

僅係一種禮貌，不求菜好，不求配合客人胃口，祇以花錢花得多爲唯一表示敬意的方法。你們若不信，請看大人先生們之請客往往一食數十元至數百元，但主客多半直挺挺的坐着，停箸不動，侍役們一碗碗陳上來，一碗碗撤下去，必如此主客纔盡歡而散。我想，人類本來是一種崇尚虛偽的動物，所謂禮貌即是人類蒙上一件虛偽的外皮。單就請客而論，主人情願多花錢，客人情願直挺挺地坐着，必如此纔盡歡而散，究竟歡呢還是不歡？

寫到這裏，我又記起無窮的笑話了：十年以前我在長沙的時候，有時一日所接請帖竟達七八份之多，大家所請的都不外乎這些客，我們東跑西跑，簡直像紅牌姑娘出堂差，除第一次赴宴時略吃一點而外，其餘都是直挺挺地坐着不動，不僅毫無可樂，而且深以爲苦。有人說聽戲是拘留罰金（因這位先生根本不懂得聽戲），赴宴是拘留罰坐，我對於後一說深表贊同。至於做主人的比客人更感痛苦，明明請下午五點鐘，非到八九點鐘不能開席，這不是客人像醫生一樣故意繞圈子遲到以示自己身價之高貴，因赴宴地點太多，一時抽身不來。我因此想到一個人到了沒飯吃的時候固然是痛苦，但在吃飯的機會太多而又不得不吃的時候也是一種痛苦，正應了「過猶不及」的理論。何以叫「不得不吃」呢？假使被請不到，主人認爲不賞臉，這是一種不可忍受的侮辱，無論什麼人決不願使向自己表示好感者感受

這種侮辱，所以非去不可。

請客這件事，主客交受其困，但也有得到好處的：第一是飯店老闆，第二是客人的車夫。每次請客，主人照例給車夫們酒飯錢，其代價四、六、八角至一元不等，往往車夫酒飯錢之所費與筵席費相差無幾，甚至至有稱病不到的客人其車夫依舊找上門來領取酒飯錢，他們視爲應得權利，毫不放鬆一步，不曉得近來這風氣改變了沒有。

南京的湖南館以花牌樓之「曲園」、「長沙飯店」、「碑亭巷之「湘蜀飯店」爲較有名。「湘蜀飯店」名稱來得較新穎，大概店主東覺得湘菜不足以資號召，外加一個「蜀」字以示「學貫中西，味兼湘蜀」之意，實際上是得湘而不能望蜀的。曲園主人據說曾充湖南革命先進龍八先生（研仙）的庖人，上次五中全會時某次長用曲園的廚子請了一次客，座有張副帥梅蘭芳等名人，副帥贊不絕口，曲園主人引爲無上光榮，這是湘菜得登大雅之堂的第一次。

恭維湖南菜的北方人不止張副帥一個，我所曉得的還有一位張志潭君。有一次，張路過南京，某君設宴爲之洗塵，我叨陪末座。張是精於烹調之學的，席間暢談各省製菜法，他認爲湖南菜的製法確乎超過一切。他舉出幾樣湖南菜如老薑煨鷄、紫蘇鱖魚、清蒸水魚之類。他又痛贊湖南廚子的小菜炒得極好，

普通炒小菜的方法不是炒得極爛便是半生不熟，惟有湖南廚子炒得恰到好處，並舉出湖南菜中之炒萹菜、炒竹葉菜，以證其說。他真是湖南菜的知己，所舉的湖南菜優點竟是湖南人所說不出來的。其實湖南菜還有一種燒寒菌是無上美味。寒菌這樣東西產生於春秋兩季，以秋季所產者為最佳，湖南人呼之為雁鵝菌。這種寒菌必須煮得極久，否則食之有時可以致死。這樣菜雖是素菜，却比一切葷菜還要鮮美。湖南人往往以菌下麵，吃菌麵而死的每年都有，這是麵館生意太好煮得未久的緣故。又有人把寒菌製成菌油，用罐頭裝起來，但菌子在沸油中煎得太透，已失其本來美味。（據聞蘇州一帶亦有之，名曰松菌和糖食之，其味盡失。）

大家都曉得北平正陽樓的羊肉好吃，但到過長沙的人無不知李合盛的牛肉好吃。李合盛是一家極小的教門館子，專賣牛肉，有牛腦髓、牛白葉、牛肚、牛蹄筋、乾牛肉、鍋貼牛肉等，其製法之精美令人百吃不厭。武昌青龍巷之謙記牛肉館、南京雨花台之馬祥興（為譚組庵先生所賞）不可望其項背。「此味只應湘上有，下江那有幾回嘗？」我與該店主人無一面之識，決非宣傳過甚之談。李合盛附近有所謂老李合盛、老老李合盛、真李合盛、真正李合盛等家都以賣牛肉為業，正如董同興、老董同興、老老董同興一樣。小商人缺乏創造精神，而以剽竊他人招牌為能事，說來可發一嘆。

川菜、粵菜、北方菜、在全國菜業甚至全世界菜業中有優越地位，而湖南菜則除武漢及南京兩處外，踏破鐵鞋無覓處，這是什麼道理？有人說湖南菜愛用辣椒，不合外省人口胃，這一說是不能成立的：第一個理由，川菜不是也用辣椒嗎？第二個理由更簡便了，不吃辣椒不用辣椒就是。據我看，湘菜不普遍另有兩種理由：第一規模簡陋，使人望而却步；第二不懂宣傳及招待法。我以為當兵打仗是湖南人的特長，做生意是湖南人的特短。湖南人硬幹、實幹、快幹，雖暗合優秀國民的條件，但這三幹在生意場中極不適用。

武漢與湖南距離甚近，南京是湖南人第二故鄉，所以湖南館在別處不能立足而在武漢及南京還可保其勢力。

恭頌茶房德政

這年頭，記者們動筆真不容易。比方寫一篇有關政治要人的通信吧，捧既不可，罵亦未便，罵有不測之禍；捧，有不虞之毀（如受某人津貼之類）。那麼，我這回恭頌一個不知姓名的茶房的德政，大概不會引起誤會的吧？

提起茶房，無論輪船茶房或旅館茶房，誰都得皺眉，除開「討酒錢」時偶然見到他們的熱面孔外，其餘都是冷若冰霜的冷面孔。然而有時也有例外，這次我在旅途中遇見一個熱腸古道的茶房。

船到H埠，我攜了幾件輕便行李，昂然自得地走進了×宮大飯店。招待人把我周身上下估量了一下：玳瑁眼鏡，皮大氅，——承他看得起，把我當做「一表非俗」的大人物，忙用九十度鞠躬向我說道，「先生是不是要個大點的房間？」

「是的。」我毫不遲疑地答。橫豎我祇有數日耽擱，H埠又是我的第二故鄉，朋友特別多，讓他們「刮目相看」也好。

房間住得大，當然不能吃一毛五一碗的蛋炒飯過日子；由此類推，無一件不是打腫臉做胖子。於是

胖子遇見了胖子，一個胖茶房拿出全副精神來招待我。

「像你老人家這樣的好客人，全世界都難找到的，接都接不來。我希望你老人家多住些日子，越久越好，就是住一輩子我也願意伺候一輩子。」

「哦，哦。」我不知怎樣答覆纔好。但是，多住些日子，住在這裏一輩子……我不禁想得迷迷糊糊了。

泡熱茶、絞手巾、揩地板、鋪床疊被、遞香烟擦火柴，差不多每三分鐘我都看見這位胖茶房替我工作。他一面工作，一面有一搭沒一搭地和我扯談，仍然不外乎好客人……接不來……伺候一輩子的話。

怪不得做大官愛受恭維，不問屬員的能力夠不夠，而祇問米湯灌得足不足。假使我做了大官，我一定要重用胖茶房，叫他當副官，或者升一級叫他當副官長也行。

因為他過度的客氣，我也跟着客氣起來。明明有事呼喚他，只好親自去做。我眼前浮着一層幻影，假使國際間都能像我和胖茶房一樣彼此互存客氣，弱小民族向強國卑躬折節，強國向弱小民族體貼溫存，全世界不會有戰爭，不會有坦克車、毒氣砲的發明。

夜之神降臨了，日埠好像深深沉沒在霧海裏，千萬燈光從黑幕裏放射着耀眼的寒光來，這時那位滿然可親的茶房的笨軀又湧現在我的眼前。

「先生，」他囁嚅着說，像有所干求的樣子，又像有不可告人之隱。

「你說。」

「先生，你老人家的太太不住在這裏嗎？」

「是的。」

「總要有人陪陪先生纔好。」

「那倒不然。」

「這裏有美麗溫馨的姑娘，有善解人意的私貨，還有……」

「够了，你不用說下去，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我不是你理想中的好客人，因為我不需要這一個。」

胖茶房臉上頓時露出失望的表情，他勉強裝做若無其事的笑容，懶洋洋地遞過一根紙烟擦了火

柴，當他折轉身退出房門的時候，嘴裏獨自呢喃着：

「女人好的真多。刮刮叫，數一數二。大概先生要休息了吧？」

雖然胖茶房帶有「引誘良家父老」的嫌疑，但這是各埠茶房的通弊。不過，從此不僅胖茶房之笑臉不可得而見，連他的影子亦不可得而睹了。

下五

——各地風俗之一——

在長沙租屋，照例要繳押租。押租的數目沒有一定，假定一棟屋按月租金三十元，押租的數目大概是三百。房客繳納押租認為是最感困苦一件事。

押租終久是要退還的，何以長沙房東收押租務以多多為善呢？有人以為貪圖押租的利息，實在是大錯；假使為這個，倒不如向房客爽快快的多要幾塊錢行租，（即按月租金）房客反樂意承受。凡是在長沙住得久的人都知道長沙房東多收押租的緣故是防房客積欠租金；有了很多的押租，縱然房客欠上一年半載的行租也可在押租內扣除。

不過事情是這樣的：儘管房東的押租要得凶，敵不過房客欠行租的本領，押租最高額大概和月租是十與一之比，假使房客三年兩載不付租，觸霉頭的仍是房東。

有人罵我胡說，房東不是活死人，難道在這三年兩載內不能向房客討房租？房客不付房租，難道房東不會請求公安局攆他出去？房東是壓迫者，而房客則是被壓迫者，世界沒翻底，難道房東怕房客？

表面看起來，這些話是對的，實際却大謬不然：假使房客是一個三光碼子——當光、吃光、用光——或者是無賴，儘管房東有天大本領也施展不得。強討惡索是不成功的，這樣的房客除開一條命以外，什麼都沒有。你向公安局告狀，那再好沒有，他正愁沒飯吃，關在牢裏至少分潤些囚糧，反正不是殺人放火的大罪；何況公安局向房東討取房捐雖凶，對於沒關緊要的東個糾葛除非原告人是特殊階級外大概不會受理的，往往備一角公文轉到法院去。

到法院，手續就麻煩了：初審、二審、三審。被告不到，延期開庭。即令缺席裁判，還有上訴的機會。打官司打到三年兩載，房客當然又可以拖欠月租至三年兩載，吃虧的不是房東是誰？

爲了這緣故，我們常常看見許多聰明的房東向房客提出直接交涉，有的時候情願自認晦氣，除開欠租一筆勾消以外還要倒貼一筆搬家費，好好兒打發窮鬼出門。尤其是房屋遇到典賣成功的時候，房客又有千篇一律的「霸莊」習慣（就是不肯出屋的意思），同時受主人口聲聲要清莊（清莊就是空屋），不是清莊不繳價，房東遇到了這個難題目祇有多給搬家費一個方法，而刁頑的房客們常常掉轉頭來和房東爭多論少。

警察上門收房捐是毫不通融的，一次、二次、三次，不繳房捐，立刻睜開了銅鈴大眼，公事公辦，帶局訊

問。凡是做了房東的人誰願關在牢房裏白吃囚糧祇好忍痛繳出，不管房租收得到收不到。

這樣看起來，誰願意做房東？誰肯置房產？但是房主也有房主的自衛辦法，這辦法就是「下瓦」。何謂下瓦？說起來很可笑——就是以修理屋漏爲名，把屋頂上的瓦一片片取了下來，不再放上去，於是這屋子成了露天電影場，再也不能住下去了。不過有些惡房客把守大門，不准泥水匠走進房子裏去，因此又發生清晨大早偷下瓦的事件。

我有一位熟人在長沙東茅巷足足住了二十一年，除進屋時繳納押租一次，從不曾付過分文房租。一個月房租以五十元計算，欠上一萬二千六百元，這數目比這所房屋的價格超過許多。他有包車，有健僕四名，他的整個兒排場是很闊綽的。我問他：「你爲什麼欠上這許多房租？你不能取消包車、辭歇僕人、省下費用來按期繳租？」

他瞪着眼睛了我一下，他的答覆大出我意料之外：

「我每個月收入僅够一家人柴米油鹽之用，不能再多一點兒。假使我按期付租，我就不能吃飯！我老早就想打發車夫和僕人走路，正如你所告訴我的；但是——他們都是我的債主，他們天天監視我，等候我。我欠了他們好幾年的工錢，他們天天盼望我一旦發了財或者中了彩票償清他們的積欠。」

「假使你一輩子不發財不中彩票呢？」
「他們也跟着我一輩子。」

我敢發誓，我這位熟人並不是存心想在牢房裏分潤囚糧的。他最後離了那所房屋就因為忍受了

二十一年氣惱的賢房東終於忍受不住了，在一個不使人留意的早晨悄悄地派幾名泥水匠把屋頂拆去了一大半，我的熟人和一家人在曉風似剪之下從被窩中掙開了「無窮」的倦眼，他們還當大風捲去了屋頂，——後來知道一切，祇有遷地為良之一法。

我又有一位熟人，不是房東也不是房客，是一個自耕農。（這是借用的名稱，他自己住着自己的房

屋。）後來他窮得把自己的房屋賣去了，收了受主的錢，一時沒有相當的房屋可搬，也在一個不使人留意的早晨，他從睡夢中驟睹天日。他知道有人在闖下瓦的把戲，不過他自己是房主又是賣主，他不會霸莊，這套把戲是誰捉弄的呢？後來他曉得是受主捉弄的，他怒極了，跑到受主家裏大鬧一場，受主神色自若的說，「別忙，你瞧瞧我的屋頂，不是很通空氣的嗎？這所房屋是我自己的產業，我因為買進府上的房產，所以把自己的這所房產賣出了。你不搬，我也不能搬。在今天還沒亮的時候，我發覺我的屋頂上有人走路，當初疑心是賊，後來纔知道是受主派來下瓦的泥水匠。泥水匠完成了他的工作以後，於是我叫

了他下來，再勞動他一次，請他到你的府上也就是將來的我的府上同樣的再來這一套玩意兒。假使你在怨恨我，你不如怨恨我的受主比較合理些。」

水

長沙之水 長沙苦力有一條最特別的出路，不花多大本錢，只消買得起兩個水桶，憑着渾身氣力，在碧波湯漾的湘江挑上一擔水，就可以大做其『賣河水』的生意了。長沙人常聽得『賣河水』的呼聲，原來長沙尚無自來水設備，市民飲料大部取給於湘江，小部取給於城南白沙井及城北彭家井。除了賣河水的外，還有賣這兩口井的水的。

彭家井的水與河水代價大概不分高低，但白沙井的水却是中產以上的珍貴飲料。假使主人以白沙井水泡茶餉客，必鄭重聲明道：『你嘗嘗，這是沙水。』沙水味甜而適口，其實就是泉水。

二十年以前，河水及彭家井的水每擔只售銅元一枚，沙水却貴一倍。後因銅元貶值及生活程度逐漸提高的緣故，河水賣二百文一擔，沙水照例加倍。長沙用雙銅元，國幣一元換錢六千文，二百文一擔實際只有三分多錢，每天賣水以四擔計，所得還不過一角幾分。大概挑河水是普通苦力的一種副業，做完了正業抽點工夫賺外快，否則單靠角把錢那够維持生活？

外省人看了這段記載都會提出二個疑問：第一，沙水價貴，挑水的都去賣沙水好了，何以還有賣河

水的第二，汲取飲料是廚子的責任，何以廚子不管而向外人買水？現在讓我來解釋一下。湘江繞長沙城成一弧形而過，經過南門、小西門、大西門、草廟門、以達北門，（除小吳門、瀏陽門。）挑河水到處可挑，白沙井則只有一口井，井口只能容一人汲取。以長沙三十萬人口計，倘人人以沙水爲飲料，時間上供不應求。每當天色破曉，井旁圍着一大羣挑水夫，他們都是精壯如牛的大漢，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往往放着水不挑，大家動起武來，用挑水扁擔打得落花流水。假使你是挑水夫而又是愛重和平的，也許從早等到晚輪不着汲水的機會。白沙井永沒有泛溢或枯竭的一日，老是那樣深淺，取之不見其少，不取不見其多。因爲汲水有先後而爭端永無解決之望，便有投機者在井旁蓋上一所茅屋，門前安置着幾口其大無比的水缸，每於夜深人靜之時，從井中自由自在的汲水，把水缸裝得滿滿的，第二天早上自有「時間經濟」的挑水夫登門求教，當初每擔水的讓與代價是銅元一枚，後來沙水賣到四百文一擔，他便拿出二房東面目，實行對折主義。現在井旁已成立了一條人烟稠密的白沙街了，爭水的怪劇總算很少發現，而七十二行之外又出了一個新行。

有些慳吝的東家不肯出錢買飲水，他的廚子馬上會提出辭表，理由是『事繁責重，力不從心。』不用說，你得好好安慰他，收回成命纔是。長沙廚子只以汲取用水爲其義不容辭的職責，用水出自普通水

井，大概中產以上之家每家都有一口，中產以下則以附近公井爲用水的來源。長沙是多井之邦，警察局除編製門牌外，對於有私井的住戶在門首特標一個『井』字，以備發生火警時之用。

中產以下（當然不是無產階級）有用女工兼司炊爨的，但女工對於汲取水便成了一件嚴重問題。東家爲解除困難起見，往往向隔壁大司務訂下『包水』的條件，隔壁大司務儘可當做公開的外快，主人不能瞪眼。假使主人瞪眼的話，大司務可以向他說：『幾塊錢一個月，你能養得活我一家數口？』主人再瞪眼，他不妨提出辭表。

夏天揮汗挑水是挑水夫一年中最苦時期，同時消費量增加也是他們的黃金時代。那時我們可以看見他們的許多動作：肩頭壓得重，渾身淌着汗，一面挑水賣，一面自己喝。水喝得愈多，汗也淌得愈多。自己挑水自己喝却還不打緊，街頭巷尾有一種偷水的小鬼，悄悄提個瓢兒偷去一瓢水。你一瓢來我一瓢，水量看看減少，這擔水包管賣不出去。你如果停着脚步向他理論時，一來他像一隻矯捷的猴猴，來無蹤而去無影，二來縱然捉得猴兒到手，覆水不能再收，不怕打來不怕罵，猴兒還是一隻新鮮活跳的猴兒。

阿比西尼亞之水 『水』這樣東西是神妙莫測的：有時嫌其太多，有時却又嫌其太少。太多了會殺人，太少了又何嘗不可以殺人？例如阿比西尼亞的『水』不是太多便是太少：四月以後的雨季節，傾

盆大雨無休無歇，平地水深數丈，交通爲之斷絕；而雨季既過，在炎熱荒漠中滴水俱無，使人枯渴欲死。上次意軍在阿作戰，供給兵士飲料也成了運輸上一件重大問題。再則阿國西北部查拉湖爲非洲利源所在，帝國主義者侵阿之一幕是以垂涎水利及爭奪紅海地中海霸權爲最大動機，然則阿國之亡，謂爲亡於水也可，然則查拉湖之水謂爲禍水也可。

漢口的水 漢口號稱我國芝加哥。自民國二十年大水以後，每逢春夏之交，市民在久雨不霽中無不仰天長嘆。江漢關水標如達五十二呎，大家都不禁皺着眉頭說道：『龍王爺也許今年又要逛逛熱鬧的市區了。』每年這時候，常有『防水督辦』這類的特別機關出現。

漢口自來水由商辦既濟水電公司承辦。我住在漢口的時候看見若干住戶，白晝不息電燈，自來水不關龍頭，像一道瀑布整天整夜地流，流成一道小溪流，當初頗不解其中用意，後來發現他們的大門上貼有『某某軍官住宅』的紙條，紙條上蓋着一顆豆腐大關防。有人告訴我，武漢軍界照例是不付水電費的。既不付費，所以燈頭上用不着裝開關，水管上用不着裝龍頭。這些住戶不一定都是軍官，祇要和軍官沾親帶故，極易取得一道靈符。

南京之水 南京未建都以前亦無自來水，市民飲料形成兩個階級：紳富階級喝江水，用小火車裝

到城裏來；平民則以井水爲飲料。後來雖有自來水，但距管線太遠的地方裝價太貴，不是普通市民所能擔負得起的，城內各要道設有自來水分售處，但大部份無產階級仍以井水爲飲料。

長沙是多『井』之邦，南京却是個水塘最多的地點。建都後，新式建築物如雨後春筍，大部份水塘被填成地基。此外南京有名的秦淮河是藏垢納污的河流，所以南京『水』的問題至今還很成問題。

中國人力車夫

在中國，除開電車是極少數大都市所具備，汽車是極少數特殊階級所享用者之外，人力車差不多還是各都市主要的交通工具。人力車夫的勞力往往超過普通工人。從前拉車幾乎是失業工人的唯一出路，沒飯吃沒事做學學拉車，把氣力換飯吃，這種本事是極易學會的；可是到現在，世界不景氣漸漸影響到這行買賣，拉車人越多，坐車人越少，看看已不成其爲出路了。爲什麼坐車人越弄越少呢？事實告訴我們：坐車人大半爲中產階級，從前不在乎幾個幾十個銅板，現在這幾個幾十個銅板要留爲養命之資，走走路不要緊，坐車不是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不但如此，我在湘鄂一帶曾與幾位油鹽店老板談天，他們嘆着氣說，「這年頭，生意真做不得。」我笑着說，「你們怕莫是做一行怨一行吧？別的生意做不得，油鹽柴米是人生必需品，中國窮雖窮，人口却不曾減少，油鹽店沒生意不是大江裏沒了水嗎？」不料他們苦着臉說，「事非經過不知難，你何曾知道我們的苦處？比方說從前每天吃兩斤油的家庭，現在窮得改吃一斤油了，我們的生意不是打了一個對折了嗎？」根據這段理論，才知道我國確到了民窮財盡的嚴重關頭，必需品尙可減少其消耗量，何況坐車之不見得「必需」。

人力車夫的討價各碼頭極不一致，從前北平最便宜：第一，平市用大銅元，用大銅元的地方物價比較廉，車資也隨之而廉。比方說一塊錢換六千，一毛錢換六百，車資是不論洋碼的（但長江下游不在此例），無論多遠地方，車資要人家出好幾百文總不算少，但以洋價折合，幾分錢就有好幾百文了。第二，北平自電車通行後，城圈雖大，人力車幾被電車打倒。第三，國都南遷，北平市面蕭條，中產階級因之減少。第四，北平苦力太多，人力車停在一處，好容易發現一個顧客，甲討價六百，乙狂喊五百，丙站在老遠地說四百也成。你不拉別人搶先拉，想要發現第二個顧客，顧客未到而空車又源源而來。即令發現了第二個顧客，反正還是「捷足者先得」那麼一回事，這情形大概去過北平的人們都明白。至於南方的人力車車資恐怕以漢口爲最廉吧？漢口也是用大銅元的地方，雖無電車，從前却有公共汽車。公共汽車是人力車夫的大敵，自公共汽車通行後，人力車夫把車資減到與公共汽車車資相等，後來公共汽車因虧本而停業，人力車却依然抬不起頭。試在漢口大街上走，空車比實車多，而且我們步行時最感麻煩的一件問題無過於沿途遇有空車問你「要不要」，甚至信口瞎猜你的目的地，「跑馬場？」「怡園去，還是到東洋租界？」假使你不睬，未免太搭資本家的架子了吧，要睬又不勝其睬，除非灌張留聲片帶在身邊走，盡說「不要」兩字，或者來得便當點。

我常常向朋友發着無端的感慨，「外國人每喜步行，他們直着頸額挺着胸脯走路，當做一種運動，中國人也喜步行，不過彎着腰喘着氣走路，爲的是省錢。」我又說了幾句似笑話非笑話的笑話，「我們儘管提倡布衣救國，切不可提倡步行救國。」

在上海，我少有和人力車接近的機會，但我覺得上海交通工具雖甚完備，因人口太多，人力車還是有着生存的價值，而且上海的過路客最多，他們往往把人力車夫當識途之馬。車夫討價雖比北平漢口爲貴，比較尙算適中。從前車資最貴的地方是南京。我在南京有不得和人力車講交情的理由：一則南京太遼闊，若把步行當運動，一天運動不了許多；二則南京公共汽車無隙可乘。但是車夫討價太高，每天預備一元車資是不够分配的。中產階級於衣食住之外再加「行」的負擔，也覺喘不過氣來。

人力車最不便利的地方莫如安慶：安慶道路不平，許多地方有石級，客人要跳下車來才能通過。南昌人力車夫有一特性，如遇外路人或武裝同志時討價非常高。車夫對外路人的「不平等待遇」各碼頭如出一轍，對武裝同志則不然：我跑過若干碼頭，往往見武裝同志跳上車用手一指，並不討價還價，既達目的地，胡亂給幾個銅子，車夫不敢多說半句話，所以車夫寧放空不願向武裝同志兜生意；惟有南昌因軍事委員長坐鎮其間，武裝同志不比普通老百姓高一級。

人力車夫之最舒服的莫如長沙。長沙車資和漢口差不多，有時更便宜點，然而各碼頭是車夫趨承顧客，惟有長沙車夫掉轉頭來要顧客趨承他們。顧客找到一輛空車，報過地名，向他問價，十個車夫有九個坐在踏脚板上并不起而答話。他們雖以拉車爲生，但拉不拉好像滿不在乎。其次，在長沙雇車還得留心一件事：假使你往南，遇着朝北走的空車你切莫向他招呼，你向他招呼時他大半不理睬，至多只說「我不拉生意，要回家吃飯去。」我們得明白，湖南是產米之區，所以湖南人對吃飯看得十分認真，而且湖南人混飯吃比較容易。

若把各碼頭的人力車夫的共同之點指出一件，前述車夫爭奪顧客的事現在差不多成了普遍風氣了，往往爭之不已，情願大家拉不成。從車夫內鬨也可以想到中國內爭的由來。

記憶力與創造力

從理論上說起來，在學校裏常得獎品的優秀學生必定是前程無量的，而腦筋遲鈍的小孩子，將來不容易有出息；但事實告訴我們，這種觀察往往發生錯誤。

有很多證據使我們知道，在學校裏成績並不優秀的學生將來不一定是一個無能力的人物，掉過頭來說，「小時了了，大未必佳。」這許多證據在文學、科學、軍事、政治、神學上隨意都可以搜集下來：比方哥爾德司密司是十八世紀散文詩家、和戲曲家，但是他在學校時並沒有出色的地方。司各德是歐洲不可一世的大文豪，有一位著作家批評說，「他少年時生得很笨，笨得和白癡沒有多大區別。」十九世紀大文豪魯司金也說，「在歐洲智識界，司各德是最偉大而高不可攀的思想家，除開沙士比亞以外；但他在愛丁堡大學讀書時，大學教授罵他是天字第一號蠢東西。」

還有克那克，他的父親罵他是一個蠢得可憐的蠢人。還有朋司、歐利丹、傑耳末絲都是後來享大名而在初期完全是蠢孩子。

再講一位很有名望的人——克萊武，英國征服印度的大英雄，從前在東印度公司充當一名起碼

書記。他在最早的時期完全是個蹉跎小孩子，在家裏不能做事，祇好到印度混飯吃。混來混去，居然做到了軍官，到了後來，竟變成英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政治家而兼大軍事家，豈不奇怪！

滑鐵盧一戰把歐洲怪傑拿破侖打得落花流水的惠靈吞，小的時候並不聰明。再講到他的對手拿破侖是一位震古鑠今的人物，年輕時笨得很可發笑。這兩位英雄堪算一時瑜亮，孩童時同樣不受家庭的重視。

此外有兩位美國總統，我們也不妨搬過來作為一種考據：一位是傑克遜，童年時是個遲鈍的孩子；一個是格蘭特，做了兩任總統，是一位大軍事家，美洲南北戰爭時出過大風頭，然而年少時是一個性質愚蠢而且多愁善病的孩子。

遲鈍的小孩子到了壯年一變而為發揚踔厲的人物，這裏頭有什麼理由呢？我們要得這問題的答案，先把人類的能力分為兩項：一是吸取智識而同時又能保留智識的能力，這是記憶力；另一是腦筋中的創造力，這就是推解力這兩項力。量當然第二項更屬重要，但在少年時第一項最易顯露，因為少年時用不着也看不出推解力的強弱，祇拿記憶力的強弱來判斷智愚不肖。

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在參加某大學舉行畢業典禮時有一段演說，他說要做一個高尚的學者，不單

是把學問硬塞在腦子裏去，同時也要從腦子裏搬出一點東西來。

威爾遜又有一次在舉行秋季始業的學校中演說，「我纔跨進學校大門的時候，常常存着一種思想，學校裏爲什麼要擺下許多課程呢？這許多課程中有一部份是於自己毫無利益的，徒然耗費了光陰和腦力。後來我纔發覺這許多課程不一定對於我自身發生直接作用也不一定刻板的記在心頭，這是一種訓練腦筋的必經階段。」這幾句話有一個很好的證明：比方學文學的學生爲什麼要學於他後來毫無恩惠的數學呢？這就是因爲數學的功用，很可以養成推解力。

中國人記憶力極強，而推解力則很薄弱，所以中國的聰明小孩子極多，聰明的成年人很少。在外國學校裏，中國留學生往往一學就會，外國學生拼死命下苦功還是莫明其所以然，常常請求中國留學生解答他們的難題；但是，出了校門後，外國學生在他們的社會和國家裏做出轟轟烈烈的事業，中國留學生回國後祇懂得升官享樂。有人說，這是被中國舊社會的環境所同化了；可是留學生是預備回國來改造環境的，反向惡劣的環境豎了降旗，那成什麼話！

我們從這裏得到一個結論：以個人而論，中國人比外國人聰明；以整個的國家而論，外國都是一些刁鑽古怪的國家，中國就笨多了。

從大體上看起來，中國人的記憶力確比外國人強。在從前，一般初級蒙童要從「人之初」「學而時習之」一直背完四書五經爲止，這一種背誦如流的本領，外國人看了要咋舌。這些蒙童並不懂得書本上的意義，在獼猴王（館師）板子敲撲之下，把大部艱澀高深的文句勉強塞進腦子裏去；到了成人的時候又要記辭典背詩詞讀六朝文選，腦筋中所吸收稀奇古怪的東西真是駭人聽聞。我們推論中國人記憶力特強的原因，大概不外乎幾千年來在記憶力上用了一番死工夫，所以發展爲有力的遺傳性。而天下事往往此長彼消，記憶力既然伸張，推解力就退化了。進一步說，一個人的腦力差不多和物質一樣，有固定成分；在沒有發育以前消耗太多，將來不到衰老年齡往往就燈盡油乾。比方年輕時視覺敏捷的人到老年往往要架上一副老光眼鏡，年輕時記憶力特強的人到老年往往精神恍惚，正和一個人的體力少壯時斷喪過度，到老年往往衰頹不堪是一樣的道理。

還有一個很好的證明，是證明中國人祇注重記憶力而不注重推解力的：中國人做事提倡守成而不提倡創造，提倡因襲而不以改革見長，所以中國的一切除開學得歐西皮毛的衣食起居以外，精神上完全爲頑固的守舊勢力所把持。我們要知道讀書的目的，需要辨是非需要針對現實而發生有力的判斷，假使前代的賢相明君不合當前需要，不必去盲目的崇拜他而把自己造成一個時代的落伍者。

講到考試方法，中國的考試方法也有急於改革之必要。外國人的考試往往出六個題目任你選答三個，或者出十個題目任你選答六個，中國雖有些地方仿照了這個辦法，但大多數仍舊是出五個題目非把五個答完不算全卷。其實呢，讀一部書祇要抓住這部書的整個觀念，有幾個題目大體上包括整個觀念就得了，何必以一字一句毫不遺忘爲上選？尤其是題目出在書中隱僻的地方更不合法，這更是獎勵學生們的投機心和倚靠命運的觀念，不是試驗他們的學力。

中國歷史上提倡記憶力的地方特別的多，現在舉一個例：清朝的瞿鴻禨是一個極庸碌的大官，他極得慈禧太后的寵信，因爲他把歷年來的案牘記得牢牢地，有問必答，慈禧把他當做一個掌故專家。民國成立以後，有許多衙門裏的職員地位之穩固並不是得着官吏法的保障，無非因爲他們熟悉檔案而已。我以爲這種人當然也是不可少的，不過他們算不得重要的材料，有了設備完全的圖書館，用不着造成一座活圖書館——書獃子。

老太爺和少爺

從前有一段笑話，述說一位善人壽終正寢後，閻王大大的獎勵他一番，最後說，「現在將把你發往陽世投胎，但你願意投到一個怎樣的人家和你心目所期待的來世的地位，說出來我都依你。」

「我願投到一人家，我的老子做大官，我的兒子發大財，我呢，一輩子不做老爺，小的時候做少爺，大的時候做老太爺。」

「世間若有此種人，你做閻王我做你。」閻王吐出舌頭。

前半世靠爺，後半世靠兒，本是人類普遍的願望，因老爺是要奮鬥的，要有創造的，老太爺和少爺是不勞而獲不耕而食的，祇要有福可享，誰希罕做「老爺」？

孫總理說過，我國四萬萬人都是皇帝。區區敢說我們四萬萬人都是四萬萬個老太爺和少爺，這是我們可以自傲的。各位老太爺少爺如不相信，讓我說明一下。

自機械發明後，人類幸福比先民超過不知若干倍，輪船、火車、飛機、電氣，以及工業上化學上成千成萬的機械都是高鼻子綠眼睛所發明的，而我們安然享受，可見得高鼻子綠眼睛就是我們的老太爺。不

但如此，這許多新利器我們多數至今還沒有製造力，還要由外國一樣一樣的運來，他們不但發明了給我們享用，還要製造了現成東西給我們享用，甚而至於使用的時候還要靠着他們，（如洋技師、洋工程師之類）可見得他們又是我們的兒子。

此外還有外國綢緞嗶嘰、大菜、洋點心、雀可力糖、洋房、洋浴室、洋馬桶等等（或許還有洋太太）名目兒一時說不盡，一言以蔽之曰，「衣、食、住、行，皆洋老爺所以養我中國老太爺口體者也！吾人何幸而生爲中國之人？更何幸而生爲今日之中國人？」

人類迷信的由來

世界上不論優秀民族或愚頑民族，都免不了迷信習慣。考迷信之由來，大概有傳染及遺傳兩個動機：例如星相之學由中國流入歐美一帶，佛教流入中國，歐人避忌『十三』之數同樣在中國成爲通常習慣，足見人類各種不同的迷信是隨着東西文化溝通的機會而攪在一起的。此外，神鬼妖異之說由祖先一代一代的流傳下來，所以人類從呱呱墜地時起即帶有迷信的遺傳性，而在孩提時受了父母及年長者講述神話的薰陶，更使兒童腦府中浮着一道陰影，成年時不易改變過來。

迷信心理之分晰不外『恐怖』與『希望』二者。上古時代人類與艱苦環境相搏鬥，有深山大澤之險阻，洪水猛獸之侵襲而對天文地質之學一無所知；陰晴寒暑之變化，日月霜露風雲雷雨之離奇莫測，在在都認爲含有絕對的神祕性。他們在恐怖中生存着，一切非人力所能抵抗，所以一切委之於神。我國黃河及淮水流域每值盛漲季節，沿岸人民常常供奉一條花蛇兒，指爲『金龍四大王』的化身。從前非洲尼羅河畔埃及人之膜拜河神以及北歐流傳的霜雪之神，無疑地都是起於恐怖的心理。到現在，人類每逢災難臨頭還有『呼天』或『求神默佑』的自然習慣。

迷信從『希望』中發生出來是個怪有意思的問題。我們都知道，大多數善男信女其目的不在潛修梵行，却是出於發財、治病、養兒、抱孫的動機。每看到神殿裏『有求必應』的匾額，我們不由得暗暗好笑。揭穿來說，人類有所求於神而以香燭祭品爲媚神之具，神接受了這批禮物便不借降以百祥，那麼簡直是『貪』神『污』佛，那能當得『聰明正直』四個字呢？大概這類的善男信女想以最少的代價博得最大的神惠，倘把這筆媚神的消耗用之於辦工廠興學校，或許可獲得善報吧？

上面說過，人類迷信的根底是由於孩提時受了神話的影響，而迷信之發展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大概東方人都有清談的習慣，而清談資料往往涉及神怪，說得活靈活現，以炫其見聞之廣。假使第一人說親耳聽過啾啾鬼聲，那麼第二人必說他是親眼見過活鬼現形的。他們只顧談得很起勁，一個不肯弱似一個，而一般洗耳恭聽者把他們所談的資料再加烘托，一人傳十，十人傳百，人類都是具有盲從性的，所以『自欺欺人』之談往往變成了民間有力的掌故。還有一種人臨死時口中發出可怖的囈語，身子不住的戰慄，好像受羣鬼之糾纏，於是冤魂索命之說得一證明。但我們稍假思索便知道這是附會得極可發笑的一個人得着重病，熱度極高，陷於昏迷狀態，而平日所恐怖的陰影一時奔湊於腦際，自然會有這種情態。

我常常向朋友說，世界上有三種事業是有一半把握的：第一是投機生意，那一半是自殺，這一半是做富翁的把握；第二件是弔膀術，那一半能否取得對方同意自然很成問題，而這一半自己的同意是有絕對把握的；第三件是看相算命，不好便歹，不榮則辱，也有一半說中的把握。

星相家雖有一半的把握，他們還得拿點真憑實據來才可以博得人們的信仰，但憑據不是荷包裏信手可以掏出的，而詐術因之發生。試一舉例：美國女相士亞丹姆向一個飯店老闆說，『你的大禍快臨頭！』接著便是飯店起火，老闆驚為神人，逢人爲之游揚，安知這位老闆不是和女相士唱雙簧戲，而縱火以神其說？後來亞丹姆嫁了個男相士，九年以後，丈夫斷定她二十二分鐘以內必死，她果然在時辰內蹣了辮子，安知不是她的丈夫殺妻以售其技？

迷信習慣雖爲各民族所共有，可是在科學落後國難嚴重的我國却有努力破除之必要：歷史上的黃巾、赤眉、及拳匪、教匪即因迷信而起，召國家危亡之巨禍；而民族智力之濡滯不前、『靠天吃飯』的惰性、遇事不掙扎、無勇氣、苟且偷安、得過且過、雖不能一一委爲迷信之咎，進行破除迷信的工作至少可以矯正一部份吧。

三個美國人

我有三個朋友都得過美國人的幫助，雖然幫助的程度有大小輕重之別，但出發點都是一樣的。

第一位朋友姓胡，是二十年前苦思力學的好學生。他在某教會大學讀書的時候，很得教授們器許。他的家境常陷於窘迫，某一學期因經濟關係，時時露出極端憂鬱的臉色。一天搖鈴散課後，雷文司教授請他到私室談話，他一時摸不着頭腦，隨着工丁走進了這位向不接近的美國教授的私室。

「密司特胡，你有很難解決的心事，我從你的眼光中看出來。」雷文司站起身來，露出謙和而懇切的神態。

「沒有什麼。」胡君搖搖頭。

「這是靠不住的話吧？我看你身體上毫無病態，但精神上像是受了打擊，對不對？」

「沒有什麼。」

「你不要再說這一句了；據我看來，你的家庭裏在這一時期中大概很受經濟壓迫吧？」

「……………」

「對了，我的推測力是不會錯誤的。這是一件極平常的事情，我借給你一百塊錢，不論什麼時候歸還我，當你的經濟力較為充裕的時候。」

「……………」

「你莫以為借錢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何況祇有這區區百元之數？假使你覺得手續不妥，你寫一張借條，簽個字，這不是沒有問題了嗎？」

胡君的光景確有些過不下去，而且當着這外國教授之前，他有這樣的深切愛護，委實却不過他的厚意，因此寫了一張借條，簽了字，拿着百元借款退出雷文司的私室。

本來借條上沒有規定償還期間，但胡君常把這件事盤旋在腦府，總想早日償還；無如年復一年，胡君的家境絲毫未改善，常在不易維持現狀之下，因此胡君最怕見雷文司，往往繞一個大圈子以避雷文司所常走的路。

到了第六年，胡君得了相當職業，從每月收入下撙節了一筆款項，他無精打彩地再到母校拜訪那位多年尚未回國的雷文司老教授。

「哈囉！我們多年未見面了。」雷文司還是很熱烈地歡迎着他。

「是的，我很想常來見見你，但我有不能見你的苦衷。」胡君囁囁着說。

「那是爲了什麼呢？那是爲了什麼呢？」老教授有些茫然了。

「我今天纔有力量償還六年前你借給我的款子。」胡君從荷包裏掏出一捲鈔票來擺在檯子上。

「呵，就是爲了這緣故嗎？這簡直不成問題呀。」雷文司一面說一面點數。「這很奇怪了，我祇借給你一百元，你却還我二百元，是什麼意思？」

「那一百元是利息。」胡君吐着不自然的聲調。「依照我們中國的習慣，欠了六年的帳，其利息或許超過本錢一倍以上呢。」

「那是沒有的事，那是沒有的事。」老教授把皸白的頭髮幾乎搖動得飄散滿頭。

他倆互相爭讓，後來老教授執意不要利息，胡君祇好把多餘的一百元收回來，鞠了一個躬，帶着帽子走。

「慢着！」老教授說。「還有一張借據我要當在你的面前銷燬。」他從抽屜裏拿出六年前胡君所寫的那張借據來，擦了一根火柴燒成灰燼。這張借據六年前就放在那個抽屜裏，好像經過六年之久還未移動的一般。

雷文司常把這件事當着人誇贊中國人守信的美德。他說：「我起初幫助他的時候，絲毫沒有想到他會有還錢的日子；不料事隔六年之久，他老老實實地還給我，可見中國人是很有信用的，是一絲不苟的。」

但胡君還是怕見雷文司的面，還是往往繞一個大圈子以避雷文司所常走的路，他覺得事隔六年纔把借款還清，終算一件丟臉的事情。

另一位朋友，他在C埠某學堂畢業後還是個著名的窮光蛋，常在報上發表小品文字撈取三元五元的稿費。他和剃頭店老沒往來，頭髮和鬍鬚留得長長的，雖然他祇有二十來歲，可是看起來好像行年四十的小老頭兒。他穿了一套與賣毯子的白俄難民相彷彿的西裝，不論天晴、天雨、天冷、天熱總是那一套，皮鞋破爛得像老虎張大了的嘴。他說他這副形態是法國大詩人大文學家的裝束，因此我們也叫他「法國詩人」。

別了幾年不見，聽說這位法國詩人居然到巴黎留學去了。朋友們很詫異，不曉得他從那裏發得一筆洋財，後來纔打聽得他是借着勤工儉學的機會跑到巴黎做半工半讀的苦學生。

那時歐戰結束不久，法國壯丁缺乏，華貴的法國孀婦們常向中國苦學生隊中物色她們的愛侶。過

了兩三年的浪漫生活，詩人的身體本來不結實，法國太太發覺她的馴羊已變成了一隻瘦羊，漸漸地把他投入冰窖裏了。詩人一怒之下，決計離開巴黎，到美洲新大陸一吸新鮮自由的空氣。

初到美國時，住在一家公寓裏。他聽得朋友說，美國人對於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是不大瞧在眼裏的，娛樂場常常不許「東方人」，「有色人種」入內，至於住的問題更麻煩了：明明寫着招租條子，中國人跑進去租房子，他會搖頭不和你說話，你質問他，他會回答你，「我們從來不租給中國人住。」詩人知道了這些消息，很擔心找不到住處；後來讓他找到了一個很小的公寓，這所公寓裏的主人是——一位體重二百磅的女太太，還有一位跛足駝背的女兒。

女主人最令人害怕的是一雙射出凶光的眼睛：客人們到期不給房金，她陡然睜開了一雙杏眼，至少可使你嚇得魂不附體，詩人不禁打了個寒噤。

但是女主人的女兒却不和她母親一樣，總是拿一副笑迷迷的臉接待着詩人，服伺他，替他整理被褥，向他有一搭沒一搭地講些有趣的故事，常常跑到他的房間中久坐不去。他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後來的事情漸漸地惡化了一個很討厭的黃昏時候，女主人拿帳單走入詩人的房間。

「你今晚該付清這筆錢了！我的可愛的東方小孩子。」女主人臉上浮了笑容，這是她向客人索錢

時照例的第一次的表情。

「這個……請你原諒，過幾天我一總償還你吧。」詩人臉上顯出不自然的樣子。

「什麼話？」女主人陡然變了臉色。「你不是存心和我開玩笑吧？假使你的話是真的……」

「是真的怎樣？」

「給我滾蛋！」

「你不能多給我幾天限期！」

正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女主人的女兒一拐一拐地踱到房裏。

「媽，這位中國紳士是我的好朋友，請你多給他幾天限期吧。假使媽要擔保的話，我做他的擔保人。」

「哈哈，你這小寶貝。」女主人換上一副慈母的笑容。本來她祇有這麼一個女孩兒，無怪把她捧得夜明珠似的。「你這麼一說，你媽還好意思和他過不去？好了，你也用不着做他的擔保人了，還不如讓你媽來做他的擔保人吧。我還有別的事情，你和這位先生多談一會兒，我的小寶貝。」她一面說一面笑容滿面的走出去。

這次渡過難關，詩人未嘗不感激房主人女兒的厚意。但是日子過得真快，一轉眼又到了限期了，詩人怎樣的閃躲過去？不用說，詩人到處逢凶化吉，都是得了異國觀世音的解救；她暗中把私蓄接濟詩人，於是詩人不僅溫飽無虞，而且有錢進學校，有錢看電影。

漸漸地房主人也知道她女兒的用意，竟不干涉他們，儼然以未來的丈母娘自居，且以訓令式口吻命令她的未來的乘龍嬌客充當公寓裏的帳房先生。這一來，詩人不僅可以不出房飯金，而且可以公開的得些酬勞了。

當詩人學成歸國的時候，房主人墓木已拱，房主人的女兒也做了詩人的夫人了。

一九一二年，我的朋友沈君兄弟及吳君乘丹波丸到美國，他們準備投考加利福尼亞州卜技利大學。惆悵的長途旅行，雖然有時也感得海上風光值得欣賞，但在波濤洶湧的時候或在噩夢初醒客思如麻的時候，無聊的情緒是不易排遣的；幸虧舟中遇着一位美國露絲小姐，談得很對勁，解除不少寂寞。

露絲在福州教會學堂教了好幾年書，年齡約莫有三十左右。態度很溫靄，能說一口極流利的福州話，但不能說普通話。沈是江蘇人，覺得福州話比英語更難懂，祇好用英語作交談工具。她要求他教中國官話，同時，她也指點他美國風俗習慣作為交換條件。

據她說，她這次回國結婚，婚後仍回到福州教書。

船快到美國，忽然船上另一位美國女士患了天花症，全船的人都像劈頭打了焦雷；美國衛生當局對於入口輪船的檢疫工作是極不放鬆的，假使發現一個患有傳染病的旅客立刻禁止這條船入口，須在西雅圖附近維多利亞島停泊兩星期，查明全部旅客確無染疫嫌疑時再乘原船入口。這次丹波丸發現天花症，照例停泊在維多利亞島。

捱過了兩星期，丹波丸纔繼續向西雅圖進發。事情真不湊巧，丹波丸入口的日期正值七月四日——美國獨立紀念，移民局查驗員照例停止辦公，船上美國籍旅客當然是大搖大擺地回到故鄉，就是日本籍旅客也因日美有所謂紳士條約也可以大模大樣地跳上岸去不受移民局的檢驗，祇有中國旅客在未受檢驗前照例是不許登岸的；這因為美國禁止華工入口，必須查明入口華人的目的，同時查明華人身邊有無錢鈔；假使是沒有錢鈔而以求工為目的的，老實不客氣，給你個「原船回國」的處分。

船靠了岸，對於旅客脫卸責任，船上不是旅店，怎許你多住一天？同時移民局不辦公，關卡不放你過去，那時沈君等三人真有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痛苦。露絲小姐是可以大搖大擺登岸的，可是她不忍這三位舉目無親的異國朋友茫無歸宿之地，居然犧牲寶貴光陰代求移民局騰出地方安置這三位華友，

但是移民局的值日員說：「這可沒法子想，祇好請他們委屈一點，且睡在地板上一宵。」

「這怎樣好？他們都是中國很體面的學生，睡地板太不成話！」露絲小姐蹙着眉頭說。

「但是除開地板外，再也沒有可以安置他們的地方了。」

露絲小姐和他交涉好久，得不到滿意的答覆。後來掉轉頭來和船主交涉，請船主容許這三位旅客在船上住宿一宵，不料船主也一口拒絕了，露絲一再開導他，勸他通融一點，船主纔答應下來。

住的問題解決了後，露絲又覺得他們三人在船上悶極了，非得上岸散散步不可，這又不是移民局值日員所能允許的事。露絲真熱心，不惜舌敝唇焦，願以人格擔保三位中國學生不會一去不返。畢竟美國人的性格比較有價值，值日員居然放他們過去。這一天露絲拋下了她自己的事情，陪着沈君等遊了好一會兒，最後還送他們回到船上，纔放心獨自上岸去了。

當沈君等隨同露絲登岸的時候，無意中把房門鑰匙攜帶了去，侍役打掃房間，無法取得鑰匙；等到沈君等回船後，侍役向之無端地咆哮了一陣。弱國人民身處異國，氣破肚皮也是不中用的。

最可怪而又最可感的：第二天早上露絲小姐居然又跑到船上來，照料沈君等上火車往加州去。她向車中執事商得比較舒適的座位，直等到汽笛一聲，纔向沈君等揮巾告別。

鷄的悲哀

下爲母冶短博士所譯新寓言之一

我一天天長大，小時候的事情記不很真切了，祇模糊地記得剛從蛋殼跳出來時，一陣強烈陽光幾乎使我睜不開小眼睛來。但我喜悅這陽光，最怕寒風冷雨。我覺得大地的一切都可愛：綠油油的青草，紅的花朵，多鮮豔，多清潔。青草是我食物之一種，尤其草上附着許多不同種類的小蟲，比我小得多，我把牠們當葷菜吃。

那時我懷着滿腔奇異的心理，沒有悲哀，沒有芥蒂，跳跳叫叫是我日常工作。母親告訴我，大地一切物事都是我們的敵人，隨時可遇危險：天空上有大鵬鳥，常把我們當它的食物，如同我們把小蟲當食物一樣；鄰屋有可憎的大花貓和哈叭狗，雖不一定會吞噬我們，但居心是很叵測的；人類的汽車馬車常把我們碾成齏粉。我聽了母親的警告，嚇得常常躲在母親的大翅膀裏，母親往東也往東，母親往西也往西，她是我們唯一的保護者。母親發現鮮脆可口的東西如碎肉、細蟲、蚯蚓、嫩葉之類，她自己不吃，口裏囁囁地喚我們吃。每到可怕的夜晚，我們都安睡在母親的懷裏，又溫暖，又安全，慈母之愛是多麼偉大！

我們有弟兄姊妹七八個。母親展開了翅膀，假使有一個小兒女未受她的掩護，她會把翅膀展得更開，情願自己着涼，情願整夜不得安眠，決不放棄母親的責任。早起，我們吱吱地鬧着要出來，七八隻小腳兒在母親翅膀裏亂動，母親想多睡一會兒也不成，祇得又把我们引導出去。她的眼睛紅紅的，頂上的矮冠漸漸垂下來了，身體也一天瘦似一天，羽毛常褪落下來。她爲了兒女們之安全而消失青春之美，一天到晚做保衛兒女們的鬥士，和一切環境相搏擊，這種強毅精神那裏有？

兄弟姊妹們一同玩耍，一同覓食，一同睡眠，有時吵吵鬧鬧，有時叫叫跳跳，這種快樂的日子過得真快，我們一個個都漸漸長大起來了，而我們的快樂時期也漸漸消逝了。

我們的小主人是個頑皮可厭的孩子，常把我们當中的一抓去當做活動的玩具。最倒霉的是我，我披着全身的白羽毛，頂上還戴着鮮豔奪目的小紅冠，他似乎特別喜悅我，每當我跨進屋子的時候他會把房門關住來捉我。我們驚得亂飛亂走，有的飛到矮檯上，有的鬧着屋子團團轉，後來他畢竟把我捉得了。

他把我放在桌面上，撫摸我的羽毛，臉上浮着笑容。他自以爲對我極慈祥，撒米給我吃，我害怕不敢吃，渾身發抖，像害瘧疾一般。他按下我的頭頸，把我的嘴湊近米粒上，意思是一定叫我吃，我更害怕，而且

米粒太大不易下咽，因為我們每次吃米時是由母親把米粒啄碎了給我們吃的。我聽得母親在窗外格格怪叫之聲，知道母親因不能抵禦強暴失去其愛兒，而在奮怒地詈罵小主人了。

好容易小主人才把我放下來，我好像負了創傷，身上褪落了好些羽毛。

我們的主人是鷄販子。當我們長大了後，他把我們裝進一個鷄籠，挑出去沿途叫賣。東家買一隻，西家買一隻，把我們快樂的兄弟姊妹都拆散了。我剛出世的時候以為大地一切都是很可愛的，現在才知道從有生命的那天起就鑽進了萬惡世界，這世界強者欺負弱者，大者欺負小者，而作惡最甚的動物就是自命為萬物之靈的人類。

人類彼此間還有「法律」這樣東西。比方說，販賣人口是法律所不容許的，而販賣我們則是法律所不禁。我把人類恨入骨髓，不知會不會有這一天，鷄族一致團結起來打倒殘忍毒辣的人類。

我的可愛的母親被一家買去了，姊妹兄弟們也分散在許多不同的人家，後來我也落到一個生疏的地方。

新主人家裏喂養着十幾個我們的同類，中有一個大紅冠全身花色羽毛的男性，其餘都是女性。女性中有黃羽毛的我叫她黃姊，花羽毛的我叫她花姊，白羽毛的叫白妹。我開始加入它們這團體，最討厭那

個大紅冠全身花羽毛的男性，它炫耀着趕趕雄冠和彩色的羽毛，它有強健的體格，它是蹂躪女性的惡魔。當我未加入這團體前，它好像是衆香國裏的風流天子，也像一夫多妻制的權威丈夫。它第一次瞧見我，怕我分去它的權利，露出凶獍面目，怒髮衝冠，張啄舞爪來擊我；我很想和它鬥，但它的身軀比我高，力量比我大，自揣決無抵抗力，祇好垂頭喪氣地逃走。我因此回憶到慈愛的母親，親愛的兄弟姊妹，它們不曉得流落到什麼地方去了；同時我覺得這惡魔不僅不能和我同舟共濟，而且同類相殘，叫我又害怕又傷心。

幸而黃姊、花姊、和白妹這一羣女性都同情於我，她們害怕惡魔和我相等，尤其白妹害怕得最利害。這惡魔發現了新鮮食物也像母親叫喚兒女們一般囁嚅囁嚅的逗引着，它用假仁假義的手段以售其奸計，原來它騙得女性走近它的身邊，它立刻走幾步歪歪曲曲之路藉以發揮它的獸性。白妹稚齡弱質，好幾次我奮不顧身的救援她，惡魔拋開白妹，惡得很跑來追我，我雖吃點苦頭，爲白妹而犧牲是很情願的。

惡魔雖可惡，但也教會了我一件事：每當破曉時它引吭高歌，曲高和衆，我不由得也提高嗓子「喔嚶嚶」的叫了幾聲。我的聲音開始低啞而不成調，後來漸漸純熟，自覺其聲甚壯。

不久，在一個悲慘的下午，——卽人類所謂「中元節」，我們那個可厭的惡魔做了血淋淋的刀下鬼。我走過廚房外，看見凶惡的廚子一手提刀，一手握着惡魔的喉管割下去，鮮血汨汨地流出來，那惡魔祇把兩條腿亂蹬了一會，它就嚙了氣。我發現這幕慘殺悲劇，嚇得魂飛魄散。我雖然憎惡這魔鬼，但這時受了種族同情心的驅使，爲這可憐的犧牲者不知淌了多少眼淚。我想，人類豢養我們原是不懷好意的，他們是在以我們血肉之軀供其一嚼。我因此聯想到世界上沒一個不索酬而施惠的慈善家，同時弱者希望在別人手下吃一口安閒自在的飯那是在做夢，或許比做夢更危險。

過了幾天，我忘了這件事，而且繼承了衆香國風流天子的地位。我知道我們的生命很有限，難逃人類之宰割，所以活一天算一天，靜待死神的蒞臨。

語言問題

旅居我國的外僑常說，『中國語言太複雜了，同樣用漢字區域，甲省與乙省的方言相差太遠，要學會中國各省的方言，比學會全歐洲的語言還要吃力。』

語言是人類藝術之一種。統一國語運動現已成我國當前的一個重要問題。有些學者們認為中國一切都有改革之必要，而開始一件事應從中國語言之歐化入手。他們主張改用拼音文字，如『美麗的』寫作 *Meikid*，『好好的』寫作 *Haohaot* 之類。但最近有一位日本議員在議場發言，以日本用漢字為該國之恥，主張創造日本獨有的文字。還有北歐幾個國家都在進行着『創造國語』及『推行國語』的運動，和我國一部份學者們的心理恰恰相反。

我國北平話老早就稱為「官腔」，而現在更被推為標準「國語」了。女士們則以「吳儂軟語」為貴。上海是五方聚處的地方，上海話經過多種方言的融匯，所以上海人自誇為「第二種國語」，可是離滬較遠的省區還是不甚了解。上海話有許多含混不明之處，如「湖、河」、「吳、胡」等類的字音都沒有顯著的區別，常常會有人把「湖南」當做「河南」，把「胡漢民」當做「何海鳴」，所以上海話至

多只算東南數省的普通話。

江北話是常見輕於社會的，但是江北話並無特殊劣點，這或者由於上海苦力大部份爲江北人，所以他們的語言同樣不受重視吧。我認爲廣東話比江北話難懂，兩個廣東人碰頭，各人發出濁重的鼻音，使人莫明其妙，可是廣東話在上海很普遍，而且引爲高尚語言之一，這大概因爲廣東人在政治及經濟上都處於優越的地位吧？

我有一個友人擔任中山大學的教授，他說的一口漢壽的土話。當他請假過滬的時候，我跑去問他：『廣東學生怎能懂得你的土話？』他笑得格格地說：『你莫看不起我的土話，他們還當做內地的官話呢。廣東人是進取民族，遠如海外僑胞不必說，即在內地各省亦多有廣東人的事業。廣東學生爲異日向外發展起見都想老早的學會內地的官話，所以他們很歡迎我的土話。我在廣東無形中擔任兩重教授，除正課以外，附帶地給他們學習國語的機會。』我想這位大學教授平日是不會扯誑的，將來他的高足們學會一口漢壽的官話，豈非趣絕人寰？

有一次，我在輪船上聽得鄰艙一個小孩子不住的把同艙一位老頭兒喚做『狗狗』，小孩子喚一聲，老頭子答一聲，我想這位長者怎會自己承認做『老狗？』後來才知是喚『舅舅』，廣東人『舅舅』

和「狗狗」的字音是沒有多大區別的。我想廣東人很聰明很能幹，只有學方言的本領不高明。我有許多廣東朋友學得一口官話，可是濁重的鼻音總不免，一聽而知其爲南國同胞。不錯，聰明人不一定會學方言，英國人也不會說外國話。法國人更把學習外國話當做一件了不得的苦差。

統一國語運動確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問題。大概人人都是喜用本地話的；譬如兩個會說官話的廣東人相遇，他們決不用官話而用濁重鼻音的廣東話。我們很相信，同鄉在異地保持着親密關係以語言的媒介力爲多，省外遇着同鄉國外遇着同胞很容易發生濃厚的情感，這種現象與其說地域的界限，毋甯認爲語言的吸引力。大概人類都有一種守舊的特性，語言亦是一樣。縱有精通各地語言的人，他們運用別處語言終不及運用自己的土話之靈活。不錯，常有兩個中國人用英語爲交談工具，但我終以爲他們並非感覺英語興趣而然，他們不外兩個動機：（一）本國方言不同，彼此不能了解，反不如用英語之直截了當。（二）練習外國話。如果不是這兩個動機，那麼他們必是提倡全盤歐化的朋友。

語言問題往往變成了國際政治糾紛的因素：希特勒的大日耳曼主義要把全世界說德國話的民族團結起來。假使他是說到做得到的，那麼除開中歐不計外，遠如南北美及蘇俄伏爾加河流域都有德國人，難道德國還抱有第二次征服全世界的野心嗎？

帝國主義者對弱小民族的文化侵略是與軍事及經濟侵略同時並進的：意國在巴爾幹半島訓練意國的語言文字，同時在該國東海岸『巴利』建立一所無線電台，可向希臘播音德國播音可及於捷克西部。日本在高麗及滿洲一帶教授日語，正是同一作用。

語言相同頗利於民族情感之融合。英美同為英語國，她們雖有着經濟的矛盾性，但遲早必能合作。阿比西尼亞之亡雖亡於科學戰爭，但其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是內部不團結。阿國內部有好幾十種不同的語言，政府命令要譯成多種文字才能發布下去，這種國家，散漫而無組織，那能生存於現代國際之林？

各種民族都有愛護自己的語言之特性。俄國自革命後，亡命歐洲的白俄在法國及捷克創辦俄文學校及俄文報紙，（上海亦有俄文報）法捷兩國過去為保存俄國舊文化起見曾予以經濟補助。又如土耳其國立大學聘用德國籍的猶太教授時首先約法三章，吩咐他們努力學習土國語言，三年後應以上話授課，否則解除其職務。

語言技術之巧拙於個人事業之成就與否亦極有關係。美國總統羅斯福是一個極有演說天才的大人物。大凡歐美的大政治家，多半都是大演說家，以演說抓住選民心理，所以口才笨拙的政客不啻少了一件有力的武器。

美國人的享樂主義

享樂是人類共同目的，大之爲國家奮鬥，爲社會奮鬥，小之爲個人奮鬥，無非欲由奮鬥中達享樂目的。從個人方面講，刻苦儲蓄是建立將來的樂園，這是簡單明瞭的事。有人說，我民族惰性之養成是由於人人都抱享樂主義，實則國人之所謂享樂是苦中作樂，往往樂極生悲。又有人說，中國人的享樂無非打牌聽戲，這未免太不高尚了，我並不贊成這話：外國人何嘗不打牌聽戲，打洋牌與聽洋戲不見得比打中國牌聽中國戲高尚得多。但國人的享樂主義有兩個大缺點：第一，享樂應不忘健康。因享樂是蘇息身體和陶冶性情的，國人祇知戶內享樂而忽視戶外享樂，未免太單純了點。如能由單純而趨於複雜，由戶內而推及戶外，纔是真知享樂及真能享樂者。第二，不可因享樂而妨害工作。比方說打牌打到夜以繼日，八圈完了再加八圈，有人還認爲十六圈是短命牌，這就不對了。又如聽戲不問正事做完沒做完，先去聽戲再說聽上了癮，天天聽下去，把正事丟在西洋大海，這又不對了。總之，人生要支配一切，不可反爲一切所支配。能把享樂與工作劃分清楚，不但其樂無窮，而且可以增進工作效率。

美國教育界及社會含有進取性的享樂，頭一件事是體育運動。但美國有一句格言說，「青年爲體

育所害，教育爲運動所害。」意思是：學校以全副精神提倡運動，使運動畸形發展，因而忽視了其它課程。青年以養成優越運動員爲其目的，因而忘記了求學使命。近年來美國確有這種新趨勢：學校地位之高，下常視體育成績爲轉移，州立大學校長的薪俸還不及足球訓練員。就足球說，當兩個著名球隊比賽時，轟動了全社會，有由甲州到乙州參觀的，有在兩三個月前定購入場券的。券價收入常達百餘萬美金，一次比賽足供球隊經常費和體育設備費之用。球員呢，老早拚命練習，受學校當局極端優待，對於優等球員，學費繳納不繳納不成問題，成績好不好絕不相干。不但如此，吃飯時特設一席以示優異，個人衛生有特別醫生不斷照料。總之，學校把他們當做金字招牌，如同豢養爭取榮譽的鬥士一般。他們也就不知不覺離開了學生立場，無形中自視爲專門職業。

著名運動家和球員（不一定足球，還有棒球網球等）一樣有「明星」之稱謂，比獻身銀幕的明星還要光榮，不但一輩子生活問題不成問題，而且婚姻問題也容易圓滿解決。因爲美國人虛榮心最重，尤其是女子以嫁得運動家爲無上光榮，正和我國古代女子想嫁狀元郎一樣，有許多學問不好、品貌不佳、財產不多的運動家同樣獲得女子的青睞。本來美國民族性有一特點，從壞的方面講，可說不可理解的盲目衝動，卽崇拜英雄熱，祇要有一技之長，社會上的頌聲浮於其真才實學若干倍。從好的方面講，人

類決無個人之成功，成功要素離不了社會的鼓勵和督促，必如此纔不至埋沒真才，纔可以提高進取的勇氣。

報紙上體育新聞到緊要關頭差不多全館動員，當地派有許多富有經驗的專門訪員，對於極小問題也用極生動的文筆曲折寫出，使讀者像讀小說般津津有味。這一時期中的國內外大事反而無人注意，各小城報紙所載體育消息竟占全報三分之二以上篇幅，電車或公共汽車上許多閱者的眼光不約而同的注射體育新聞，可見社會心理之一斑。

美國的運動是有時間性的：冬季足球，夏季就得換換口味為網球，秋季是棒球。近兩年來，網球地位被高爾夫球奪去不少，因為高爾夫球是雅俗共賞老少咸宜的。他們的球桿特別考究，打一次球要用到十幾根球桿，某一種姿勢用某一種球桿，最名貴的球桿每根售價四五百元。報紙常搜集各種打球姿勢和理論以供閱者參考，電影業抓住了羣衆心理，立刻雇請高爾夫球能手攝製影片。現在是有聲電影，一方演習姿勢，一方從口中解說出來，竟有一部份觀衆不看正片，專爲看高爾夫球之一幕而來，他們把戲院當做學習高爾夫球術的講座。

夏天還有一種玩意兒，是海灘游泳。東部的大西洋城是個熱鬧所在，有許多富翁的消夏別墅，和我

國北方北戴河南方牯嶺一樣，一年之中祇有一季的生意（七、八、九三個月）但是這一季的生意，足供當地商店一年開銷而有餘。全世界新奇古怪的東西不論吃的、穿的、用的那裏都買得到，甚至妓女絡繹而來，換了良家婦女裝束，黃昏時候，在海濱踱來踱去。西部西雅圖等處海濱，及中部密昔西批河、密西根湖等處雖不及大西洋城之熱鬧，但每逢夏季，前往游泳者亦不在少數。

現在女子的浴衣幾乎進步到一絲不掛的程度了，素來抱着放任主義的美國警察當局亦覺太刺眼了，特在海灘豎立木牌，上載兩條禁律：不許在更衣室以外地點更衣，不許穿太肉感的浴衣。現在最流行的審美觀念對於西洋人蒼白色皮膚認為不美，而趨重於櫻色健康美。愛美是女子們的天性，何況西洋女子？她們就浴以後倒臥於淺灘上，從背部到面部，再從左邊到右邊，受日光的注射，藉以改造她們的膚色。

夏季海灘是曲線美的陳列所，冬烘先生看了會吐舌搖頭，舊禮教的擁護者看了會皺眉嘆氣，但是美國的老頭兒決沒有這樣古板脾氣。他們童心不改，雖不能與青年們隨波逐流，仍不免見獵心喜，和他們心愛的老婆婆在海濱張一柄大傘，坐在沙發上凝視着當前美景和男女們嬉笑跳躍的姿態，老臉上浮着笑容，也許回味到他們在數十年前曾經做過海濱美麗之神。

他們老眼中所見的是什麼？有的男女相抱而眠，有的男子把女子抬在肩上，有的打水球（橡皮做的大球），還有各種遊戲，還有在沙灘野宴的伴侶。

海濱浴場以有沙無石者為合選。海水浴完畢還有淡水淋浴設備。除海邊以外，內地小溪及河流亦由當地市政府派人照料，有更衣室、跳板、游泳衣等等設備。總之，美國夏季游泳已成為生活需要之一種，可當做浴場，可當做美容室，也可當做健身醫院，或許可當做婚姻媒介所。

冬季娛樂除賽球外還有滑冰比賽，有的在冰上演出各種跳舞姿式，神乎其技的滑冰家能用一隻腳旋轉如意，身輕如飛燕一般。此外也有坐雪車從山頂滑下來的，也有穿冰鞋作長距離競賽的。但美國人滑冰的成績還不及歐洲人。

無論冬夏季，夜晚娛樂多半消磨於夜會中。夜會分若干級：一、最上等，不准外國人參加，尤其是東方黃色人種，以飲料為主，一杯茶賣美金七八元。茶的成本並不貴，因為顧客都是些大腹便便的富家翁，賣賤了就像着他們不起。這種地方不講究吃，講究音樂和跳舞。二、中等，女子不收門券，因為女子具有吸引異性的魔力，女子來得越多，不怕男子不絡繹而來。內中有交際花，有棄婦，有優伶，她們為跳舞而跳舞，帶有社交性質。三、下等，是騙鄉巴老和外國人的地點，雇有舞女，任客選擇。總之，美國人雖在娛樂之中也有

顯明的階級性。

含有顛狂性的娛樂也有幾種。本來人類不過是高等動物，優秀民族受法律和禮教的束縛，極力鎮壓自己不使顛狂性流露而已，然而無形中也有情不自禁一觸即發的機會。聰明的美國人看清了這點，索性規定一個發洩顛狂性的時期，以免有自動爆發之危險，如「鬼節」是小孩子無法無天的世界，他們擊毀商店窗櫺，或者在牆上畫鬼臉，或者在街上大叫小跳，巡警充耳不聞，不許加以干涉；四月一日又是成年人的「顛狂節」，成年人做着小孩子的事，鬧着小孩子的脾氣，任何人這天被捉狹鬼開了玩笑，不許稍有怒容。有的接了電話，說是太太上吊了，等到你慌慌張張回去的時候，何曾有那回事？有的接了一包禮物，等到你拆開一看，一隻粉雀吱的一叫，飛得滿房中都是粉屑。你如果氣衝牛斗，你就不算泱泱大國的國民。

屬於這類的娛樂有所謂假面具跳舞這種跳舞，誰也認不清誰，有的抱了別人的愛妻跳，有的摟住自己的妹子跳。另有一種滑稽化裝跳舞會，或扮吊頸鬼，或飾卓別林，或穿中國古代袍套，或披一身兔毛，各人裝成稀奇古怪的形狀，裝得最奇的有時可以得獎。以上所述都是戶外娛樂。

戶內娛樂也有幾種：一、一九二四年以後盛行中國麻雀，有製造麻雀牌的專門商店，有中國教師，有

關於麻雀戰的英文著作。社會方面把牠當做正當娛樂，並不視為賭具（當然有時免不了以金錢分勝負）。同樣有選手，有競賽，有決賽，成績最優的可得獎品。二、現在流行的築橋戲是一種紙牌，分爲兩種算法，簡單的叫 Auction，複雜的叫 Contract，四人中輪流有一人休息，報紙上常刊載牌譜，和日本報刊載棋譜一樣。打牌不靠手氣，有科學上根據，打會了的可做常勝將軍。三、普通撲克牌，像變戲法似的創造許多陣勢，有時開槓，和雀牌相彷彿，還有二人入局的陣式，以次遞加到五六人入局的陣式。

總之，美國人是現實主義的享樂派，沒有爲兒孫作馬牛的笨漢，也沒有中國成年人不肯和小孩子頑在一起的怪脾氣。他們負擔很輕，得過且過，七八十歲的老頭兒娛樂時一團稚氣，沒有絲毫嚴肅氣象。普通人家有了兩三個小孩子就算大家庭，滿口嚷着負擔太重了。男子三十後纔結婚，往往用節育方法，不讓小孩子源源而生，但生育以後又要好好的愛護和教養，不把小寶貝作賤得像阿貓阿狗一樣。沒有父母的嬰孩國家有公育機關，設備完善。美國人無論男女又有一種習慣，對結婚十分慎重，常存一種觀念：與其婚後受經濟壓迫，不如不結婚的好。但結婚後，感受不快的男女隨時又有離婚的自由，社會並無歧視。他們的目的無非爲享樂而生存，同時認爲國家的地位和法律的需要都無異乎享樂的工具，所以大家都有愛國守法的精神。

美國游藝界

從歌劇說到電影

最近美國的游藝界先就含有歌舞性的分晰一下，約有下述六種：

一、含有文學及歷史意義的戲劇，名曰 Opera，是一種化裝表演，古香古色，有唱有做，且對白大半用古文，音樂師穿禮服，觀眾亦穿禮服，顯得娛樂不忘禮貌。票價每座需美金十餘元，祇有文學家、紳士及富商是牠們长期的主顧，我國留學生因財力關係不大問津，但初到時也得參觀一二次以示入境問俗之意。

二、故事戲曲(Drama)，把書籍上比較動人的故事編成舞台劇，注重唱做，不大注重說白，取材不十分嚴格，地點裝飾和觀眾身份都比較差點，是低級紳士消遣的地方。

三、文明戲，美國人叫做 Play，對話特別多，取材於小說，有時兼演時事，編劇家耗費若干心血以待觀眾評定該劇的價值。如不能引起觀眾興趣則編者將受後台主人的白眼，但也有由此成名的。戲場中往往有編劇者坐在後排偵察該劇之是否受人欣賞。

四、歌唱，即 Musical Comedy，偏重歌唱，也是一種古裝劇，主角大半是美女，觀眾心理祇注重行頭之鮮潔與否及女演員之妍媸若何，對於劇情認為無批評之必要。

五、雜耍，英名 Vaudeville，常附設於電影場內，也有單獨表演的，刀劍拳棍，輕歌曼舞，節目很多，有技術靈巧和馬戲相彷彿的。外國鄉巴老和閒散的太太們是他們心目中的天使。

六、最下等是 Belesque，中國人呼爲「大腿館」，這是一種裸體舞，有跳舞也有唱歌，音樂拉得起勁，場子裏空氣比較緊張。場子裏有一種帶歪帽子沒有領結的白相人兜攬下等生意。這種地方座價僅數角，上等人掩鼻而過。

提起大腿館，去年曾發生一件小風潮：因爲音樂師拉得太起勁了，使嘹亮的聲音一陣陣吹到鬚髮皆白的牧師們的耳根裏，他們安寢在床上，越想睡，樂聲就越是洋洋盈耳，警告，不中用，祈禱，上帝沒長着耳朵，於是紐約市長辦公室就來了許多氣冲牛斗的老牧師們。

「市長，你是負責維持治安的，你是有權力能禁止她們的，請你不要使我們再過這恐怖之夜吧！感謝你如同感謝我們的上帝。」他們氣咻咻向市長提出要求。

老練的市長知道法律並無取締大腿館的一條，可是當着這許多年高德劭的牧師們又不好意思

不答應，剝那開他得了個主意。

當牧師們離開他的辦公室，他立刻傳見許多大腿館舞女們的家長說，「什麼事不好幹？何必定要你們的女兒做這下賤生活？」

「是的，市長，我們一定依從市長命令，不再讓她們繼續這下賤生活了。但是有一件——給我們麵包吃！」

市長擦了一鼻子灰，不由惱羞成怒，居然以擾亂夜晚安甯為名，封閉了許多著名大腿館。但是，經過他們依據法理的請願後，大腿館依然復活，而且音樂師拉得加倍起勁，好像給老牧師們輕蔑的嘲笑。畢竟西方是極樂世界，老牧師們無如之何，市長亦無如之何。

現在再說點關於美國電影的玩意兒。

電影製片在美國幾乎成了大工業，好萊塢是全世界第一個製片場，爭妍鬥勝的派拉蒙、米高梅、雷電華各大影片公司雇用若干專門人才，搜集全世界各種新舊小說，絞盡腦汁，精心編製，以求一片之成功。這種事業除了直接的編劇者、導演、男女明星、及攝影師外，還有好萊塢附近為電影界而設的許多商業。世界儘管不景氣，電影界儘管有德國烏發公司之崛起，但是黃的金白的銀因娛樂而傾入花旗老闆

之藝臺者仍不在少數，而且好萊塢成了全世界影業龍門，歐洲新進明星假使不上那兒跑一兩趟，不算了不得的大角兒。

男女明星的起居注比白宮的起居注更受報界重視。有一種專門訪員以釘梢爲其日常工作，明星身上發生極平常的事體，也當做極重要材料。比方說，某女星喜吃香蕉，我們可在報紙上大字中發現這種紀載。大概美國報紙和明星彼此利用，明星無報紙爲之吹捧不易成名，報紙非多載明星消息不易推廣銷路。

抓住觀衆心理是影業最要條件。現在美國觀衆心理傾向風騷派或潑辣派，而貞靜幽嫺一流不合一般人脾胃。女明星半出身於小家碧玉，經過極考究的化裝，經過若干時期訓練，黃毛丫頭會變成絕代佳人，博得普天下人傾倒，其享用之豪奢自不待說，尤以女星的婚姻問題幾成全美婦女界的傳染病。她們把離婚看得平常，大概她們的丈夫多半是富翁，離婚次數愈多，女方所得贍養金亦愈富。

「金剛」是本年最大成功之一片，製造一個「大猩猩」，即比人高過三倍的大怪物，另外還製造許多能叫能動的歷史以前的生物，至今陳列於芝加哥博覽會總之，花旗老闆有的是木錢，結隊探險或向非洲採取風景片簡直算不了一回事；犧牲若干人力財力，假使認爲不滿意時，把已經用掉的好幾十

萬成本丟到西洋大海去也算不了一回事。

至於一片製成，放映次序最先是在紐約頂大的戲院，售價至美金數元，以後再以全國城鎮之大小作爲運往之先後。全國大城鎮大戲院放映完畢，再折回紐約二三等戲院開映。如此周而復始，全國放映完畢，再運往外國戲院開映。各戲院又以開映先後爲票價標準，假使你要花最低的價錢看最名貴的影片，那麼祇有請你「後天下之樂而樂」了。然而關人們是喜歡嘗新的爭先的，或許他們要顧全身份不能跨入第二流電影院。

最低票價是美金一二角，和大腿館的價格不相上下。無聲電影在美國已將絕滅，只有偏僻街巷幾家極蹩腳的電影院還可找到。

歐美花絮

巴黎是全世界最大銷金窟，尤其東方人眼中的巴黎幾乎把她當做西方極樂世界，其實紐約的新鮮頑意兒不讓巴黎，不過表面講博愛平等的美國人肚子裏還存着不平等的觀念，有許多高貴夜會和娛樂場掛上一塊牌子「禁止有色人種入內」，甚至僅僅禁止東方人入內（日本人常氣得發抖，他們自命爲強國國民，美國人把他們和中國人一樣看待。）不論中國人日本人，祇能過屠門而大嚼，看不出裏面有些什麼；惟有巴黎不論東方、西方、有色、無色，祇要你荷包裏有錢，隨地好到。以男女愛情而論，法國姑娘們有時反願和中國人做親密朋友。她們的意見有幾項：一、爲好奇心驅使，以爲不分種族的戀愛比較來得新鮮，或許把她們帶回中國，可看到她們所看不到情形。二、認爲够得上出洋留學的中國青年不愁不是有產階級，而且她們常聽得些虛僞故事，說是留學生回國後不問有學問無學問一樣地做大官發大財，中國的官太太又有十足排場，有在外國做皇后同等的舒適。三、西洋人有一句格言說，結婚是愛情的墳墓，而中國紳士派男子則有終身懼內的癖好。四、現在盛行日光浴和櫻色美，審美觀念顯然已有變遷，黃臉的中國人不見得難看了。

巴黎有一座福利大戲院，佈景最考究，推爲歐洲第一。上海戲院演一齣「狸貓換太子」，排演數月而售座不衰，福利戲院每年祇換布景兩次，天天宣告客滿。巴黎是歐洲樂園，來來往往的人奚啻恆河沙數，有了這許多流動顧客，自然不愁賣座之不盛了。但是，該院規模尚不及美國新開音樂院之偉大；音樂院佈景每星期換一次，每次上台美女以四十人爲一排，一剎那間湧現着二百多名花枝招展的美女，比福利戲院祇有十六名或二十名美女爲一排的又不可同日而語了。

柏林最大咖啡店名叫 Vaterland，可算世界第一個大咖啡店，共有四層樓，每層有極大房間兩間及較小房間四五間，全部可容納顧客數千人，每一間房代表一國，比方說中國房裏面的吃食和陳設完全都是中國式，使華人顧客有賓至如歸之樂。每一間房又有變化萬端的布景，堪稱巧奪天工：有一位中國醫生曾在中國房坐了一會，他見玻璃窗外紅日高懸，一會兒布滿陰雲，一會兒狂風大作，一會兒雷電交加，大雨點傾盆而下，一會兒雲收雨散，一道彩虹湧現，一會兒天色昏暮，月輪冉冉而升，實則日、月、閃電都是屋頂照下來的電光，雷是無線電做成的，雨是自來水變化的，一切都是海市蜃樓，但情態逼真，使人爲之神往。據那位醫生說，我國政局是陰晴不定的，偏在柏林咖啡店的中國館見到陰晴不定的布景，不禁爲之撫然。

法國採取公娼制度，理由是人類罪惡越想隱藏越是反動得利害，倒不如任其暴露之爲愈；即如美國私娼之多，就因爲禁娼的緣故。巴黎有一所頂大的妓院外國人稱之爲皇宮，門內有所謂鏡殿，人人對之作千百化身，至於燈燭輝煌猶其餘事。內有許多房間，同樣每一房間代表一國，但中國房擺了西式木器，這大概因爲中國摩登家庭都用西式木器，所以西式木器也可以代表中國木器吧。惟有一件事猜不透是何用意：床上被面上繡着四個中國字，「畢嘍卑爺」，要說「卑爺」是「被呀」二字之誤，那條被又不見嘍嘍被，寧非可笑之至？

柏林有一個「拉西」咖啡店是設備完全的媒介所，座位分爲兩廂，一廂坐男子，一廂坐女人。每一座位都有號碼，有一個氣壓通信筒，一部電話機。你坐了下去，對廂的女人們就開始向你飄送媚眼，一會兒電話機叮叮的響，就聽得女人的聲音說：「要不要我陪你喝酒？一個人悶坐着是很乏味的。我坐的第三號，穿的什麼顏色衣裳，很會招呼男子的。」假使你答應一否字，接着就有一封簡短的情書擺在你的檯子上，這封情書是投在通信筒中利用氣壓遞送過來的。

美國的大腿戲華僑又呼之爲花鼓戲。Detroit 是美國五大城之一，福特汽車廠設在這裏，因此工人很多。工人生活是浪漫而無規律的，在這裏演大腿戲的舞女比別的城市特別來得浪漫。

美國人對於種族觀念至今不能打破。他們認爲最高貴的是白種，但白人中又有小區別，意大利人、愛爾蘭人和猶太人是白人之最下等，黃人又在最下等白人之下，黑人更下一層。美國夜會有的禁止外國人參加，那是說除了美國人以外，不論是誰一例的閉門不納，有的禁止有色人種，有的單單提出禁止東方人。

其實美國人多數是混血民族。美國各城教育局特設一科，名曰「美國化」科（Department of Americanization），其任務是使入籍外人同化於美國人。

在美華人以演說爲職業者有兩位風頭很健的人物：一是「清宮二年記」的著者德菱女士，她大概做了永久的僑民，終其身不想回國了。她常常出席各婦女團體演講關於中國的問題，外國人呼之爲德菱公主，她仍以中國人自居，不同情於僞「滿」。和本國人談話時不但不像一般粗識愛皮西提的小夥子們動不動操着不純熟的英語，而且是一口很流利的北平話或湖北話；她的父親裕庚在湖北多年，所以她的湖北話很有根底。另一位是謝德怡，生於美國，簡直的不會講一句中國話。他在美國以演說爲專門職業倒不奇，最奇的演說材料完全是討論中國問題：他既不會說中國話，更不會讀中國書，看中國報，他對祖國一點不了解，那麼，他從那裏得來祖國材料呢？老實說，他搜集歐美各報紙，凡與中國有關的

問題一一剪裁下來，在肚子裏融會一遍，就到講台上滔滔講下去。美國人看見台上中國人的面孔，聽的是中國問題，便以爲貨真價實，所以他的生意很忙，每遇中國發生一件問題，邀請書就雪片似的飛在他的抬子上，而且特闢接洽室爲時間和酬金的談判地點，最旺月收入可達美金二千餘元。

提到演說，有一段節外生枝的話材：倫敦有一座大公園名叫 Hyde Park，常有共產黨人搭蓋一所臨時講台。當共產黨人演說時，即刻就有反共健將在共黨臨時講台旁同樣搭上一所講台，針鋒相對，像是辯論會一般。游人一會兒跑到東聽聽，一會兒跑到西聽聽，維持秩序的警察只要他們不擾亂秩序，往往置而不問。

英倫的形形色色

英國人在全世界是最講禮貌的民族。因為講得太起勁，有時像冷酷，有時又像高傲。他們見了陌生人不大開口，老是扳着面孔，彷彿多說幾句話就失了英國人的身分。他們是不是天生就這副性格？不是的，他們一樣的不能離羣索居，胸臆間一樣埋藏着熱烈情緒，因為一代一代傳下來把禮貌占了日常生活的重要成份，不期然而然變成了習慣。這習慣在家庭生活中也可表現出來：比方在美國，少年夫婦一會兒高興時談笑聲達於戶外，一會兒不高興時又高聲吵鬧了；英國家庭却是一種刻板生活，氣象嚴肅的丈夫回到家來就拿一張報紙看個不停，這不但美國婦女所不能忍受，即我國摩登女子恐亦不高興有這樣的丈夫。

尤其是有業者如外交家或軍人格外講究禮節和威儀，一輩子擺脫不了矜持態度，也許本身感到做人的苦悶。至於青年學生總算人類中最活潑的份子了，然而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學生下課後，頭帶方巾，身穿學士大褂，眼觀鼻，鼻觀心，文縐縐在大街上行走，這是何等的束縛心身？他們吃飯時也是這一套裝束。國會中議長那更是不可侵犯的神聖，不管他的頭髮已經蒼白了沒有，必須套上一層白色假髮。

以示其年高德劭，其禮節之繁重更爲一般人所不及，好像一言一動都應以身作則，這不是怪難受的嗎？假使在美國大街走，總不會發現燕尾服紳士提着兩隻脚在人行道安步當車吧？因爲燕尾服紳士必須配上汽車纜相稱，假如坐不起汽車，就不必裝模做樣擺出紳士架子。但是在英倫，所見燕尾服步行的紳士並不少，他們節儉自節儉，禮貌自禮貌，不會因節儉而忘禮貌，亦不會因禮貌而不節儉。

最奇而有趣的是皇宮侍衛的制服：黑皮冠，紅衣，幾百年來從無變更。儘管陸軍制服常有變更，他們的制服是必須保存古代色彩的。到了夏季，熱得額汗直流，但皮冠斷乎不可取下。他們每天有幾次換班的時候，任人可往參觀。使人最注意的是皇宮大門外兩個崗位：各有一人騎着一匹高大的馬，嵌在崗位裏，動也不動，兩匹馬也不動，老於經驗的侍衛可以做到目不轉瞬的工夫，驟然看見他們的幾疑爲木雕泥塑，不相信是有血氣的真人。有時兩匹馬站得疲倦萬分，不禁把頭兒低下來，像是打瞌睡，侍衛們就得提一提韁繩作一怒意之警告。馬便溺最多，而便溺又是無法阻止的，因此地下馬溺常流成一條水溝。守舊是英國人特性，倫敦偏僻街道還有用煤汽燈做路燈的地方，每當薄暮，由苦力一盞一盞去照呼，這是何等麻煩的事。有人問過英國市政當局，何以英國把人工消費在這個不甚緊要地方？他的回答很幽默，「這年頭，人浮於事，這也是我們救濟失業者的一個小辦法。」

普通家庭大門上懸着兩個門環，和我國北平式公館一樣，並未安置電鈴；這是在美國找不到的事情。電鈴並不很貴，何以屏而不用？可見英人對於舊物事祇要勉強可用就不情願棄而不用。還有一種舊式房屋無一切新式設備，全屋子祇有一管自來水龍頭，且無浴室，須到公共浴室中就浴。（價格很廉，祇要七辨士）像這種舊屋在美國老早就翻造了，英國工部局却置而不問。所以倫敦遊客都說倫敦不是他們理想中之倫敦，那種崇尚禮節和儉樸守舊之風有點像東方的中國。

像中國的地方還不止此：頭一件，法庭對離婚事件看得很嚴重，如無萬難調解的理由，道貌岸然的法官是不會允許離婚的。還有一件，中國商人或許比英國商人高明一點：比方無線電收音機商店無論中西各國都把機關開放，使路人為樂聲所吸引，見景生情，因而購買一具而去，但英國是啞巴商店，你若不在玻璃裏發現收音機，你不會相信這是售賣收音機的商店。不過你若走進去，他們一樣的試給你聽，不會使你失望。我們因此聯想到過去英國執全世界商業之牛耳，他們的生產者是以機件靈巧獨占世界市場，頗合「不重宣傳」的原則。即如倫敦市上的廣告畫都是刻版而沈滯，尤其圖案中的女人不過使人一望而知其為女人罷了，比不得紐約、巴黎等處畫得栩栩欲活，這不是英國人商業技術幼稚，簡單說起來，他們到處脫不了拘謹性格。

一般人以為倫敦爲世界第一大會，其壯麗必甲於全世界，但事實並非如此。街上各種車輛如電車、汽車、馬車用人力推動的單輪貨車，觸目皆是，腳踏車還是重要交通工具。在紐約，腳踏車是專給小孩子們坐的，成年人坐了就覺難爲情，英國人並不這樣。馬車勢力也還不弱：大概工商界中人空手的坐腳踏車，携有笨重貨品的坐馬車，還有鄉下老兒用一匹老邁龍鍾的瘦馬駕一輛風雨飄搖的舊車沿街售賣青菜，比我國小菜販也只略勝一籌。再到菜場巡禮一次，則見菜擔縱橫，腥穢撲鼻，不見得比我國大會的菜場高明好多。小街有許多肉店用冰箱的很少，常有賣臭肉的發現，可見市政當局監督之不嚴。此外還有許多公廁所發出臭惡之氣。誰想到講禮貌的英國人對於這些小地方竟有如此馬虎？

有一件是英國商場特色：普通商店習慣禮拜六下午停止營業，許多忙得不可開交的職業家祇有禮拜六下午有閒，（禮拜日或有其它約會，或作郊外旅行。）偏偏這時候沒有東西買，英國人看清了這一點，特別規定商店分區或分期休息的辦法，甲區禮拜六下午並不停業而改於禮拜四補足之，乙區則循例休息，如此輪流替換，那麼禮拜四或禮拜六下午某一區買不到的東西在另一區可以買到。

倫敦泰晤士報是全世界銷行最廣的報紙，其規模和設備遠不及銷數較少的紐約時報。紐約時報頂上一層爲編輯廳，當中一座大圖書室，四周爲編輯室，每間編輯室有門與圖書室相通，每一編輯有女

書記輪流伺候，還有固定或臨時的一羣職員供其驅策，這一羣就是訪員和特約法律專家。該報張數最多，每逢禮拜日幾可裝成一厚冊，對於各地長篇通訊儘量容納，豐富是豐富極了，可是有職業者平時異常忙碌，到了休息日還要堆上一大捲報紙，那有從頭看到尾的工夫？不過胡亂翻閱一下就變爲廢報紙，枉費編輯先生搜羅材料的一番苦心。但是，老資格的倫敦泰晤士報則不然，他們求精而不求博，訪員的長稿被編輯先生大筆刪削，祇把精華的幾段刊載出來，他們認爲這樣可節省閱者目力和時間。

嚴肅而有禮貌的英國人可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東方孔子的信徒了；然而禮拜六下午或禮拜日一對對擁抱而臥的男女，一對對當衆接吻的男女，公園中隨時可以看見。人類爲戀愛而生存，爲戀愛而奮鬥，任是自制力極強的英國人也跳不出這個圈子。還有一事英國人認爲恥辱的：美國各地找不到親自拉客的賣笑婦，縱然肚子餓荒了祇能請龜奴出馬代覓狎客，不料禮教籠罩下的倫敦反有拉客野雞。有一個地方叫 Piccadilly，像上海四馬路的青蓮閣，又像紐約的 Time Square，有一片咖啡館，你叫一瓶啤酒，就有無數下賤婦人包圍着你。

閒話終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發行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再版

著者

陶

菊

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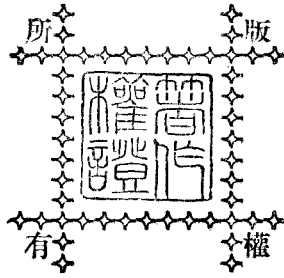
話

(全一冊)

◎

定價國幣二元二角五分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陶 菊 隱

發行人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代表 姚 戟 楨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